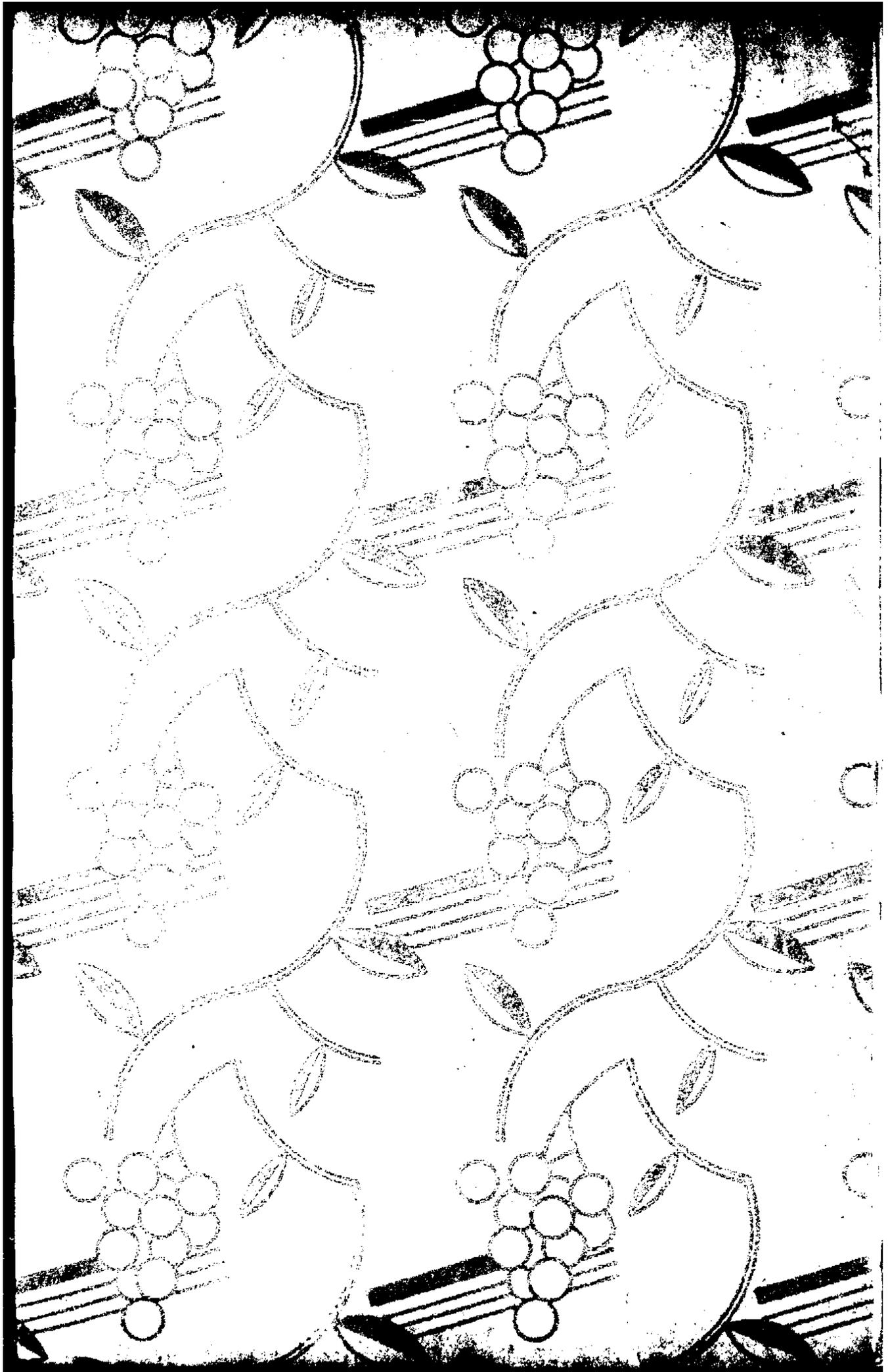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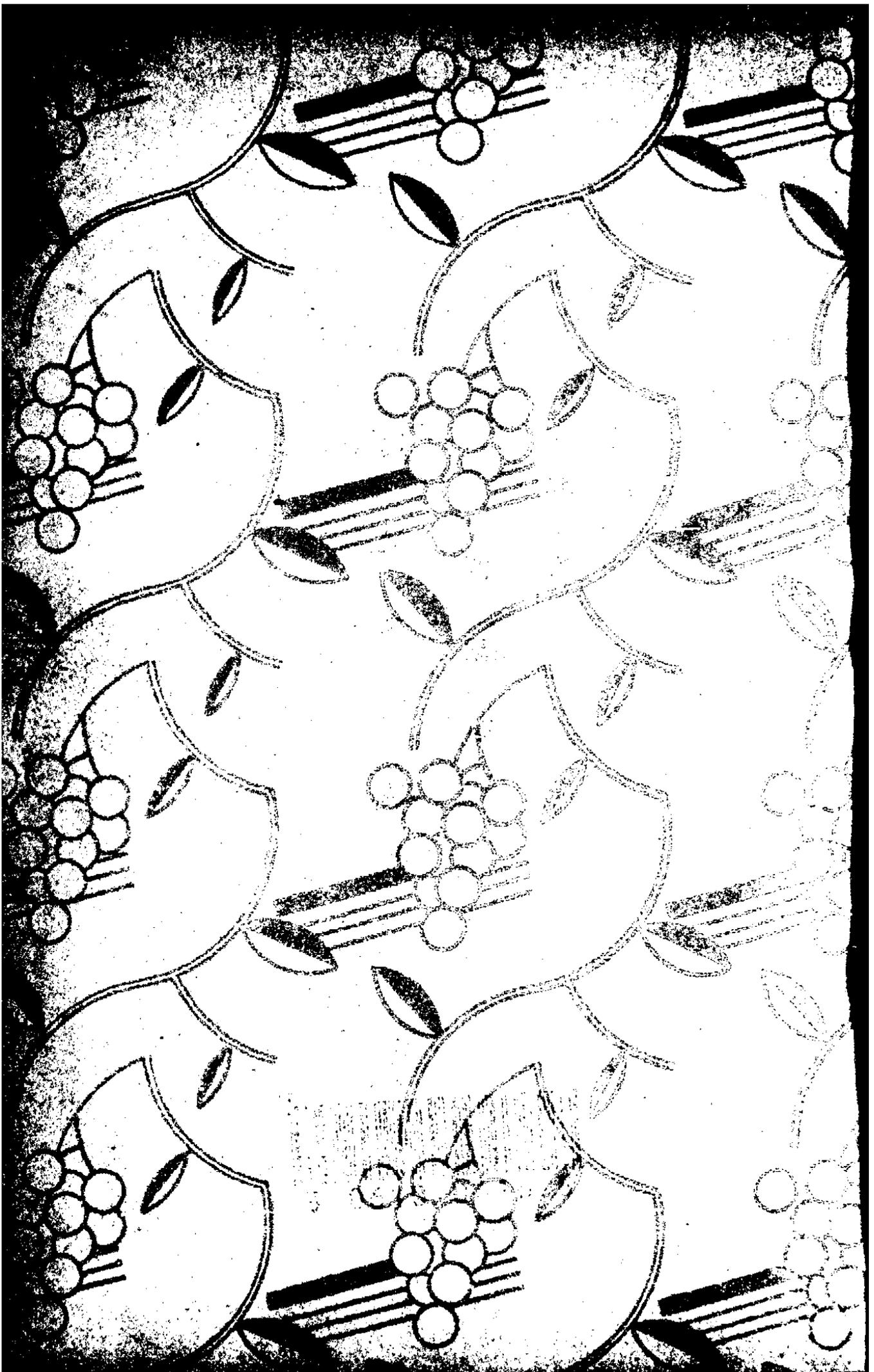


待期

著 陵 平 王

行 發 局 書 中





此書

敬獻於

亡父之靈前



3 0610 0416 8

自言自語

在寫小說這件事，正被時賢們所認為應該十分矜持的創作事業的中國，我何敢以作家自居，我不過是利用着這一種文筆，發洩一下淺淺的什麼而已！

很有自知之明，在過去，並未曾招軍買馬，收養一六批心嘍囉，專作捧場之用；更沒有一筆多賺的錢，雇用着一般吃力不討好的吹打手，轉手便地有計劃地給自己打氣；所以，這本小冊子的能出書而不能出書，是命中注定的。

其實，這些都是老套套的，可是在眼下的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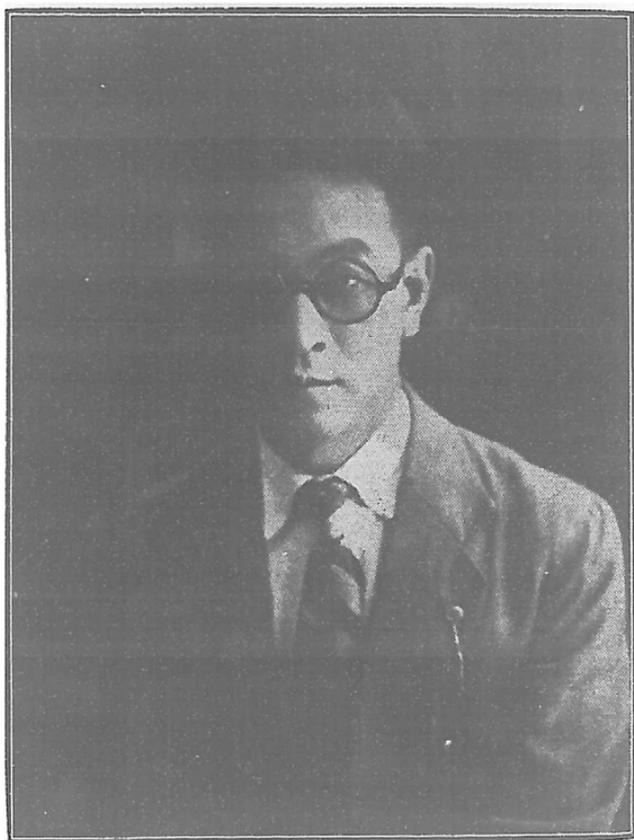
還是十分需要的呵！

管它呢！但求這分中所能描寫的人物和故事，活
有死去，依然如同未經導演過的電影般在現實的銀
幕上——活躍着，給自己點一點當然是着，常，能這引
我的辛酸的悲哀的微笑，也就夠了！

很想有分寸地說些的話，然而恐不免有所拘礙；
好在，這些都是我一個人的閑話，自來而自言自語，非
他人之公言也。

王平後寄於南京

五二八



像 近 者 作

857.63
111-19-2
2

目次

期待……………(一)

父與子……………(一一一)

文昌星……………(一五一)

救國會議……………(一六五)

鐵練……………(一八七)

煙……………(二一一)



期
待

(一)

他們在山上。

淡紫色的夕陽，漸漸地沉落到山腳，山頂上已籠罩着深秋的黃昏。在朦朧的薄暗裏，一個雄糾糾的號兵，洋洋得意地吹着歸隊的號音。士兵們都在鄧司令的指揮刀下像驟雨似地集攏來，勝利的欣喜，使他們忘却了飢餓和疲乏。

營裏的火伙忙着煮麥飯，預備士兵們的晚餐，晚烟從屋頂冒出來。

李得勝荷着槍根歸隊，眼睛骨溜溜地望着從煙突裏拋起的白烟，像山中的雲，一團一團地騰空。士兵們的感覺好像是特別地敏銳，遠遠地就聞到一陣飯香。這香味使他們十分支持不住的兩條腿，添了不可思議的活力。

落在後面的吳國材發出疲乏透了的老黃牛一般的吼聲，趕着他底同伴。

「跑快些呵！老鄉！」

接着，在一隊長蛇似的行列中，起了一陣單調的叫喊——比合拍的軍歌還要一致的叫喊：

「餓呵！餓呵！」

走在吳國材前面的張譜庚這傢伙活像一隻沙漠上載重的駱駝非常艱難似地搬動笨拙的脚步，這，給落在後面的人是一種說不出的煩悶和燥急。

「跑快些呵！老鄉！」一陣催促的叫喊，響應着吳國材。

張譜庚並沒有理會到那些急迫的催促的聲音。他慢慢地走着，不改常態。

他像老軍伍似的，懂得在戰場上應有的取巧的知識。當敵方的子彈像秋天的紅蜻蜓在半空中亂飛，他非常鎮定，不像一個縮手縮腳的新兵，驚恐得發抖；有時候弟兄們傻氣似地放槍，衝鋒，撲向敵陣，他常常獨自躲在壕溝裏呼呼地打瞌睡。像那樣盲目地放着槍，他以爲除了增加些鬧聲而外，並沒有多大意義。如果一粒槍彈放出去，準能穿通敵人的胸，他當然不讓於他的同伴。但，這是多麼渺茫

的事！他一切都不管，沒精打彩地躺在濠溝裏，屈指計算到了大孤山的日子。忽然，看見山頂上的楓葉，已經由青而黃，而漸漸地凋零了，不覺感得一陣心痛，眼珠裏射出濕潤的光亮。

壯烈的號聲，把他從濠溝裏驚醒起來，跟隨弟兄們的後面，向着大本營歸隊。這傢伙向來得不着同伴的同情，因為他打仗不賣力，吃起飯來比任何一位弟兄都起勁，兩隻肩膀扛着一張蒲包樣的嘴，生吞活剝地裝上十幾碗，還是不夠飽。肚皮就是一座積穀倉，好像要儲蓄幾天的糧似的。吳國材的餓眼裏放射出異樣的光，看着這傢伙真有些發氣，便輕輕地走上前去把他拖不動的像陷在泥溝裏的膝腿肚，出其不意地搥上一槍柄，突然的一陣疼痛，使張譜庚發了昏，週身淌冷汗，疑心中了敵人送過來的流霰彈的感覺，立刻使他浮上心來。

『搖醒我呵！我不是在做夢吧！』張譜庚驚絕地叫喊，現出又在戰壕裏殺人或被殺的慘白而兇惡的氣色。

吳國材撲嗤撲嗤地好笑起來，猛力地把他向前一推，再獻上一個嘴巴說：『跑起些，老鄉！求求你今晚少裝幾碗麥飯。』張譜庚輕微地摸一摸嘴巴，證明剛才腿肚上的一鎗，也是吳國材進貢的禮物，反而使他由放心而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喜悅，慌忙拔起步子趕上前面的隊伍。

勝利的軍號停息了，隊伍在大本營的門前集中。鄧司令揮着指揮刀，叫口號：『立正！報數！』

三百八十個當中，除了趙錦堂少了一隻手，邱國鐸打斷一條腿之外，整整的數目，祇損了十三個。

他們都魚貫地走進古廟。

那是一座低低的上了年紀的老屋，兩片木板夾成的門，終年常開着，剝落的牆壁上，堆滿了蒼苔，泥土裏自然生長的葡萄藤，從天井裏爬到屋頂，山風打着凋枯的葉子，簌簌地落下。從這屋子的角落裏所牽連着的蜘蛛網看來，大約好久

沒有停留過人類了。假定遇着了保存古物的專家像這樣一座富於歷史性的老屋，也許又會說牠是幾千年前的遺物吧！

突然地來了這一羣叫化子樣的兵，把那些破爛的鐵鍋，舖蓋，草鞋，茶托：：據他們說也算是輜重和軍需品之類的東西，拉拉雜雜地塞滿了一屋子，擠得沒有絲毫的空縫。士兵們從身上排洩的汗臭，以及隨處散播的便糞日子經久所發出的乾臭，混合起來有些像濕布的氣味，假如，人們初初的接觸到，定然會昏暈過去不醒人事的。好在他們的嗅神經已經過長期的訓練，不覺得什麼了。可是，忽然來了一陣濃烈的麥飯的香味，騰滿在整個的屋宇，却使他們意外地感到一種興奮。他們都像散了戲的江湖班，忙碌着洗滌好久不曾用過的飯器，準備飽餐。

火伕的肩背上扛着一木桶的麥飯，熱蓬蓬地走過去。李得勝在很命地扭鼻子，嘴殼張開着像一個漏斗管，試伸着他底手向空中握了一把香噴噴的熱氣，送向自己底嘴邊。

『喂！老鄉！』吳國材拍拍走過去的火伏底肩背說，『今天準備多少位弟兄們底口糧？』

『三百八十份。』火伏不經意地回答。

吳國材慌忙做着一個鬼臉，眼睛斜視着李得勝，待火伏走過去以後，勉強壓低着聲音對李得勝說；

『多餘十三份呢！』做着手勢。

李得勝高興極了，挺直了腰架鬆褲帶。扭歪了嘴壳算是給吳國材一個會意的暗示。

一會兒，在每個士兵們的面前，都擺着幾圈山芋片，一瓢白菜根的湯，約莫有淺淺的兩小碗麥飯，像這樣一頓豐富的犒賞，在他們到了大孤山以來還是第一次呵，他們並不希望將來還有更好於這樣的盛饌。一種說不出的喜悅激動了他們的心，都把盛飯的木器，當作手榴彈似地擲來擲去，被擊中的人就算是陣亡，就

應該讓出他自己的分量，作為勝利者的勝利品。但，他們甯可在火線上接受了敵方的子彈，做了第十四個；可決不願在此刻做了陣亡的餓鬼，大家都想躲避着彼此的襲擊，盛飯的木器，拋向在空中，像流星似的擊撞；屋子裏起着異樣的騷動，一陣歡暢的狂歌，發自各個勝利者的口中。

黑的是黃昏，

白的是光明。

永不會消滅的——

是人類的鬥爭。

在你的頸上，記着！

那傷痕還是很新鮮；

在你的胸口，記着！

那傷痕還是很新鮮。

我們是沒有明天呵！朋友！

你還愛惜什麼呢？

弟兄們都倒在你的前面了，

你怎麼不起來呢！

.....

歌聲——重複的歌聲，充滿了一屋子，使每個人都興奮得像發了瘋。但，這在專心一志預備開始吃飯的人，是一種無可疑的討厭。

『安靜些呵！豬獃們！』

從隔開一層木板的另一間屋子裏，傳來一陣憤怒的粗暴的辱罵。

幾分鐘以後，他們像自知理屈似的沒有一點聲音，也就張開着嘴巴，吃……吃……大吃而特吃了。

這時，兩邊牆壁上掛着的灰暗的煤油燈，放出溫柔無力的黃光，全屋子祇有

一種聲響，奇特而紛亂地投入這沉默的空氣裏，同時，又很和諧，很緊張。

李得勝不斷地用含着嘲諷的微笑呆呆地向着吳國材，把從前曾經盛過燒酒的空皮囊拿在手裏，拔開木塞，套在鼻管上猛力地嗅，又把空皮囊虛假地在吳國材面前示威。

『你也來一點燒酒嗎？』

吳國材聳聳肩頭，把手臂撥開，像將要飛起的老鷹的翅膀，得意地又着一塊山芋片，玩了幾分鐘，裝着泥醉的神氣，再瞄準似地向嘴壳裏一拋，慢慢兒咀嚼，像一定要深切地研究出山芋片的滋味似的，他並沒有關心到李得勝的說話。

『喂！老鄉！你也來一點燒酒嗎？』李得勝又說了一遍。

吳國材邊吃，邊笑着說：

『謝謝你！老鄉！喝一點燒酒？沒有這樣的福分。』說時，他急速地搖着手。忽然，隔座有個人大哭起來。

那是禿頂的，鉤鼻子，不時咳嗽着的沈老大，他鬍子和頭髮長得連在一起活像一個剛被釋放出獄的囚徒，說着一口純粹的遼陽話，他憂鬱地望着自己的碗碟，熱淚像急泉似地拋落到麥飯裏，人家正在虎噬鯨吞的時候，他一粒都咽不去。

弟兄們都給沈老大的哭聲鬧昏了。

李得勝第一個走上前去，安慰沈老大說：

『老大！可不是老婆跟人逃走了吧？有什麼值得你這樣傷心！』

沈老大大聲調抖抖地回答。

『可惜我底弟弟沈老二吃不到這樣香噴噴的麥飯呢！』

『怎麼？』李得勝現出驚惶的神氣。

『媽的日本鬼，把他打死了。』沈老大的神經被感傷得有些錯亂了。他推開

李得勝，拔步走，想逕然地奔下山岡，和日本鬼拚命去。李得勝一把捉住他底手

臂。懇切地說：

『老大！吃了飯再說。別忙！』

沈老大坐下來，眼睛睜開着，放出野蠻的火燄，捋一捋粗壯的手臂，深沉地嘆了一口長氣。

『吃呵！吃呵！有麥飯可吃，總還算是造化呵！』李得勝裝出從他妻子那裏學來的不自然的腔調，故意使沈老大滿意。他隨即從褲腰裏抽出一枝大烟斗，滿地擦上一管凋枯的樹葉，着了火柴，抽着，兩隻鼻筒，像汽艇上的烟囪，冒着筆直的濃烟。

沈老大聽着李得勝的話，激昂的情緒，慢慢地平靜下來。他勉強拭乾眼淚，開始又着山芋片向嘴裏送。

李得勝嘴裏啣着的大煙斗，是他剛在打了一個勝仗的時候，從敵人的屍體上得來的一部分遺產。除此以外，他還得着一隻盛酒的皮囊，一雙軍官着的黑皮的

長靴，和一套合式的軍服。他此刻已把破爛的踏在腳底下像踏着死蝦蟆似的舊草鞋，贈送給沈老大了，意思是在安慰他的苦痛，使他容易忘却了沈老二在戰場上的慘死。

李得勝因為常常挨餓，受了些露宿風棲成日成夜打仗的辛苦，雖然，面龐上不免失去了豐潤；但，當着披上了新的合式的軍服，掛上皮囊，把大煙斗得意洋洋地啣在嘴裏，他疑心自己至少還不愧為一個年少英俊的軍官呢！假定，有一天能夠重見天日，同樣的太陽，同樣的雨露，還能夠分配到這些亡命人的頭上，像他這樣漂亮的姿態——雄糾糾的少年軍官的風度，走在瀋陽市上，或者在七八月瀋陽近郊的也是園中，是不至於沒有女人吊他的膀子的。

用樹葉當作烟草，是他最近得着大煙斗以後的新發明，他覺得樹葉的味兒，並不減於當年在瀋陽×公館裏當馬弁時候所賞給的白金龍，而且更覺有滋味些。他一面抽着，一面在回想從前夢一般的生活。那些圍着白狐領的活妖精，

又似乎現出在眼前像銀幕中人；當她們一定要討歡喜於大帥的時候，常常把新月樣的眉尖兒縐攏來，假裝着有什麼不舒服的神氣，聳起肩膀，跳着華爾茲似地跳到大帥跟前來，細弱的身腰，像被輕風吹起了湖上的薄浪，聲音低低地溫和地說話，格吱格吱地發出輕狂的笑聲，這些，都在李得勝的腦膜上刻着深深的痕印。

有一個名字叫作小喜子的，本來是瀋陽南市場的名妓，圓圓的臉蛋兒，蓬而曲的黑髮烏金絲般發着閃光披墜在肩上，骨溜溜的眼睛，萬一盯住了誰，不管你正在活動的四肢立刻像觸着電流癱軟下來，胸部挺着，腰架微微顯着一點曲線，走路像臨風的水藻，扭一扭，擺動一下臀部，都好像有一定的節奏似的。

有一天，李得勝做了三姨太太的保鑣在南市場一家影戲院看電影，他首先發現了小喜子。看完了戲，趕忙回來向大帥面前正式推薦，大帥歡喜得幾乎合不攏嘴殼，毫不猶豫地命令他辦理這件事。

事情是這樣不費力地如了大帥的願。李得勝因為不辱使命，得常常出入禁宮

，寵承顏色，上等的貢品和酒筵，祇有他能分霑到餘潤。此外，小喜子還不斷地向他表示懇切的謝意。當那騷姐兒發出江南蠻子的迷醉的聲音，伸出一隻香噴噴的擁着肉的手，偷偷地碰到李得勝粗硬的手臂時，他底心震動得有些起抖；要想把距離更縮近一些，而腦袋裏又擺着一幅大帥的八字鬚的臉譜，兇惡而可怕的神氣，甚至反而把他與她的距離倒退了若干遠。總之，這在李得勝已經要算是終生忘不掉的夢一般的甜蜜生活了。他每遇到艱難困苦的絕境，一想起小喜子來，那壓在肩膀上的痛苦的十字架，便像突然地減輕了。人家常常疑心他不知在那裏搶劫來的一隻值價的金錢，總不好意思露出在外面，其實，要回憶過去的甜夢，這隻錢倒是他惟一的紀念物呢。此刻，小喜子不知怎麼樣了？瀋陽不知怎麼樣了？七八月的也是園還一樣地熱鬧嗎？×公館還是一樣的繁華嗎？這些，明知無須解釋的疑問，他還在虛偽地設想着，出神地望着寥闊的秋空，那些從故鄉吹來的白雲，輕飄飄地掠過古廟的窗前。忽的，撲托地一響，大煙斗不自覺地落在地上，發

出空洞的聲音，他才驚覺到此刻的李得勝，還重重地被困在日暮途窮的大孤山上。

儘多的思慮和往事，逼迫着李得勝盡量地消耗褲袋裏的樹葉。坐在他身旁的號兵，因為吹軍號有些乏力，感覺到需要點刺激，很知趣地在嗅着他從鼻管裏衝出來的烟味，兩扇鼻翼像風箱似的顫動。祇有吳國材不顧面子，老着臉皮向李得勝死命地哀懇道：

『讓我吸一口罷！祇是一口也好。』

李得勝祇當作沒有聽見。着了慌的吳國材企圖在自己的身上發見一樣可以交換樹葉兒的禮物，奉獻李得勝。最後，他檢出曾在戰場上拾得一枚刻着金星的少將用的肩章，托在手裏，在李得勝面前顯耀。

『怎麼樣？合意嗎？亮燦燦的金星，少將用的。』吳國材誇張似地說。

『謝謝你，老鄉！此刻我不需要這些無用的爛鐵片。』李得勝冷酷地回答。

『可不是嗎？少將用的。』吳國材又解釋了一遍。

『是的，我知道，一點兒不錯，少將用的。』李得勝說。

『不能交換一點煙料嗎？』

李得勝急忙揭開褲袋，看看樹葉兒已經沒有好多了，大約至多還祇能敷衍兩三點鐘的吸料，立刻堅決地拒絕了吳國材的要求：

『不能，不能，絕對不能。』

吳國材除此以外，實在找不到更值價於樹葉兒的東西了。在他們樹葉的確是貴重的物品。好多的弟兄們都需要着強烈的刺激，在初上山的幾天，他們早已把攜上山來的破棉襖裏的花絮，扯出來當作煙料抽完了，再過幾天，連樹葉定會缺乏來源，比黃金還要貴重十倍呢！

李得勝瞪開勢利的眼睛睨視着吳國材。他底溫柔的香甜的幻想，給吳國材的不知趣的要求，以及嚙嚙嚙的說話，完全打斷了，一種莫名的惱怒，使他格外

鄙吝吃剩了的樹葉。他雖然穿着一套從敵人身上剝下來的軍裝——僅比少將缺少了一枚肩章的軍裝，但，在這『日暮途窮』的大孤山上，究竟有什麼用呢？給誰看呢？

不錯，勝仗是常常打的。但這一羣被同胞們遺棄在荒山上的餓兵，能延長多久呢？他深信越是僥倖多打一次勝仗，祇不過把滅亡的時刻，加速力地縮近一些。遲早，他在敵人屍身上剝下來的那套挺括括的軍裝，還是要給敵人在他倒斃在山脚底的遺屍上，重複剝得去，讓他一絲不掛地送給野獸當早餐。他想到這些，眼睛裏起了一陣模糊，心痛地拔出槍桿上的刺刀，擦的一聲，把那套軍裝的前襲割下一大塊，擲在吳國材的前面。

『謝謝你！親愛的老鄉！』吳國材表示深切的感謝。

吳國材並沒有覺得李得勝在發着怒，祇疑心是李得勝送給他一些可以當作吸烟用的烟料。他慌忙拾起割下的一塊呢布，仔細地把刺刀割碎，輕鬆地捺在烟斗

裏，着了火，猛力地抽吸。

李得勝氣得說不出話來，可是，一看到哭喪着臉的沈老大，又在嗤嗤地發出不自然的苦笑。

突然地一陣悲慘的絕叫，走古廟的後進傳過來。有個弟兄跑出來報告道：

『邱國鐸快要死了。』

剛才戰爭中打斷了一條腿的邱國鐸，因為在山上沒有所謂後方病院之類的組織，他底瘡口潰爛着，像沐浴了一陣春雨的松林，吸收着充分的養料，蓬蓬地生長得令人惡心的黑菌。青黑色的臉，黃澄澄的如同死人樣的眼睛，……叫出被絞殺的悲聲，正在張開着嘴抽動最後的呼吸，在地上痛得打滾，一會兒便像石塊似的僵硬着不動，但，鼻尖裏還微微地呼着氣，似乎還要勉強延長着最後的一霎那，期待着什麼人。李得勝聽到邱國鐸要死的警告，慌忙趕到邱國鐸的跟前。他們同是遼陽人，又同在瀋陽×公館當過馬弁，九一八以後，他們無家可歸，才加入

了義勇軍。現在邱國鐸快要死了。這在李得勝實在比什麼悲哀都悲哀。

邱國鐸已經不能說話了。李得勝拊在他底耳邊用力高呼。

『邱國鐸！邱國鐸！邱國鐸！』

邱國鐸僵臥在地坪上，身上披着一件破爛的血跡漬滿的軍衣，他耳朵裏也許已聽到最熟悉不過的李得勝的鄉音了，他微微地搖動着已經失去一半知覺的頭殼，腦子裏好像裝滿了說不盡的意思，要囑托他的同伴似的。

『邱國鐸！邱國鐸！你說話呵！你說話呵！』

邱國鐸試用着最後的力量，企圖撥開兩片十分不靈便的上下顎，以及將要完全停止作用的發音機管，吐出一句話，可是，終於不可能。在他底沉落下去約莫有半米突深的眼眶裏，像枯涸了的噴水池般冒出兩點冰冷的眼淚，微微地做了一個手勢，證明自己已經不能說話了。

『邱國鐸，你還有什麼囑咐沒有？你說，你說呢！』

最後，邱國鐸若得着幽靈的默助，忽然能掀開嘴壳，勉強說出話來，聲音低微到不能聽見。他說：

『沒有，沒有，我的戰友，四萬萬弟兄們祇少了我一個。』

邱國鐸的聲音斷斷續續地不能一氣說下去，停了一刻，又說：

『李得勝！勇敢起來，我不要你裝出娘兒們的樣子，趕快殺奔前去，殺奔前去。殺！殺！殺！』

邱國鐸發出最後的嘶喊以後，好像已把未完成的責任，都交卸給李得勝，他毫無遺憾似的把軀殼遺留在荒涼的大孤山上，他的呼吸漸漸地沉默了。地坪上祇殘留着點點的鮮紅的血影。

(二)

突然地，砲聲又從山脚下響上來，拍……拍……拍……一陣排槍的聲音還未

熄滅，接着是轟……轟……的巨聲震動山谷，戰事又起了。從這些猛烈無比的炮聲中，可以證明那些包圍着大孤山的日本兵，一定還不放心留在山頂上的三百餘條殘剩的生命，不把他們一個一個結束乾淨，好像是不能交卸這一件重大而又迫切的任務似的。不過，以一向在日本負有盛名的××師團，化費這許多時間和氣力，爲着消滅這一羣無路可走的餓兵，實際的說，也是損失威名的舉動。這一羣在山頂上的弟兄們，在最初未嘗不震懾於敵人的新式的兵器，當兩軍相觸，祇須遠在幾十里以外，偶然聽得從敵人那裏傳過來的槍聲，就是步哨的一聲兩聲，常常使膽量較小的伙伴們嚇得顫抖，就在久經行陣的老軍伍，也會失却了平時的常態。

自從到了無路可走的大孤山上，說來也奇怪，他們的膽量反而強壯起來了。敵人雪亮的槍刺像松針般排列在山脚底，鐵甲車，唐克車，城牆似的四週包圍着，他們是天天瞧見的；并且，明明知道幾分鐘的時間，就可以由山脚衝上山來，

但是，他們毫不畏懼。他們對於那些過山砲，迫擊砲，機關槍，步槍，馬槍……各式各樣的槍砲炸彈所混合起來的聲音，已經是日常聽熟了的音樂，不但對於他們的生活沒有絲毫的影響，而且已把他們的聽覺訓練得需要這些聲音，要是有一刻的缺少就會使他們因寂寞而發生不快的。

敵人儘管把不化錢的子彈在山脚下遊戲似地浪費，而他們祇覺得在寂寞的氣氛中增添了一陣有趣的熱鬧。正因為那最後的不幸的結局，遲早是要到來的，還不如泰然地聽聽這些日常聽慣的音樂。

本來，經過了一陣激烈的抗戰而獲得勝利的伙伴們，正打算飽餐一頓麥飯以後，在山上散散步，鑒賞一回晚秋的风情，或者想法子替隔開在安全地帶的親戚故舊們通通消息，就預備把槍根架起，卸下軍裝，安安靜靜地酣睡一晚了。無奈，戰事又起了。

這消息一經傳到弟兄們跟前，大家在疲乏透了的時候，也能英勇地興奮起來

。就是打壞了一隻手的趙錦堂都在發出死命的絕叫：

『弟兄們！幹呵！幹呵！衝下山去呵！』

他說着，從病床上跳起來，嚷着要歸隊，扛着槍根替敵人拚命去。他定要追償他失去的『一隻手』。

『趙錦堂！趙錦堂！你去休息吧！』大家齊聲地喊出來。

『不，奶奶的，老子要打斷他們十隻手。』

趙錦堂憤恨地自言自語，絲毫不理會同伴們的勸告，他堅決要站隊。

張譜庚以老軍伍的資格，走上去拍拍他的肩背，企圖替他講一些過來人的經驗話，大約是勸他不要太孩子氣，有不必上火線的正常理由如打斷了一隻手之類，總得是以不去送死在後方休養一回爲上策。張譜庚的胖臉臉的擁着肉的面龐上，現出一條強顏的不自然的笑痕，他低聲和氣地說：

『喂！趙錦堂！你是幾世才修到的福氣，老子正羨慕你呢！傻瓜！樂得休養

，一定要去送死，幹嗎？」

張譜庚還想繼續說下去，辯拍，忽的擁着肉的面頰上，飛來一個嘴巴，又是吳國材孝敬的。

「媽的，開拔了，你又在這兒妖言惑衆。」吳國材正正經經地說。

「你憑什麼資格打老子的嘴巴。還來，還來。」張譜庚這一次不屈服了，伸出粗壯的手掌，向着吳國材的面頰上打過來，吳國材也不客氣地準備抵抗，大家扭住就打，打，打。

出發的號音，儘管死命地吹，還是打。

李得勝觀見這情勢，慌忙跑過來，把他們拉開，將雙方教訓了一番，最後用着命令的口氣說；

「上前線去！」

鄧司令的命令，已經傳來，全軍都靜肅無聲，忙着整隊，佈置陣地，抵抗，

決鬥。都在一致的鐵一般的紀律下，迅速地進行他們的動作。

那時候，先鋒隊已在山頂上擺下了陣容，鄧司令騎着壯大的戰馬在陣地上穿梭一般地視察。三百多個弟兄們在他嚴厲的視察之下，逼迫得做出鎮靜，不慌張的神氣。

大約一刻鐘以後，敵人都像黑螞蟻似的從山腳底下爬上來，山勢太峭，爬上來，又滾下去，有的爬到一半，還是滾下去，始終沒有能爬上山來。

山上惟一的軍器——用之不竭的軍器，是『石老虎。』

弟兄們都準對着一粒一粒的黑螞蟻，用石老虎滾下去，都被擊破了腦壳流着一地的鮮血滾下了山腳底。

敵人並不是不勇敢，正因為太勇敢的緣故，多受了一點損失。同樣，因為損失太大，想補償這損失的心理，也就格外堅決。

一隊大砲兵從山的左邊轟過來，一隊從右邊轟過來，還有一隊對着正中拚命

地轟。他們知道在多次的戰役中，沒有一次不是利用大砲的轟擊得着最後的勝利。他們利用大砲，目標可以拉得遠，不至於受肉搏衝擊的危險。他們也深深地知道中國軍隊不怕硬拼，怕的是利用科學的軍器，遠遠地轟擊。所以，僅須燬滅中國的一兵，一卒，就是連轟幾萬發，在他們都不算損失。即使轟了幾萬發，並沒有燬滅了中國軍隊的任何一件比較重要的東西，他們還是不要命地轟着。整個的大孤山就爲着這些理由，全部埋葬在濃密的烟霧之中了。

他們在山上，沒有堅固的陣地，沒有周密的防禦，沒有鋒利足用的軍器，也沒有新式的曲曲折折的壕溝。他們僅僅依靠着一條山岡的脊背來遮掩敵方送過來的猛烈無比的砲火；僅僅是憑着決死的心——雖然不願決死也祇有決死的心理，和敵人作困獸的襲擊。

大孤山是高高突起的一座孤峯，爬到這山上來，本來是臨到了絕路；但，在避免炮火的轟炸上，也許是生路。敵人的炮火，常常夠不到山的高度，至多不過

打落在山腰，弄成一個大窟洞，或者碰在岩石上發出巨大的震天的聲響而已。惟有時候炮彈的碎鐵片也會撞到堅硬的岩石，火花四射，分裂到山頂，誤落在弟兄們的身上來；然最糟糕也不至於損失了生命，褂了一點彩就完事了。除非弟兄們想要奪取他們的美好麵包和軍裝，決心滾下山去，和他們肉搏，才會有頂不幸的遭遇。上次十三個數目的損失，多半是爲着這個緣故。

山上的弟兄們觀到敵方送過來的無傷於大體的炮彈，大家雖然是透頂的疲乏，可是，一種神祕的興味，壯健了他們英雄的胆量，他們都奮發起來，喊殺的聲音，搖撼着山谷。敵方識不透他們的虛實，究竟留在山頂的，還有多少條殘剩的生命。

鄧司令跨着大馬從散兵線的行陣裏跑過去。看見弟兄們都聚精會神地和敵方作勇敢的抗鬥，誰都沒有露出絲毫畏縮的窘態。尤其是鄧司令這樣身臨陣地深深表示着不怕死的精神，更襯托了他們殺敵的勇氣。這時候大家都拋棄了一切的利

害，都覺着就是死也值得了。

李得勝看見鄧司令走過，屢屢地用手撫摸着正在出肉的鬍鬚，他心裏並沒有什麼駭怕，但希望戰事早些結束，能夠再回到瀋陽去，看見小喜子。倘若戰事無限止地延長下去，不知道要老到什麼田地呢！他這樣想。現在，鬍鬚已經發芽了，他所有的駭怕，僅此而已。他又出神地回憶到在×公館時代那種心曠神怡的故事了。

他抬起頭來，從漲滿了黑烟的空中，看看這一片夾着火藥味的迷霧，巨聲裂開炮彈，炮彈爆出火花，塵土裏又拋起一團一團的白色的濃烟，這是他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幕奇異的景色。在層層的迷霧中，本來瞧不見什麼的，但因為炮火射中山上的枯林，遍山遍野着了火，在火光燭天中，無論是敵人的一舉一動，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把項頸俯在突出的岩石的尖角上望下去，就在山底一條掘得異常精細的壕溝裏，看見那些雄糾糾的日本兵埋伏在裏面，雕像般的舉起殺人的兇器

，每個兵都利用他們的左眼死盯着被困在山頂的人，右眼被平托着的槍柄遮蓋着，他們好像十分仔細地考慮着這一顆槍彈放出去定要不是虛發，至少，把帽子也要射破一頂似的。

往後，日本兵已發覺了大炮彈的失效，完全改用落地開火彈來射擊了。這種炮彈雖然不至於剛剛射中山的頂點，把那些被困在山頂的生命，完全燬滅，可是，當着一顆龐大的落地開花彈擊觸到硬性的東西驟然炸裂開來，每一塊碎片，其效力並不減於一顆來復槍的子彈。碎鐵片像有力的雨點似的散開。

果然，一片開花彈飛過來：打掉李得勝的帽子，又把距離李得勝不到二十碼遠的一位弟兄打死了。

『老鄉！恭喜！恭喜！』吳國材看見這樣的奇事，慌忙跑過來向着李得勝誠懇懇地道謝。

『你今晚可以太平無事了。』吳國材說。

在軍隊裏普遍地流傳着這樣的迷信，就是一天之中不能發生兩件不幸的事，命定要掛彩，如果碰着其他無傷害的東西，也算是沖破了。打掉了帽子，真是在無數不幸的遭遇中，最幸福的遭遇呢。李得勝高興地把打了的帽子拾起來，很驕縱地重與戴在頭上。

「好險！好險！」他摸摸自己的腦壳，自言自語。

不善於說話的吳國材，深深替李得勝表示衷心的歡喜。他已經做過不少的事。爲着想奪得敵人的一枝手機關，曾從山坡上滾下去，出其不意地發了一鎗把那敵人打死，剛滾到手機關的那邊，不幸又趕來一個敵人，立刻開足機關向他掃射，他祇得縮手縮腳跑回來，終算還好，並沒有掛彩，不過，自己的那枝土槍，反而拋落在山腳底下了。但他並不吝惜那根三十年前的土槍，祇羨慕敵人手裏的那枝手機關，差一點兒便奪得了。

吳國材現出十分憂鬱的神氣，眼巴巴地凝視着李得勝不斷地嘆着氣。

『做什麼』李得勝驚詫似地問。

『我的土槍失掉了。』

吳國材哭喪着臉說。

『怎麼的，鎗！遺失了嗎？』李得勝問。

『是的，就拋落在山腳底下的。』

『老鄉！對不起！這的確是一件頂糟糕的預兆。』李得勝半真半假地給他一個恐怖的暗示。

『是的，我也這樣想。大約就在今天晚上是我最後的日子了，我不會再看見明天的太陽了。』

吳國材流着淚，喉頭已感有一點嘶啞發不出聲音的苦痛。李得勝像無關痛癢似地把帽子取下來，斯斯文文地彈去碎細的沙土，又怡然自得地戴在頭上。他憑着他的自知之明，也在深信着吳國材向他道喜的話。『今天可以太平無事了。』

不過，在吳國材的心裏，無論怎麼樣的好新聞，也不會使他高興的。他默默地跑到自己的陣地。

李得勝又低下頭去，看看那些山腳下的敵人是怎樣地忙碌着想法子對付他們。就在李得勝的眼光所能看得很清楚的下面，有一門大到不可思議的過山炮，他自從開始作戰以來，幾乎沒有看見過。口徑至少在十英吋以上，炮彈立在地上彷彿是七八歲的長得胖胖的小孩，又像是一隻修築馬路用的滾沙軸，他瞧見許多戴着銅帽子的敵人拚命把這些炮彈塞向炮門裏去，幾分鐘的時間，他們把對於發炮的應做的手續都做完了。其中就站出一個人手裏握着藥線，立在大炮的門前，藥線已經着了火，在黑夜中爆出星星的火花。

『哎喲！噲噲！我的媽！』李得勝驚絕地喊叫起來。『就要替我們算總賬了，假使打中了的話。』

轟……轟……轟……大炮着了火，炮彈打落在山腰，旋成一個大窟窿，接着

發出一聲震天的巨響，一塊大岩石崩裂到山脚。接着就是碎細的石子從岩石上崩裂開來的聲音，樹木枯斷的聲音，山的回聲，滿坑滿谷沸騰着烟霧。

山脚下忽然又拚命地喊叫起來。又是一大陣像螞蟻似的細黑點，從山脚下爬上來。這時候，山頂上反而是暫時的靜肅，祇能聽得許多飛快的步履，忙碌着搬運『石老虎』，推動到山脚底，弟兄們都一致地動作，靜穆無言地爲着護衛自己的生命，把生命去抗戰。子彈快要告乏了，他們非有一定的把握能夠射中一個人的，決不任意浪費的。鄧司令在這非常緊張的氣氛中，意志還是像大孤山一般的堅定，敵人的過山炮無論怎樣凶猛，依然是不能撼搖。李得勝跟隨着鄧司令的後面，一同衝下去，躲在一塊山石的旁邊瞄準着敵方的陣營發槍，許多弟兄們都在顯出所有的力量準備着最後的犧牲，支付保全大孤山的代價。在火光的照耀中，鄧司令拿着望遠鏡四面窺探敵方的虛實，弟兄們都預備離開躲險的地方，蹲伏在山頂像一隻烏黑的獵犬，祇在等候鄧司令發出最後的命令。

霎那的靜穆過去了以後，弟兄們都儘可能地發射步槍，盒子鎗，機關槍……把留在山頂上的所有的武器，一齊試用起來，山上現出一片可怕的景象，接着便是些悲慘的呼號。鄧司令把他的帽子脫下來頂在槍尖上，算是對弟兄們行了一個最親愛的敬禮，他要在此緊急的關頭，和弟兄們作最後的報告。弟兄們都集中到鄧司令所站的地方來，歡呼的聲音如同雷動。

「同志們；現在已到了最後的時候了，敵人還不放心我們活着，我們就把生命送給他們罷！看呵！他們都衝上來了，我們祇有衝下去當頭迎接他們。……」

「好！大家衝下去！」弟兄們一致地高呼。

「帝國主義者的槍彈多如石子泥沙，我們的血肉，反正不比石子泥沙更貴重些，我們還顧慮什麼呢！弟兄們！這裏就是我們最終的墳地了，大家去死呵！」

「大家去死呵！」（高呼。）

「當我看到你們那樣的勇敢，那樣地願意拋棄自己的生命，我簡直歡喜得說

不出話來。弟兄們！這不僅是爲着爭我們的生存，是爭我們全體的生存，全體的人格。」他的聲音抖抖地，激昂地不能再說下去了，眼淚在眼睛裏閃爍。這一場誠實而簡短的說話，使三百多個活着的弟兄們，感動到沸點，他們的眼睛都充滿着熱淚。他們知道山腳下的敵兵僅是一個最單純不過的主張，就是要提早把他們消滅乾淨，而他們是明明白白地被困在兵盡援絕的大孤山上。這裏已經是異國底土地了，雖然離開他們的祖國還不甚遠，但在同胞們那種淡漠，那種與他們毫不相干的情形，倒好像是隔離着幾千萬里呢！他們並不想在這座大孤山上推着他們的殘生，不過，他們一想到中國同胞號稱四萬萬，而在這裏真真替敵人拚命的，祇有他們三百多個無路可走的餓兵，這不算是一件悲哀的事，實在是可恥到絕頂的事呢！

鄧司令說完了話，他立刻抖擻精神，第一個衝下山去。山頂上所有的殘廢的人，將死的人，以及帶傷的人，都像發了瘋似的跟隨鄧司令衝下去，就是連到一

向在戰場上偷懶取巧的張譜庚，也會忘其所以然地興奮起來，他這刻也不知道什麼叫危險，怎樣替自己打算了。李得勝早已把他那套漂亮的軍裝脫掉，另外着了一副靈便的短衫褲，伏在山腰一塊大石的後面，托起了槍根做着臥倒預備放的姿態。吳國材從束緊的褲帶上把僅存的兩顆手榴彈取下，握在手裏。所有的弟兄們都一致地擺好戰鬥的姿勢，毫無躊躇地衝下山去。他們像倒塌了黃河岸的怒潮，又像是順風縱了一把火，使湧上山來的敵兵，驚嚇得倒退下去。大家在看不清楚的濃密烟霧裏，互相裝上短短的刺刀接觸着，不聽見呼號，不聽見嘆息和呻吟，僅有一種金屬的有力的碰撞的聲音。在這時候，彼此不能招顧，彼此都忘却了在戰鬥中，祇是機械地把雪亮的刀互相擊刺，並不知道這雪亮的刀刺過去能不能刺死敵人，或者被敵人刺死。

忽然，一顆敵方飛來的流彈，打中了鄧司令直滾到李得勝的跟前。黑夜裏辨不清楚是什麼人。他低低地發出呻吟的慘叫，這慘叫，使李得勝放心不是敵人。

李得勝要拮了火柴，照顧這位受傷的同伴。鄧司令堅決地反對。忍痛地說着；

『靜着！不要發聲。』

『扛你到後方去罷！』李得勝說。

『沒有關係。趕快上前線去，不要管我，』鄧司令的聲音，漸漸低弱了。

許多弟兄們都一鼓作氣殺過去，敵人爲他們鋒利的銳氣所衝盪，祇有如潮水似的退下去，幾乎要再取一次較激烈的攻勢，已不可能了。在這時候，李得勝受着那位受傷的同伴的激勵，他還不知道受傷的就是鄧司令——他感動着忘却自己的生命，第一個把將要退縮的敵兵當頭一刺刀，像石牌一般地倒在山脚底。有這樣一件驚人的舉動，更增了弟兄們不少的胆略，使大家深深知道那些外表堂皇服裝齊整的敵兵，實在是並不足怕，要不是憑藉着猛烈的軍火，像他們那般養得白淨淨的少爺兵，簡直和快刀切豆腐一樣，他媽的，包叫他們一個不得回去。每一個弟兄們都預存着這樣的成見。大家又看見李得勝顯出那樣英勇的舉動，所以

，不到一霎眼的時光，敵兵的屍身，像打死了的野豬般密密地擺滿在山岡上。鮮血灑滿在一地，灑滿在弟兄們的征衣，灑滿在凋枯的樹枝，在火光的閃爍中，燒殘了的一片衰草的餘燼所反映着的淡淡的血光中，像是開遍了滿山的秋天的紅花。刀光和血影，交相輝耀着。那些來勢不可一世的敵人的氣餒，現在如同經過了一陣驟雨，消滅得不留一點影蹤，幾十個戴着鋼盔的敵兵，年紀不上三十歲，都垂頭喪氣被一條長繩串起來像一掛捕捉着的魚，挨次地在弟兄們的監視之下，趕到山上來安放在收留俘虜的地方。一陣歡呼的聲音，傳到了鄧司令的耳鼓：他在混亂的不清楚的人聲中，彷彿聽着說：

「打勝了！」

這聲音使鄧司令喜悅得忘記了致命的痛傷，他這刻還倒臥在血泊裏不能動彈，也無人理會。因過重的痛苦，麻木着他的神經，使他不覺得痛苦。血已流盡了，腦漿迸裂開來像夏天的腐乳淡越越地發出奇臭，眼睛低垂着已證明沒有開合的

氣力了。可是，當他一聽到弟兄們『打勝了』的呼喊，他的心還見十分歡喜不過的。

許多弟兄們都依據着已進展的陣地，小心翼翼地防守着。他們都知道敵人的狡詭的伎倆不敢有絲毫勝利後的驕矜，大家都決心等候着他們的襲擊。

山上是死一般的沉寂，祇有悲涼的秋風括動着燒焦的木屑，發出沙沙的怕人的聲音。間或就是從敗退的敵人那裏傳來的零零落落的槍聲，這聲音，說是示威，無寧說是一種示弱的記號。

天將黎明，東方現出魚肚白的晨光，太陽從遼東海裏露出了半個面頰，像含羞似的抖動，又像包含着—腔眼淚哀悼因這一場劇烈的戰鬥而失去了生命的戰友。滿山都是血屍，弟兄們都在冷氣充塞着的朝晨打着寒噤。從他們的絲毫不敢懈怠的表情上，觀得出依然是在關心着敵人的出其不意的襲擊。

忽然，一陣驚叫，出自李得勝的口中。

「弟兄們！快走來呵！鄧司令受了傷了！」

這呼聲使全軍的弟兄們都不自覺地移動着固定的地位，奔跑到鄧司令跟前來，密集地團團地圍住鄧司令。無限的悲痛使他們把驚訝的騷擾的聲音沉默下來。大家嘴裏說不出話，祇有一種悵惘的情緒，使他們遺失了清醒的感覺。最後，一致地嚷着：

「趕快扛到後方去！趕快扛到後方去！」

鄧司令像在半睡眠的狀態中覺悟過來。看見弟兄們這樣大驚小怪地失去了常態，勉強試用全身的氣力睜開眼珠，怒叱着弟兄們：

「親愛的弟兄們！這裏是你們站立的地方嗎？你們還愁敵人的炮彈找不到固定的目標嗎？滾開！回歸你們的原防！滾開！回歸你們的原防！」

鄧司令流血太多了，經他用力地重復地說着這些話，驟然昏沉過去不醒人事。熱淚在弟兄們的眼睛裏火球似的滾出來，但因為鄧司令的命令，又不得不服從

，祇得忍受着十分的淒痛，默默地各自回歸各自所站立着的陣地，祇留着李得勝吳國材這些人看護着鄧司令。大家都在臨走的時候回過頭來鄭重地關照他們，要他們好好地妥善地看護鄧司令。大家都是這樣說：

『喂！老鄉們！記住！我們寧可全軍覆沒，不可失了鄧司令——這一位勇敢的可敬愛的鄧司令！』

鄧司令的呼吸，漸漸感覺着非常的困難。他的嘴緊緊地合攏起來，四肢無力地鬆散着，胸頭火一般的沸熱。蓬亂的散髮，因為炸開了腦袋，腦漿溢出凝成一塊冰。眼睛加速度地凹陷下去。

李得勝非常溫和地慰問着鄧司令。

『司令！受傷很重罷！』

鄧司令默不作聲，像是沒有聽到李得勝的說話。

『司令！認識我嗎？我是吳國材！』

「司令！我是李得勝。」

鄧司令微微揭開嘴巴，低低地說：

「親愛的弟兄們！已經沒有多大的希望了！你們不要理我，趕快殺奔前去。

管它呢，大孤山又總算保全了。」

鄧司令的呼吸，漸漸地跟隨着說話的尾聲低沉下去了。

這不幸的消息，一分鐘的工夫就流傳到全軍，大家都爲這悲哀的氣氛籠罩着，淒慘的沉鬱的哭聲，使每個弟兄們的心都破裂開來永久感到深深的缺陷。他們的可敬可愛的鄧司令終於在這場劇烈的戰鬥中永遠告別了！

(二)

第二天晚上，沒有一點聲音，月光照着無限的荒漠，一個殘破的灰白的夜空。

已是十月初的新冬季候，淒涼的塞北，不比和暖的江南還留着秋天的風情。沿着遼河流域一帶的原野，早就剝光了青綠的皮膚，殘剩着枯槁的骨架。岡巒，墳塚，禿頂的樹桿，紫黑的山石……都靜悄悄地排列在那裏，待月影漸漸地移過去以後，眼前所能瞧見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了。

他們就在這時候，偷偷地舉行悲哀的葬儀。

鄧司令的英勇的遺屍，被安置在幾片松板夾成的薄棺裏，身上穿着一副頗像少將着的軍服，要不是上半襲割斷了一塊，人們幾乎無從知道就是李得勝在敵人身上剝下來的一套。那服裝，雖然顏色褪落，已失雅觀，但比到原有的破破爛爛的軍衣像樣得多了。頭壳因爲給敵人的炮彈打開，由吳國材仔細地用麻線絡起來，戴上一頂軟質的布帽，算是防止那些骨片鬆散，腦漿再往下注。脚上登着一雙破舊的黃皮鞋，還是一年前大隊出發，經過遼陽，由當地的老百姓們犒賞給他的。弟兄們很想另換一雙新一點的，終於無法可思。

鄧司令的面部被血跡漬滿着已經看不清楚了，祇有上下顎的黑色的鬚根，還像有生機似地透露出來。他挺着偉大的軀幹，伸着壯健的胳膊，平躺在薄棺裏，佔領着很大的面積，那種靜止不動的莊嚴，是沒有一個人想像得出的。

他們十分當心着把極容易撕碎的一塊薄薄的棺蓋合起來，鄧司令就這樣在許多愛慕者的心坎裏草草地消逝了。許多失眠乏力的眼睛，全都爆出親愛的熱淚。

在深夜，上弦月斜掛在天邊的雲角，一縷細弱的白光，把地平線的遠方，像劃成了白帶。而山頂是一片漆黑。從山頂望下去，並不能因為白光的照耀，可以探視到敵方的動靜。有時候寂寞的晴空裏，僅有步哨的槍聲，反比往昔特別地響。

他們在恐怖與悲哀交織着的心理狀態下，跟隨薄棺的後面，默默地低下頭來，拖着鄭重的脚步，走上荒僻的山徑。

鄧司令的鮮血，還沒有流盡，不時從薄薄的板縫裏滴下來，把遮斷山徑的枯草都染紅了。

突然括起一陣山風，打着千年常綠的古樹，傘蓋似的樹葉子顫抖着，發出呼呼的鬼叫的聲音。這時候，月已西沉，幾點星光，實在不便於行走；所以當那棺材被扛在弟兄們的肩上時，常常搖擺着，幾乎是顛覆的情勢。

『唷！唷！慢走。老鄉們！對不起！慢走。』一個扛棺材的士兵哀叫起來。因為那棺材的角落不住地磨到他的肩膀。將要把他一頂舊軍帽擦下來似的。

但，走在前面的人，並沒有理會到那位弟兄的叫喊，還是照例地走着。大家跟隨他們不自覺地走着。

同樣的哀叫，有好多次發自那位弟兄的沙啞的喉管，可是，扛棺材的伙伴，始終不肯給他一個換肩的便利。大家祇記掛着躺在棺材裏的是鄧司令，現在扛鄧司令的，是他們這一羣，將來扛他們自己的，不知還有什麼人？

幾隻餓狼聽到人類的脚步，從高與人齊的枯草裏穿出來，放出死命的嗥叫的聲音。

這聲音，充滿了恐怖的成分，又是給山下的敵人一個值得懷疑的記號。扛夫們把棺材輕輕地放在山上，送葬的弟兄們都提心吊膽地伏下來。

一會兒，山腳底的敵人並沒有什麼顯明的舉動，他們又扛起棺材向前走，弟兄們依然低下頭來默默地跟隨着走。

到了葬地，把棺材安放在掘好的洞窟裏，蓋上濕漉漉的沙土，在很快的時間，就把洞窟沒塞，逐漸顯出麵包似的高度來。弟兄們一致地睜開眼睛，正對着隆起的荒涼的新塚。

『吳國材！站起來說幾句話。』有個人高聲地提議。

但是，吳國材太面嫩了，他是不善於詞令的。

忽然，另一個人走上前來，把帽子揮動着說：

『這裏不是鄧司令的葬地，我們要把鄧司令安葬到我們的故鄉去！』

他像感覺到一種誇大的羞恥，突然把說話的聲音勒住，臉上現出不好意思的

紅熱，趕忙退到站立着的隊伍裏去。

『罷了！我們行一個禮罷！』

說這句話的李得勝，眼淚像陣雨似的落下來。

『罷了！我們還是行一個禮罷！』

大家一致地附和着。隨即排列在鄧司令的墓前，舉行最悲哀最沉痛的敬禮。

敬禮完業，每個人的心裏，都是這樣想：『這是何等的潦草，何等可怕的潦草呵！』大家靜止着不說一句話，經過幾分鐘的沉默。他們很不願意把鄧司令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埋葬在冷清清的山岡上。

李得勝在這時候獨自爬到鄧司令的墓頂，沉痛地說着話：

『弟兄們！鄧司令死了！鄧司令的鮮血，還沒有流盡呵！我們要替鄧司令報仇。我們一定要把鄧司令的屍骨，歸葬到我們的故鄉去！』李得勝說完了話，弟兄們熱烈地鼓着掌。他們一致主張就推舉李得勝代理鄧司令的職務。

在他們認爲司令的地位，不過是傳達大家預定的主張，使能見之於事實而已。反正，所有的主張，都是大家的意見。

在平時躲在後方休養的軍隊，少不了有許多等級的區別，爲着發餉及犒賞的時候，可以有一個標準。但在他們已沒有這一類麻煩的事，祇是同在大孤山上挨餓，坐待敵人的砲彈來燬滅。他們的自知，比人家的猜測，當然更清楚些，就是，早晚不免給敵人打死。在這樣的環境裏，他們除了死命地團結在一起，還談得到其餘的什麼東西呢！是誰都不至於到了臨終的時候，還要記掛着那些不重要的勳章和官爵，還要爲着那些無用的爛鐵片所藉以區別各種官爵的東西，爭得死去活來。

在鄧司令以前充當司令的，就是一個石匠出身，因爲他曾當過兵，有一點打仗的經驗，大家便一致的推舉他，並沒有顧慮到他的資格和地位究竟稱不稱，祇有鄧司令是受過軍事訓練的學生，其餘，大概都是做苦工出身。不過，無論是誰

，一經被選爲司令，就是平素最懶惰最怕死的人，也會忘記了自己的利害觀念的。同時，誰也不會反抗他的命令。這，與其說是由於大家所畀予他的權威，無寧說是大家到了生死關頭所表現的赤誠與親愛。因爲這樣，當司令的人，如果不搶先跑到最前線去和敵人拚命，終覺得對不起大家的推戴似的，所以在每一次戰役中，接受死神的邀請的總是司令官。

李得勝對於這些情形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他認爲同伴們的一致推戴，無異是勒逼他速死。但，在爲公的立場上說，祇有承認。可是，當他一想起從前在遼甯時代的舊夢，一想起那嬌小玲瓏的小喜子來，他終想避開這個必然要送死的職位，甯可做一個普通兵，希望能多延長着幾天時刻，萬一得救，重回歸故鄉去。無論同伴們怎樣熱烈的推荐，他終是謙讓，屢次起來說明不能承認的理由，態度是十分堅決的。

李得勝所以被同伴們這樣熱烈的推戴，並不是因爲他是行伍出身。大家知道

他在鬥爭劇烈的時候，曾經小心翼翼地侍奉過鄧司令，並且，鄧司令的葬衣，就是從他身上剝下來的；而他又於葬事完畢以後，來了一大段慷慨淋漓的演說。他給予弟兄們的印像，是非常良好的。但李得勝始終祇願意當一個普通兵。他深知自己的能力，在指揮大隊作戰的時候，未必能得着鄧司令那般一致的擁護。像張譜庚一類的傢伙，他就認定無法駕駛。而且，多數人都知道他過去的歷史；有一天他居然執掌了鄧司令的職務，他們定會故意製造許多周折和麻煩，使他十分痛苦的。誰也料不着那些弟兄們竟是出於意外的誠摯，一致希望他千萬不要推辭。

「李得勝！幹下去罷！總共祇有我們幾個人，推誰？死，是我們逃避不了的。」吳國材憑着他友誼的基礎，再三慫恿李得勝。

「贊成李得勝的，舉起手來！」接着，有個人正式地高呼。幾百隻手，立刻無條件地挺出來，像春天的粗壯的竹筍，沒有或先和或後。一種十分樸質的表情，使空氣意外的隆重。李得勝把頭低垂着，眼淚蘊藏在眼眶裏，在他的睫毛上顫動

了，最後，他逕直地爬到鄧司令的墓頂，上氣不接下氣，用着極悲慘的聲音說：

「弟兄們！就算說定了吧！我在這兒誠實地接受你們的推荐。我們必然要把鄧司令的屍骨，安葬到我們的故鄉去！」大家聽了李得勝的話，在悵惘的情緒裏，像又有了歸宿，都愉快地笑了。

「希望」從每一個人的心底裏湧現，在昏黃的黯淡中，大家充分暴露着自負的氣概。他們的國旗，插在鄧司令的墓上，驕傲地飄蕩着！

咯……咯……咯……一陣破鑼似的聲音，從每隻乾癟的嘴壳裏播出來，像哭了。實在是高興得發笑。因為笑的本能，從來沒有機會試用的緣故，早就非常生疏了。

李得勝摸摸自己的肩膀，已不比當一個普通兵那樣的輕飄，覺得重了好多。從前甜蜜的幻夢，再也記憶不起了。

「乒乓！」一隻金錶像拋擲手溜彈似的從李得勝手裏擲在鄧司令的祭壇上。

『我不能再保存你了！錢！』他沉痛地說。眼睛睜視着粉碎了的錢。弟兄們都驚惶失措，誰也不敢詰問他的理由。他隨即舉起一隻手，站在鄧司令的墓前，默默地宣誓。弟兄們肅靜無聲地站立着，像墓道上的翁仲。

『李司令萬歲！』他們有好多次想高呼，因恐山腳下的敵人，時時刻刻監視着他們，終於沒有叫出來。這時候，就是一向瞧不起李得勝的張譜庚，也會感動得流淚。他想不到李得勝能說出這樣漂亮的話，做出這樣文明的舉動；他在疑心鄧司令的靈魂附着在李得勝的身上。不然，決不會有這樣意想不到的聰明。假如，真是這樣，他也祇有服從而已。李得勝開始執行他們的任務。命令着弟兄們一致回歸到原防。弟兄們都在他的指揮之下，荷槍實彈，等候着敵人的襲擊。祇須是爲着抗鬥的準備，無論是怎樣命令他們，並沒有一個人反對。

李得勝騎在馬上走過去，許多弟兄們都交頭接耳地指說着，吳國材輕微地拍着一位弟兄的肩膊說：『喂！老鄉！瞧！竟是和鄧司令一樣的威風呢！』

敵人自經屢次的剝折，也漸漸地知道他們的厲害，不是輕易可以解決的了。像他們那種熱烈的抵抗的勇敢，在敵人的心目中，無論如何是值得重視的勁敵。敵方的軍事長官們，無時無刻不在考慮着對付他們的穩妥的策略。

幾天之後，山上守衛的弟兄，便發見山脚下有一個徒手的日本人，迅速地揮動着旗子，操着不自然的中國話，招呼山上守衛的弟兄。他慢慢地從狹窄的山徑爬上山來。弟兄們在他從容不迫的形色上充分識透了他的來意。

他聲言有緊要的任務要會見他們的司令。傳令兵把他引到李得勝的面前。

李得勝自從當了司令以後，無聊閒散的生活，驟然變為十分的繁忙。他每天要做從前不必要做的事，要說許多不必要說的話。當那負着重要使命的日本人闖進來的時候，他正忙碌着在計劃抵抗的策略。

『幹嗎？』李得勝乾脆地問。

『司令官閣下！有一件重要的事和你商量。』

『什麼事？』

『勸你們趕快繳械投降，我們就不再發砲攻擊。』

『謝謝你！我們祇知道和敵人拚命，不知道向敵人叩頭。這裏沒有投降你們的人。』

『怎麼？繼續反抗嗎？大孤山有後援沒有？能延持多久？』

『那管不了許多，反正，我們活着一天，就得抵抗一天；活着一刻，就得抵抗一刻。』

『有把握沒有？』

『不管，我們到死爲止。』

那人，簡直沒有什麼話可以感動李得勝的心。李得勝請他回去，準備在戰場上見面。三百餘個弟兄們知道這消息，大家一致地高喊起來：

『幹了他！幹了他！不要放他走！』

「弟兄們！幹他太沒道理，讓他走罷。」李得勝說。過後，他們在舉行重要的會議，討論應付的策略。對於投降誰也不敢公然地贊成。雖然，有些人是在這樣想，不降又怎麼辦呢。代表這心理最顯著的人，是張譜庚這一羣。

李得勝以司令的名義，正式提議：

「同志們！現在有着急待決定的兩條路：降，不降。降，怎樣？不降，又怎樣？」大家都沉默着一聲不響，像含蓄着無限的苦悶，那時候祇有張譜庚又像有很多的牢騷，急待表白似的，他已經下了決心，就是得不着同伴們的讚助，他要說；甚至說了以後，結果再壞一些，遭遇着同伴們一致的反對，他也要說。

他自從到了大孤山以來，終覺得同伴們實在是傻到絕頂，癡呆到不可理喻了。爲什麼把一條生命，白白地餓死在這裏呢？

「弟兄們！」張譜庚打了一個招呼，重着聲音說下去，——中國人大家不愛國，要我們拚命，幹嗎？我們祇有投降！投降！趕快投降。他說着，怒氣沖沖地

坐下來，貓頭鷹似的眼珠，週圍掃射着。

弟兄們未嘗不感動於張譜庚那般爽氣的說話。都覺得就是抵抗下去，決不會有更好的結果，是無可掩飾的事實。軍用器祇有一天天的減少，絕無增多的可能；糧食更不必說起，現在每天僅能喝一口稀粥，維持着最後的呼吸。時間，已到初冬，寒風刺入骨髓。生活已到了困苦的絕地。就算敵人不再取攻勢，好像要延長幾天的生命，都不很容易。如果，敵人還是繼續原有的策略，真無須拿出全力來對付，僅須運用過去千分之一的力量，立刻就可以使他們全部燬滅的。投降以後，雖不能担保有多大的利益，但，無論如何總得免於一死。中國那些怕死的人，對於他們一定都能原諒。就是激烈的抵抗論者，終於因為自己從來沒有聽過敵人的砲聲，也未便求全責備的。假定還是抵抗下去，這消息能不能傳給平安地帶的中國人，是疑問。就是給他們知道一點虛偽的事跡，至多在茶餘酒後，增添一些話料，發出幾聲輕微的嘆息而已。也許會引起他們滔滔不絕的偉論來，說那些頑

強抵抗的人，是至死不悟，死無足惜的。張譜庚，以及表同情於他的同伴們，把一切都思索過了。他們對於老張向來不存好感，這一次，却很佩服他有勇敢的胆量說出這樣的話來。討論的空氣，是意外的鄭重，大家像在作思索的運用，可沒有一個人附議，也沒有一個人反對，彼此都在觀望着。像這樣緊急的情勢下，祇須有一個人附和着張譜庚的建議，就有立即被多數通過的可能的。但大家始終是沉默着。幾分鐘以後，好久不被人注意的沈老大忽然站起來說話了：

『弟兄們！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如果要投降，最初就不必抵抗。弟兄們快死完了，不能因為我們幾個人，連累了他們，他們沒有屈服，沒有投降，他們都是戰死的。』

沈老大說話的聲音，帶着充分感傷的成分，他因為容易觸動沈老二的慘悲的結局，不敢多說下去。但就這樣簡短她表示，已足使參加會議的同伴們轉移先入的成見了。

突然地，那瘡疤還未痊癒的趙錦堂放大了聲音怒吼起來：『媽的！把張譜庚先幹了他！』

接着是一陣瘋狂的應和：

『幹了他！幹了他！』

一向和他過不去的吳國材，在那時反覺得難以爲情似的，祇冷冷地瞟了他一眼。

張譜庚在一致攻擊的目標下，顯出可憐的扭妮和窘態。本來，他剛才的意見並沒有說完，祇露出一點端倪，想不到就遭了同伴們這樣嚴重的嫉視，將要把對付漢奸的手段對付他似的。他恐怖着，再也不敢繼續發揮他深信不疑的主張了。其實，他何嘗願意說出大家不愛聽的話，提出明知大家通不過的建議來呢！他也深深知道那些絕對不肯犧牲的中國人，除了責望別人犧牲，送死而外，是不會有更多的辦法的。有時候雖然肯破費他們吝嗇的錢囊，捐出幾個錢：或者把吃剩了

的糗糧和腐肉等等，像成人欺騙小孩似的鼓勵他們，實際上不過是遮蓋一些自己的恥辱而已。能這樣，他們也就算犧牲了什麼，雖然說不上犧牲生命。將來，如果聽到大孤山上的亡命人有因事實上的艱難絕對不能支持的一天，他們便好像更有說話的餘地了。那時候，他們定會把過去的浴血苦鬥，一筆勾銷，輕鬆地把亡國奴，漢奸等等現成的帽子——應該是適合於他們自己的，拿來戴在這些亡命人的頭上的。他想到這裏，他那質樸的腦子裏，也會發生這樣一個質樸的觀念來：

『既是大家都願意拚死，還是死了乾脆。』

這件事，在李得勝本無須乎用開會的形式來解決，同志們已經早有定見了。開會，在他僅是對弟兄們的一種試探。最後，他便歸納着許多同樣的意見，誠誠懇懇地說了：

『弟兄們！敵人決不會放鬆我們的。向他們投降，正好送給他們甘心，發洩他們的憤恨。他們決不會把我們送到東京去，讓我們好好地休養一會，遊覽島國

的風光，看賞五月的櫻花。他們對付我們，至多是把我們押解到前方去，勒迫我們殘殺他們的仇敵——我們的同胞。要不然，他們就是把我們押送到後方去，保護我們的仇敵——他們的走狗。弟兄們，堅定你們的意志罷！再也沒有給我們猶豫不決的時間了。」李得勝說完了話，所有的士兵們都興奮到極度，大家站起來說：

「我們決不投降！」

他們在這樣一個懇切的表示中，企圖使山腳下的敵人，知道山頂上還留着一小部分知道羞辱的中國軍隊。使他們知道就在這大孤山上，還保留着一線希望的光；整個的將要沉淪下去死滅下去的中國的國魂，還有小到不可再小的一部分，留着在大孤山上。就是中國變換了顏色，而這一座荒涼的大孤山，還是給這些鬥士們的血。在黑夜裏放射着烈火一般的光明。

(四)

××師團爲着剿滅這些殘留在大孤山上的餓兵，也算是化盡氣力了，可是，從來沒有得着過稍可自慰的勝利。每一次的進攻，祇是減少了一大批從遼寧掠奪來的子彈，還有從他們自己國土運來的年輕的士兵。不過，山上的森林和岩石，却因爲開花彈燃燒彈的轟炸，燬滅完了。

如果在九一八的遼寧，有這些被同胞們一向忽略着的餓兵，在那裏恭候敵人的襲擊，至少，還能使他們出乎意外地感覺到一點潛在的勢力，中國的地層裏還能爆出生猛烈的火花來的。他們因爲接受着無數次毒辣的教訓，已決計變更向來那種硬打硬攻的計劃了。現在，他們是利用着大包圍政策，團團地把大孤山圍住，用超過幾十倍的兵力，斷絕了山上的生路，使一羣無路可走的餓兵，坐困在大孤山上，等待自動地潰滅。天氣漸漸地冷了，那些山上的人，看着山上的樹木跟着季

候變換牠們的顏色。蒼茫的天空中祇有一羣落雁歸去，人還是在山上。

遠遠地從遼東海裏翻起來的寒潮，湮沒了遠近的輪廓。地平線上那些低矮的農村，像浮起在海上的孤島，在大氣中震盪；又像是靜止着不動聲色的嚴肅的面龐，一條直達遼甯的大道上，從前還有許多驢馬運送高粱黃荳，現在是沒有了。沿着山的週圍，遍地是敵人的旌旗，森然的殺氣沸騰着，這情形，給誰瞧見，便立刻能覺得山脚下那種嚴重的佈置，終未免小題大做的。實在山上的人，並不怕他們再取攻勢。像這樣柔軟的包圍政策，反覺得極不痛快。就算一定免不了一死，能夠在未死以前多格斃幾個敵人，也可在臨終時減少一些遺恨。況且，敵人未必都是鋼鐵，祇要抵抗的力量是出於他們意外的激烈，也會知難而退的。中國的民衆並不是缺乏勇氣，祇是被壓迫着無處顯現。由於他們苦戰的勝利，必能使柔懦的中國的大羣強壯起來，勇敢起來，一致加入反抗的爭鬪。海在嘯，風在怒吼，血球像火球似的飛躍，中國的大羣都起來了，中國一切的困難，都解救了，中國

復生了。像這樣的一種希望，他們——山頂上的一羣餓兵，是永久在期待着的。他們的堅忍的掙扎和苦鬥，並不像局外者所猜度着的是一種毫無代價的浪費呵！

可是，狡詐的敵人，很知道避免他們的弱點，他們竟同一個求愛的少女般無處不是暴露着優點。他們決不再取攻勢了。他們爲着要保全以僥倖獲得的土地，以及並非戰勝而僅是利用中國軍隊的虛弱心理所偷來的名譽，他們祇有少和這些勇敢不怕死的中國軍隊交綏，使他們因缺乏後方的援助和接濟，自動地滅亡。他們深深知道那些留在山上的餓兵，所藉以憑障的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孤山，地勢是天成的，炮火既然失効，飛機也無從發揮多大的威力，要拚命爬上去，又因爲山勢太峭的緣故，反而給山上的人一個顯明的目標。所以，他們認爲祇有包圍政策是最經濟最萬無一失的辦法。

究竟是入冬的氣候，山頂的溫度已漸漸地退縮到零下。寒風從高出海面一千尺的山頂上括下來，搖落了山中的樹葉，也搖落了流亡人的心。天好像低墜着，

厚厚的雲蓋在山頂，迷朦着遠近的視線，顯然地已是將要下雪的徵兆。

在他們初來時，大本營被輜重物件裝滿了一屋子，再擠入三百八十個弟兄，好像隨處感覺着有人滿之患，連呼吸都受了妨礙。現在，漸漸寬大起來了。

天井裏有一顆梧桐樹，還殘留着稀疏的樹葉，他們天天望着這顆樹，滿以為到這顆樹變成了光桿，他們也就完了。

往昔的日子，因為刻刻在戰鬥中，不覺得緩慢，一種勝利的熱情，常使他們忘記一切的困難。在戰爭異常激烈的時候，就是整天得不着一飽，他們依然可以因好勝的心情，忘記了飢寒的壓迫，而以能多殺一個敵人，來增加決鬪的勇氣的。現在越是休息着無事可做，肚子裏越是需要着食物，越是要吃，越是感覺到山風的寒冷。

那時候，比較最担心事的人，倒不是新接事的李司令，也不是一般同命運的弟兄們，而是煮飯的伙伕。

本來，在軍隊裏當伙伙，是一種無從謀到的好差使。當這職務的人，無須上火線，掘壕溝，搬子彈，做那些富於危險性的工作；可以常常躲在後方，吃飽，穿暖，逍遙自在，無憂無慮。可是，在大孤山上祇有當伙伙最不容易。

當他們初上山來，本來是隔開一天，吃一頓麥飯；其餘每天是兩頓麥粥。多虧接連對敵人抵抗了十幾次，每一次終得要損失了幾個，這於抵抗的力量，不免是重大的打擊；但，對於伙伙却是十分方便的。山上可吃的東西，幾乎什麼快沒有了，伙伙着急得說不出話。其實，就是沒有飯可吃而必然要餓死，這責任與他一個人無關。不過，他看着同伴們面黃飢瘦的樣子，還要天天準備抵抗，通宵達旦守住防地和哨崗，沒有片刻的安甯，實在太可憐了。每到了夜深沉寂，風靜無聲的時候，聽得弟兄們的呻吟，很清晰地傳入到他的耳管，他常常被驚醒起來，從淡越越的月光下，看見許多守崗的弟兄，都餓倒在地上，如同一隻將死的餓狼。從他們那種不敢放大聲音而只有一種沉着的低低的呻吟上聽來，他們已是十分

願意敵人方面能夠知道這個消息，立刻走上山來輕易地解決了他們，免得再這樣勉強挨延下去了。

有一次他們在把剩下的六七匹瘦馬，殺了吃。弟兄們都高興得合不攏嘴壳。大家又充滿着活氣了。

過後，山上已沒有可以果腹的東西，祇剩得一些樹皮和草根了。伙伙常聽到人家說過吃樹皮草根的故事，但，究竟有沒有人吃過，他又始終沒有看見，也許，是一種誇張的傳說，他這樣想。然而，到無可奈何的時候，他終想把那些樹皮剝下來，以及那些青嫩的草根取出來，給弟兄們試試看，究竟是怎麼味兒。

天已下雪了。山上是一片白色，冷度較前更甚，弟兄們在冰雪中沒有可以禦寒的服裝；兼之，一個多月以來，從未吃過一頓合適的飯，飢膚枯樵，面上暗褐如鐵，眼睛深深地陷進去，睜不開來，頰骨凸出，下顎尖得像一個圓椎，望上去就像許多幽靈們在白晝出現着。談話也沒有聲音，祇聽到他們一點深沉的嘆息，從

這嘆息中可以辨得出並不是對目前的狀況有什麼回想和思索所生的感慨，祇不過是下意識地在飢餓無力的情形下一種舒展倦怠的表示而已。其實，他們在這時候，連回想過去思索現在的能力，也沒有了，籌劃將來，那更是談不到。反正是等死罷了！

有一天，伙伙跑到李司令的前面去，聲言要辭去伙伙的職務。他說，沒有能力可以再支持下去。李司令百般的勸慰，無論如何要請他勉為其難。總之，弟兄們不到完全死光，他終不能輕易說辭職的。伙伙沒有法子，又祇得繼續幹下去。

弟兄們雖然這一個月來沒有對敵人作戰，但，天天是在作戰的狀態中，並不能因為敵人的變更了軍略，就懈怠起來。他們無時無刻不守住自己的戰地，不在壕溝裏作預備抵抗的姿勢，以防他們萬一衝上山來的危險。尤其是在晚上，他們常常是輪流着守衛，防止敵人的襲擊。因為過分的辛苦和疲勞，他們不得不需要有充足的較適宜的糧食。可是，他們愈是辛苦到絕頂，愈是要挨餓。

伙伙在應付這樣艱辛的環境，常常不免要挨弟兄們的打，弟兄們終疑心他把所有的好東西先偷吃完了。前幾天在煮馬肉，有一位弟兄先跑回來，揭開鍋蓋，秘密地計數着一下，到了會食的時候，弟兄們都到齊了，那個人就提議說：

『我們老是吃不飽肚，一定是伙伙做的鬼，我主張當場把鍋蓋揭開來，計數一下馬肉的數目。我剛才數過了，是一百五十三塊。』

『好罷！』大家一致地贊成。

他們在開始計數。結果，不但是沒有少了一塊，而且因為在煮熟了以後，格外澎漲擴大起來了。弟兄們從此以後，才信認所以吃不飽肚，根本還是缺少糧食。

但是，這是一件損害到伙伙名譽的事，說他偷馬肉。他早就下了決心了，如果查出來缺少了一塊，他情願聽候革去伙伙的職務，因為這樣的美缺——在平時的軍隊裏求之不得的美缺，在他實在不願意再幹下去。偏偏並沒有被他們查出來

，在他，真是異常的失望。他氣極了。高着嗓子在罵着他們的同伴們。並且，口口聲聲說：

『決不再幹下去了。』

同伴們都默默無言地在吃着熱蓬蓬的馬肉，像已有了一種至大的安慰，就是聽他罵幾句，再也沒有人發表不應當罵的意見了。斯時候，在全軍之中，祇有火伏的權威最高，他在訓戒着全軍的士兵們——連李司令也在內。

這已經是上一禮拜的事了。

在這一禮拜，他們每到飯餐回來，大本營裏從來不再見冒烟了。鍋蓋無條件地合攏着，營房裏的火伏在打磕睡，一切的飯具，都在靜止着發出破裂的譏笑。士兵們氣得說不出話，高高興興換了防跑回來，空空地又跑回到防地去。其實，他們也早就知道，就是到了規定的飯餐的時刻，也用不着換防。不過，終覺得跑回來一趟，也許有一點出於意外的希望，他們以為並不算多此一舉。可是，一到

發覺終於沒有希望的時候，惱怒使他們要毆打這磕睡着的火仗，火仗就在這種殘酷的拳打腳踢的情形下，勉強偷生着。弟兄們都在期待着飯餐的時刻。惟有火仗最怕是到了那一個時刻，因為再也沒有香噴噴的麥飯可以應付他們了。就是連戰馬也殺完了。

假定樹皮和草根真可以果腹，大約再維持幾個月的時刻，是不生問題的。

樹皮，草根，這些東西，一點兒養料都沒有，他們想不到傳說的神話，變成了事實。他們不願意吃這東西，可是，到餓得沒有法子的時候，大家都在竊攜着眉尖像吃藥似的吞咽着，就是有不願意吃的人，似乎也沒有理由可以反對，因為，世界上斷沒有甘心餓死的人！

雪在繼續地落着，山是那麼高，落下來的雪，一點一點堆積起來，憑空又增加了些山的高度。他們在雪堆裏站着，輪流地守着夜。有一個晚上，雪停止了，雖然沒有月亮但因為雪光的反映，似乎還能隱隱地辨得出山脚下敵兵的移動。

站在前衛的哨崗，是張譜庚。

那一晚，他在充當守衛的哨兵，站在山岡上一個最明顯的處所，僅是利用着岩石的後面當作了隱蔽。在地上看不見什麼，除了那些低矮的冬青樹。

『張譜庚！你計數着，山脚下有多少顆樹？』後面的同伴低着聲音說。

『一，二，三，三顆，三顆，』張譜庚勉強撐持着睡眠，朦朧似地應答着。

『記清楚些，樹的位置，樹的數目，』站在後面的同伴又繼續地提醒他。『假如那些樹在移動，或者你發覺有第四顆的時候，你就開槍！』他說完了話，走了，祇留着張譜庚一個人在那裏。到了夜深，似乎在山脚下低矮的叢林的後面，有個影子在偷偷地移動，樹也像向前移動着。

『什麼鬼！』張譜庚驚奇似地疑問着自己。

『注意！不能打瞌睡。』一面說着，一面算是提醒自己的驚號。

『不要動！好嗎？』他對着山脚下那些低矮的叢林說。

『真滑稽！像有個人在山脚下滾着，躲在那顆倭樹的後面。他似乎就對着老子所站立着的方向爬上來。』張譜庚自言自語。

『我不是在做夢罷！我多麼地疲乏呵！我不如離開了好！但是命令呵！』他心神有些不安似地幻想着。

又隔開兩三點鐘以後，還沒有人來換班，同伴們都好像替他開玩笑似的，故意要給他當上，他的眼睛有些昏花起來了。他折下一根荆棘刺着自己的手臂，常常用手指擰着自己的眼皮，他緊緊地咬着牙齦，從一到一百，反來覆去地計數着。忽然，他用力睜開眼來，看見山脚下的叢林。他自言自語：

『是真的三顆，三顆，真的。究竟三顆還是四顆呢？三顆，一定的。』

時間夠長久了，夜依然漆黑地籠罩着。他的眼皮又重新壓下來了。他用牙齒咬緊着自己的舌尖。

『哎喲！我眼花了嗎？』他驚嘆着。『我難道不能認清楚那些山下的叢林嗎？』

牠們的地位，數目，爲什麼都變了呢！」

「牠們是增加了一棵了，四棵了，無疑的是四棵了。」

「比以前的大得多，不是低矮的冬青樹了。」

「已經漸漸地走近了。」

「注意？什麼鬼！他媽的要給我當上嗎？」

「預備！那第四顆樹？」

他睜開眼睛，裝好了子彈，一個手指撥着發動機，準對着第四顆樹，等候着敵人的來到。

沒有一點風，但，那第四顆樹是在隱隱約約地移動。

「呵！他動了，滾上來了。呵！這狡猾的日本鬼！你來罷！老子在這裏撥着槍機等候你，」張譜庚勇敢地自語。

張譜庚說完了話，一刻不浪費似的看着前面敵探的移動。近了，近了，已夠

得上目標了，他突然地開放一槍。那敵探把握着的第四顆樹倒下來了，樹，是藉以蔭蔽的東西，也是他遮蓋敵人目標的工具。那一槍剛擊中了他的要害，躺在地上，流着鮮紅的血，四肢勁攣，嘴裏還啣着一把刀，眉毛豎着，眼睛睜開，怒氣沖沖地在打滾，然而，都是沒有用處了。幾分鐘以後那敵探四脚伸直地臥在地上，不能再動彈了。

張譜庚因擊中了敵探，全營的弟兄對於他都異常的看重，不像以前那般的輕視他了。大家認為他究竟是老行伍，富於作戰和防守的經驗。一向瞧不起他的吳國材，也走上前去替他表示敬意，并且低聲和氣地說：

『老鄉！了不起！大功！大功！』一壁說一壁伸着大拇指在誇耀他的功勳。

老張也頗覺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功勞，心裏暗暗地驕矜，他想起吳國材這傢伙要奪敵人的那枝手機關，終於沒有奪得，反丟了自家的一根槍，終覺得是很可笑的。像他那樣勇敢地擊中了敵探，正是給他一個事實的報復。他快活得說不出

話來。當着吳國材向他恭維時，他冷笑着說：

「謝謝你！老鄉！少給我幾個嘴巴吧！」

吳國材氣極了，他連忙跑到李得勝那裏，請他以司令的名義，給他一個立功的機會。

李得勝很知道他們的用意，當即加以溫言的勸慰：

「靜着吧；老鄉！要打退敵兵，不是一兩個人的事，我們要大家上前，大家拚死。單是一個人上前，許多人落在後面觀望，是絲毫沒有用處的。」

李得勝的話，使吳國材感到深切的同情。他並不以張譜庚的驕矜爲足以發怒的資料。他自認是比較深明大義的人。

張譜庚爲着這樣意想不到的奇蹟，在同伴之中所獲得的讚美，以及大家改變了平時瞧不起他的態度，使他感到意外的興奮。他在這種極度的興奮之中，也遠不像平時那般的偷懶怕死了，他好像勇敢起來，變成與先前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冬天的太陽，慘淡地行走，這微弱的光芒，曾不能把山頂上的雪熔解，反覺得加增了一股寒氣，滲進士兵們的心，大家依然地站在峭岡的地位上顫抖着。又因為沒有適合的果腹的東西，飢餓得沒一毫的氣力，要維持着三兩個鐘頭的時刻，兩腳並立着不動，在他們幾乎是一件辦不到的不可能的事。

可是，張譜庚是例外，他雖然並沒有因為立了功，特別地給賞了具體一點的物質，也是和弟兄們一樣的挨着餓，一樣地勉強吞咽了幾碗樹皮和草根。但他的精神，他的勇氣，不知從何而來。他好像是新添的一個生力軍，雄糾糾地站在岡位上，顯出他不可一世的驕傲。他的塊頭又特別大，身腰特別粗，這是給山脚下的敵人一個最好的標本，有了這樣的好標本，足使敵人不渺視山頂上存留着的力量；而且所謂缺乏糧食和武器等等的弱點，是一毫看不出來的。至少，在敵人們看來，山上的人決不至於窮到連草根樹皮都感覺困難吧！所以，在以前的張譜庚，並不能發覺到他關係的重要，而且，有很多時候，他是一個多餘的人，甚至

要分開別人的力量保護他，他還不如索興被敵人打死的好。現在，可是兩樣了。幾乎全軍的休戚，都寄託在他一個人身上。全靠着他在敵人面前做標本，不使他們生出輕視的心，顯露出山上大本營裏的空虛來。

張譜庚老是像石碑似的挺在山岡上。他的雄姿真是不凡，誰都見着發生敬懼的心。敵人走過來，走過去，都向着他折轉頭來張望，都不敢正眼逼視。而他也有一點感覺到自己的重要，很驕傲地看着他們，十分瞧不起似的。

他彷彿看見山脚下的敵兵，正在用午膳，有一個年青的兵，手裏拿着一塊潔白的麵包，調和着新鮮的牛奶，坐在草地上斯斯文文地吞嚼；又舉起一塊紅燒的牛排，像是要送給張譜庚似的。張譜庚氣得回過頭來，不好意思地嚥下一口唾液，驕傲的心使他顯出毫不在乎的神氣。然後，那兵士又把那塊紅燒的牛排，慢慢地吃完了，沒精打采地靠着山脚曬太陽，微笑得把前牙都露出來。

山脚下的敵兵，服裝都是嶄新的，武器的鋒利更是不必說，脚上所着的黑皮

的長靴，一點雨水都浸不進去，頭上的鋼盔，多麼雄糾糾的可畏，他們所有的東西，無一不是新鮮的，富裕的，絲毫看不出用舊了的或是損壞了的痕跡。

張譜庚接觸着這些形象，再看看自己那副可憐的窮相，無論是怎樣倔強，終不免有一點羞恥，無論是怎樣拿聊以自慰的手段來安慰自己，總不能排解這一種羞恥，身上所穿着的，雖然也叫作軍服，可是顏色早經褪落，破舊到補了幾十個布綻，已不成其爲軍服的樣子，一件名義稱爲外套的，而實際上多謝敵方送過來的炸裂彈和手榴彈的破片，無情地撕破了，就是自己用粗線把破處縫好，但因爲堆滿了粘土和濃血，污穢得不能着。脚上的那雙草鞋，還是幾個月前從遼陽奔上大孤山的前夜，民衆們犒賞給他的，就是仔仔細細地當心地穿着，究竟因爲是草料，而且山上的高兀的氣候，使一根根的草都自動地折斷了，到現在如果不是下天氣，他老是赤着脚在山上的石子路上走着，跑着，好在脚底下的老皮，像生鐵一般的硬，除感覺到有一點冷，凍得裂開幾條紋痕以外，倒也不十分痛苦。

本來，他沒有理會到這些，要不是看到山下的敵兵那般豐裕和得意的神氣。其實，最好是不理會這些！甚至是忘却了這些。

突然地，山下的敵兵，像是碰着了鬼，大吃一驚地向後倒退，並且發出一種稀奇古怪的叫聲……

『啾！』

這聲音拖長着足有好幾分鐘。原來是發覺到距離張譜庚約有十幾碼遠的一個哨兵，因為餓，支持不住自己的體重，驟然丟了槍根，暈倒在地上了。他們看見這種現象，下意識地望後倒退，睜着盤子樣的圓眼，鬼鬼崇崇，交頭接耳地不知說些什麼。大概他們已經知道山上缺少了糧食，餓得不能支持，才會使他們感覺着無限的蒼茫而寄予可憐的同情的吧……可是這種羞恥的同情，在接受者的一方，是非常心酸的呵……

『爲什麼同樣的一個人，一個兵，而在種種方面，顯出這些不同的區別？』

這疑問永遠在張譜庚的心上考慮着。

後來，他又看見許多同伴們都餓得發昏，一個個把頭低下來，依靠在槍根上，呻吟着。這淒慘的聲音，假使在他們關切的慈母或愛人跟前，將不知使她們怎樣的表情？祇須是人類，看着他們那種可悲的形像，也決不至於漠視無視的。現在因為大家都是在一樣的命運裏掙扎着，對於同伴們那種淒慘的呻吟，並不覺得包含着絲毫可悲的成分，這呻吟，像平時談話的溫和客氣的聲音一樣，大家都習以為常了。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也不是可以勉強摹仿的事。這樣的環境再繼續下去，也許會使他們的表情，更加訓練得深刻些，甚至於連同伴的餓死，凍死，被敵人打死等等，也不至於流淚而哀傷的了。

是一個慘淡的月夜，明淨的天空，如一面拭過的鏡子，雪光反映着月光，更覺在靜止中顯出嫵媚，沒有風，山上的凋枯的樹桿，動也不動，像伸出粗壯的手臂要捕捉什麼似的。因為月光的照耀，祇有遠遠的天邊，有着幾顆稀疏的星斗。

剛下過雪，冷氣像鬼一般的逼人，尤其在高出海面將近一千尺的大孤山上。半夜，月光斜射到古廟的屋脊，從冷瓦裏穿進到睡着的士兵們的牀沿，給予士兵們一個警醒的記號。有的便開着眼睛，默默地看着屋脊上的月光，慢慢地行走；有的翻來覆去地睡不着，在掛念着恐怖的結局；有的因為飢餓得難受，抱緊了肚皮合扑在牀上，發着輕微的嘆聲。

斯時候，新任司令的李得勝便走起來，祕密地在山頂上巡視，看看那些守夜的哨兵的動靜。

山上沒有一點聲音，肅靜得有些怕人，在月光中他看見個個哨兵站在崗位上手握緊了槍根，眼睛看着前面，那種於飢餓寒冷的困苦當中所顯出的抵抗的精神，幾疑心是雕刻的石像，確乎是超過了人力所能做到的行爲。李得勝心感地滴下了酸淚。他不願意驚動他們，躲在山頂大樹桿的旁面，預備陪着他們一同站到天亮。

在這般淒慘的寂寞的深夜，他遠遠地從隔開地平線的那邊，瞧見了一粒孤火，若隱若現地閃爍着。『這就是留給我們的一線希望吧！』他幻想着。『假使，再延長幾天，或者是可以得救的。因為，生命的光，還沒有全部熄滅呵！』

因為這，更堅決了他抵抗的心願，雖然是到了這樣的絕境，他依然是一顆充滿着希望的心，期待着，永遠地期待着。他深深地相信一過了殘冬，到了明年春天繁花齊放的時候，他們這一羣還可以看得見故鄉的桃花的。李得勝高興地拭乾了眼淚，遠遠地看看那粒幽靈般的孤火，看看山腳下的星羅棋布的敵陣，看看山頂上的雕像似的站崗的同伴們，低低地噓口氣說：

『唉！中國的同胞，終不至於永遠拋棄了我們吧！』

他隨即抬起頭子，一眼不霎地看着前面，在銀色的月光下，山腳底下的一望無際的平原，都清清楚楚呈現在眼底，順着視線的所及，隱隱地似乎看見了遼陽

的城頭，城頭上飄着異國的旗影，他突然地叫起來了：

『阿！故鄉！我忘不了故鄉，我何時才能回歸我的故鄉阿！』

(五)

突然一陣尖銳的風聲，把李得勝從朦朧中驚醒起來，危坐在窗邊，睜開睡眠，凝視着星光寂滅的黑夜。蓋滿大孤山的冰雪發着裂聲，那無光的白色，一望無際，像是不可計量的喪布。鼻淚水一般的，從他凍紫了的鼻孔裏淌下來，伴着吐出的水蒸氣凝成冰柱，在他久未修剪的鬚鬚上懸掛着，祇須把粗壯的手指輕輕一抹，那發出的釘鐺的聲音，彷彿音樂般的和協。

屋子裏幾十個辛苦的同命人，打着疲乏的鼾聲，那種不容易發出的艱難的呼吸，似乎把室內的空氣溫暖了一些。

輪到值夜的吳國材，在大本營的門前，百無聊賴地踱來踱去，不時回響着空

洞的皮靴聲。他一隻手插在褲袋裏，一隻手托住一枝擱在肩背上的槍根，冷得把頭縮在聳起的兩隻肩膀裏。他走了幾步又停下來，耳管裏像接觸到斷續的人類的嘆息，從後面的營房裏來的。接着是翻來覆去的高聲的嚶語，突然由睡着的弟兄們嘴裏喊出來。老是千篇一律毫無變化的嚶語：

『我們多久才能回家呵！』

接着下意識地衝出一陣乾笑，翻了一個身又在抽着響亮的鼾聲了。他們神智恍惚地在做着甜蜜的夢。夢見了故鄉美麗的田園。他們可愛的孩子，在門外嘻戲，年青的妻，做好了飯，等候他們從田莊上歸來，四野是青蔥的麥苗，濃郁的花香，小鳥兒在屋後的楊柳樹上歌唱，別來的故鄉，還是和從前一樣。他們又好像到了久別重逢的故鄉了，他們高興地和老鄉們打寒暄，歡喜得哈哈大笑，忘記在夢中，忘記在山上，忘記快要臨到最後的時刻。

『你們還想回家嗎？我們永不能回家了！』吳國材悲涼地自語。坐在窗邊的

李得勝慌忙回過頭來，瞧見吳國材倒在雪地上瘦長的影子，在大本營的門旁慢慢地移動。

『喂！吳國材！』高聲叫着。

擦！一個立正的姿式。吳國材跑上前去恭敬地應答着。

『什麼？司令！』

『你冷不冷？』

『不冷，一點兒不冷。』

他們瑣碎的談話正在開始時，忽聽到後面營房裏那些睡不着的弟兄們發出的低微斷續的嘆聲——總是相同的嘆聲。

『冷呵！真冷呵！』

『冷嗎？才祇有零下二十幾度呢！』李得勝對着那些睡不着的弟兄們說。他堅決地企圖抵抗寒冷的襲擊，但，神經依然收縮着，上齒與下齒磔磔地作響。

「才祇有二十幾度嗎？去年我們在皇姑屯，頂多到三十六度呢！」吳國材說。

「說不定今年會更冷些。」

吳國材點了點頭。「但是，會冷到怎樣的程度呢？」他詰問着李得勝。

「也許因為在山上，溫度表會退縮到無可退縮的地步吧！」

「我們不會延長到那麼久的。讓牠退縮好了。」

「不，我們還能回家的。」李得勝說。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回家呢？」

「聽說；敵人不會再攻打我們了。」

「謠言，謠言，全是謠言。難道他們不要替堆積如山的槍砲子彈，交換一些

東西嗎？」

「真的，他們不會再攻打我們了，他們最怕世界上那些替我們講公話的人

。」

「公話？放屁！那些東西，於我們有什麼用呢！」

不，不，決不，公話有些用處的。」

「公話有什麼用呢！有什麼用呢！」

「吳國材！不要這樣的心急，再耐性一些，我們終有希望的。」

「司令！我們永遠不會回家了！他們總是說；快要……快……快要……快要，不過老是快要。我們永遠不會回家了。」吳國材非常沉痛地回答。

「說公話的人這樣多，還怕沒有用處嗎？我們還是存着有一個希望在那裏，忍痛地期待着，不要這樣的失望。」

「失望，也沒有辦法。死，我們是不怕的，怕死的人，早就不抵抗了。」吳國材說。

「那麼，你還怕什麼呢？世界上祇有不怕死的人最厲害，怕死的人，無論怎樣兇惡，我從來沒有怕過他們。」

『是的，敵人天大不了的事，也無非是要我們的命。不過，單是我們不要命，就能有用嗎？』吳國材始終懷疑着。

『你放心吧！中國的同胞，立刻就會起來的，中國還真到了一定要滅亡的時候，他們決不會坐視我們的。』李得勝肯定地回答。

他們談話的聲音，像舉行激烈的辯論會似的，忘記了那些睡着的人所需要的安靜，他們都被驚覺，不耐煩地罵出來了。

『不要胡說八道，人家要睡覺。他媽的，還有明天呢。』

『不能留到明天再說嗎？』一羣應和着的噪聲。

『他們活不到明天的。』有好幾個同伴們在那低聲地咒罵。

李得勝豎起了耳朵，凝神地聽那些同伴們的咒罵。他受着這一場無理可辯的教訓，不聲不響地又跑去睡覺了，因為他知道這是一件觸犯軍軌的舉動，在半夜裏高聲談論。吳國材荷着一枝槍根，沒精打彩地重回到哨崗上。

一切都已靜止，他們預備安息了。

忽的一陣怪聲不知從何而來。最初是唧唧唧唧的聲音，像貓頭鷹在叫；隔一回，便夾雜着金鐵的聲音，喧吼聲，槍聲，砲炸聲……紅光在白色的蓋滿着雪的山頂上閃爍。

吳國材跑到李得勝的前面，作扼要的緊急的報告。

全營正在休息着的弟兄們，早已聞聲驚起，携着所有的軍器，靜候着他們長官的命令。

嗒……嗒……嗒啦啦……嗒啦啦……

密集的槍聲，從山脚下敵方的陣營裏遠遠地傳來。把躲掩在山洞裏的，荒塚裏的野驢，嚇得在山頂上狂奔，放出驚悸的嬰兒似的哭聲。

士兵們在無光的黑夜裏，接受着出動的命令，忽忽忙忙準備着站隊。有的反穿着褲子；有的把應該套在右腳的破皮鞋，穿在左腳上；有的赤着腳，因為到處

找不到草鞋，有的尋不着皮帶，破爛的軍服鬆散着，任刺骨的冷風刺入毛孔裏；有的把鈕扣套錯了鈕孔，那件糾纏在身上的舊軍服雖然感到極不舒適連重行改着一下的時間都沒有；有的遺失了軍帽，裸着頭；有的軍帽被人家戴走，當着急切找不到的時候，嘴裏囁咕着不知說些什麼。無邊的黑夜裏，祇見雪是白的，就是把眼睛睜開像牛眼那麼大，決不容易發現到遺失了的被人家帶走了的東西。但，關於軍用品，武器，槍，刀，甚至是木棍之類，無論是誰，都沒有缺少了一件；不用說是子彈，就是一塊擦槍的破布，都沒有一個人丟掉。

槍聲愈響愈密了，山脚下龐雜的喧嘩聲，把山坡上冰雪的裂聲，雪壓着枯枝的折斷聲，野驢的哭聲，士兵們忽忽忙忙的步履聲，全都遮掩着了。半天的火光，早就趕走了漆黑的夜色，那時的山，不是紫色，不是藍色，也不是灰色的，而是顯現着鮮血一般的紅暈了。

李得勝坐在營房裏，沉默着不說話，計劃着一切，忙着接受前方的報告，傳

達緊急的命令。

在這突然的緊急動亂中，所有殘剩的弟兄們，都熱烈地興奮着，像激流似地沖到戰線上去。打斷了手的，打壞了腳的，餓傷了的，帶殘疾的，甚至是受着重傷立刻就死的士兵們，沒有一個不用盡他們最後的一口氣，從病牀上瘋狂地奔騰起來。李得勝瘦削的面頰上，堆滿着鬍鬚，眼睛炯炯地發着閃光，看着漆黑的夜，聽着弟兄們英勇地喊殺，彷彿另外有個人靠緊着他的耳朵說話；『多勇敢呵！親愛的弟兄們！』他親自感覺到剛才咒罵他的，輕視他的，以及在平時絕對不肯守紀律的弟兄們，是怎樣堅決地奮勇前進，毫不畏縮地執行他的命令。

敵人拚命取着猛烈的攻勢。他們好像把時間空擲了似的等待他們自動地潰滅。他們已好久得不着被困在山頂上的那一羣餓兵的動靜了，像這樣漫無把握地延長下去，多麼地使他們感覺到不耐煩呵！討厭呵！他們想在這冬天寒冷的深夜，偷偷地襲上山來。

撲落……

驟雨似的彈粒，密密地打在雪堆裏，像擊着破鼓的聲音，撲落……撲落落，弟兄們誰都不肯亂放一粒子彈，就是敵人打中了靠在身旁的弟兄的頭壳，流着一地的鮮血，也決不回放一槍。他們都裝好了剩餘的幾粒子彈，靜候着敵人奔上山來。

死風在山頂上悲鳴，吹起積雪在空曠中向前刮去，似乎在尋找安身的歸宿。荒涼的夜，淒慘的夜，鬼魅和妖怪的夜，混和着風的悲聲，遠遠的大砲隆隆聲，充分暴露着鬥爭的恐怖。

那時的李得勝，祇見他從火光照耀着的雪堆裏，握着指揮刀，指揮作戰的士兵們，扼守山頂的陣地。

『開火！開火！一律開火！』

他在發出射擊的命令。士兵們都準對着發光的地方，放着，放着，盡力地放

着！同時，淒涼悲壯的號呼，搖撼久經寂寞的山谷發着震天的回響。

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肯退縮在後面。那瘡口永不會合攏的趙錦堂，也加入在鬥爭的隊伍裏，嘶喊着，跳躍着，過分的激動，使心臟受了特別的打擊，瘡口湧着血流，一具負傷的瘦弱的軀體，便跟隨他最後呼號的餘音，突然地倒斃在雪堆裏。

弟兄們並沒有關心到一二個人的死亡，祇是衝過去，衝過去，甚至就在趙錦堂的屍身上衝過去。

那些存有一種試探心理的敵人，料不到山頂上的殘兵，依然是這樣發揮不可輕視的威力，無限的驚奇和畏懼，使他們不得不停止攻擊，趕快回避到原有的陣地。雖然，他們真不耐煩再等待下去了；但，爲着要減少先前那種得不償失的犧牲，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山脚下的槍聲，漸漸稀疏起來了。急待衝殺過去的弟兄們，看着敵方逐漸地

鬆懈下來，都感覺得非常的乏味。

『他媽的！不要命的上來呵！』

在黑夜中，他們辨出首先喊出這粗大的聲音的，有些像張譜庚；於是，所有活着的弟兄們，都同聲喊起來：

『他媽的！不要命的趕快上來呵！』

但是，山脚下竟連喧嘩的聲音都沒有了，一切靜止着，祇有一大股夾雜着火藥味的烟霧，籠罩着冰雪封滿的大孤山。

刺骨的冷風在山頂上怒吼，弟兄們都三五個，七八個一羣，圍做一團，像被大風拔起來似的。他們都把領子拉到耳邊，但，再也抵不住大雪以後的寒威。

雪花隨着風勢飛舞，撲向軍服上，撲向面頰上，撲向眉眼上，強逼着他們常常伸手往面上去掃，李得勝把大部分的弟兄吩咐吳國材率領着蹲伏在寒冷的雪山上，靜悄悄地等候那些伺隙而動的敵人再來冒一次險接受一次意想不到的打擊

。他伴着張譜庚沈老大約莫有十幾個人重回到大本營，協同留守的弟兄們看管先前捕捉着的俘虜。

當他們重回到大本營，那些看守着俘虜的弟兄都圍坐在一堆燒剩的火灰旁，把頭擱在彎屈的膝蓋上，有的把雙手掩蔽着臉，有的從乏力的眼睛裏露出做夢一般的表情凝視着黑漆的夜。

他們的手麻木了，裂開了，用着飛快的步伐，跑向快要熄滅的火堆。他們溫暖起來了，耳朵發熱，心在跳，週身又覺着增添無限的活氣了。他們比留在山頂上守夜的弟兄們好得多了。

他們知道那一羣山頂上的弟兄在這樣的寒冷中守到破曉，真不知還有幾個人能保留着活命。

『誰叫我們到這裏來，挨餓，受凍。』有個人像帶着孩子氣地發出這樣的疑問。

『不是我。也不是你』另外一個不加思索地應答。

『什麼人？』張譜庚搶着問。

『戰爭。』沈老大說。『戰爭，是魔鬼降下來的災難，是燬滅一切的野火，是掃蕩一切的洪水，是踐踏一切的猛獸。』他又理知地解釋着。

『是的，尤其是這樣的戰爭。』李得勝鄭重地補足了一句。

『我們的敵人簡直就是魔鬼』原發問的那個人說着，他低下頭去想再吹着那堆火，但是徒然。

『我願更兇惡的魔鬼征服他們。他們的命運，將比我們的更壞，更糟一些。』

沈老大慨然嘆息着，並且爲着特別想加強他的語氣，他用力吹着火。

張譜庚一眼不霎地望着那般年輕的俘虜。

『我可憐這些俘虜。』

『可憐？』幾個含着敵意的弟兄同聲叫出來。『可憐這些外國狗！』

『我可憐他們很年輕而遠離了家鄉。』

『我們呢，我們是在那裏呢？』

『我們依舊站在本國的土地上。』

『呸！你在做夢呵！你的家鄉在那裏呢？』

『因為我們此刻究竟還停在大孤山上呵！』張譜庚牽強地回答。

『我們此刻還停在這裏不就是因為他們嗎？』一致地反詰着。張譜庚沒有適當的話可以應答了。大家靜默着，祇在設想如何溫暖自己的方法，但，沒有法子可以使他們溫暖，除了重行撥燃那堆火。

『張譜庚！設法弄些柴來，不然，我們等不及天亮就要凍死了。』有一個弟兄命令似的提議。

『到那裏去弄柴？左近的柴早給我們砍光了。夜這樣黑。』張譜庚不願承當這樣重要的差使。

『不黑，雪是白的。』那個人說。

『不，因為你氣力大，胆大，你能幫我們大家的忙。』另外站在火堆那邊的士兵裝做激勵他的神氣，竭力恭維他。

『我找不到柴。柴已經砍光了。』張譜庚斬截地拒絕。

『張譜庚！你的腳最矯健，一定找得到柴。你是我們大家的救星。』那個人再三地慫恿。

李得勝聽得嗤嗤地發笑，沒精打彩地說；『張譜庚！假使你的父親見你能這樣受着弟兄們的愛戴，他老人家必然很可驕傲呢！』

『謝謝司令！我願望他在墳墓裏好好地安息。……他活的時候很幸福，有許多孫兒圍繞着他，唱歌，拍球。他高興得摘自己的鬍子。』

『那些孩子們呢？』

張譜庚聳了聳肩膀說；

『那祇有殘暴的敵人知道，……那些日本人。』

『快去弄些柴來罷，要不然，我們活不到天亮的。』李得勝急切地敦促。

『好罷！一定要我去弄柴。』張譜庚迅速地承認。

他挾着槍根，束緊褲帶，振作一下疲乏的精神，衝出大本營。寒風依然死命地吹着，山頂上除了無邊的白色以外，無論怎樣找不出一些東西可以當作生火的柴。他不顧一切地向前走着，非常艱辛地走着。他不論如何的困難，定要弄些柴來，安慰那些凍得要死的同伴們。『但，到那裏去弄柴呢？』他自言自語。

回過頭來，祇有一座荒涼的古剎，兀立在山頂上如同一隻龐大的怪獸，張開着口要吞併什麼似的。遠遠的那些站在雪堆裏的弟兄們，被白色的雪光反映着，呈露出點點的黑色的影子。當他幾乎被他們覺察的時候，却絲毫的舉動都沒有。也許已經凍僵了吧！連人類應有的知覺都沒有了吧！他在想。但是，他決不想驚擾他們，因為他一心要弄到可以生火的柴。他不相信在這荒蕪的大孤山上，竟連

一根生火的柴都沒有。

他死命地找着，睜開了朦朧的眼穿梭一般在雪地上掃射，踩着腳滑進深深的雪堆裏去，企圖接觸到枯樹和木柴一類的東西。可是那雙凍得完全失去知覺的腳，什麼東西都辨別不出來的。他雄心不死還是死命地滑進去，他被陷入冰雪的重圍裏，僵硬得不能動彈，爬上來，又滑進去，有好幾十次。他的心冷了。冰雪倒像有知覺似的，千方百計阻礙着他的活動。最後，他終於死命地掙扎起來了。他向四周一瞧，一點東西都沒有，祇有一座古剎，遠遠地許多守夜的弟兄們被白雪襯托着的黑影。他有些心悸，也許會遭遇到十分不吉利事故吧——他相信一切都有可能，在戰爭的黑夜。

忽然，他停住了，腳尖上彷彿觸看一大塊堅硬的東西，痛得幾乎昏暈過去。他疑心是墳墓上的祭檯，不，就是一塊風化的岩石。他低下身去，竭力撥開了積雪，用手撫摸着像是一塊棺材板。

「柴……柴……柴！」他驚絕地喊起來。

他繼續撥着雪，在脚跟旁果然顯出一個低低的遠古的墳塋——一個被遺忘了的墳塋，給飢餓的野獸爪開了，屍骨狼藉了一地。他可憐那埋在墳塋裏的人類的兒子；但，他又記掛着那些不生火立刻就要凍死的同伴。他們不是需要着柴嗎？他不是急切要找柴嗎？

他癡呆地站立了一刻，注視着剛才吃盡辛苦所發見的墳塋。他不忍把牠們一齊拿走，而又不願離開。

「死的死了，被野獸吞食了的屍身，反正是不會知道的。但是那些勇敢的保衛着國家而和敵人苦鬥的人們，是不應該讓他們活活地凍死的。」他在對着被野獸爪開的墳塋自言自語。

他相信如果那死者能突然地活起來，一定會慷慨地明白地告訴他說；

「趕快把棺材板一齊掘了走，溫暖那些保護着國家的人們罷——那些勇敢的

快要凍死的人們。」

張譜庚決定要動手了，咬緊牙齦，做着一個兇猛的姿勢，跳到被野獸爪開的墳洞裏去，用盡所有的氣力把那些一塊塊的棺材板從冰雪凍堅了的泥土中拔出來。棺材板像一棵生根的樹那樣的堅強，像敵人死命要保護障地似的抗拒着；但，無論如何牠逢到了一個能克服牠的仇敵了。一霎那的時間，他像細縛俘虜似的都收拾完了。他從光滑的雪地上立刻倒拖着走。他的視神經因經過極度的奮鬥而有些朦朧，喘着氣，呼吸感到緊逼，風聲在四周呼嘯着，並且帶起針刺般的碎冰打擊他的腦殼。

屋子裏火已熄滅，連火星都沒有了。他們都圍攏着熄滅了的灰燼像一座倒塌的土牆。

『杭育！杭育！』

他們聽到一種負重的聲音，張譜庚來了，拖着沈重的黑漆漆的東西。

『柴！柴！』

一陣狂歡從每隻凍僵了的嘴殼裏叫出來，聲音抖抖地不自然地從喜悅到極度的丹田裏衝出來。大家立刻站起，祝賀張譜庚的凱旋。

張譜庚真又像身臨戰陣似的，一路上和冰，雪，北風死命地交戰，和一切可能發生的意外交戰，現在，他終於得勝回來了。每個凍得要死的弟兄們瘋狂地鼓着掌，連俘虜們都向他行舉目的敬禮，弟兄們好久沒有機會溫習幾被忘却了的軍歌，又沙沙的從他們凍得不靈便的播音器裏唱起來了。

啊！整個的地球變成冰塊了！

人類的良心一齊死滅了！

快燃起呵！熾烈的聖火！

燒盡魔鬼佔據的寶座。

上前去！勇敢的弟兄們！

戰火的信號冒出烽烟了。

高擎着我們的國旗，

把驕傲的勝利者揮倒。

如果我們的末運已經來到，

我們的屍體堆積如山有什麼要緊呢！

快燃起熾烈的勇敢的聖火！

要把我們的國旗豎立在屍體的上面呵！

.....

沙沙的歌唱的餘韻，還在空氣中抖動，接着是一陣瘋狂的掌聲。

『張譜庚弄着柴來了！』

「柴！柴！柴！」

「趕快燃燒起來！」

「凍死了！」

在他們夾雜的談話中，都充滿着生的活力，生的希冀。

疲乏透了的張譜庚運用着最後的氣力跨進了大本營的門，像急於要在弟兄們面前表示不虛此行似的。

是許多塊黑漆漆的木板，沈老大第一個發見，他不說話，嘴裏囁囁着。

張譜庚慢慢地把柴搬運到熄滅了的火堆旁。

「棺材板！棺材板！」沈老大首先叫出來。

弟兄們都像考證古物似的擁上來考驗。

「棺材板！真的棺材板！」一齊叫起來，表示非常的失望。

「是不是鄧司令的？不，不是，鄧司令是雪白的薄板。」

『罪過！罪過！』

『爲什麼把棺材板拿來！』

他們都在埋怨張譜庚，認爲就是真的凍死，這東西不應該拿來烤火。

張譜庚手托着下顎，坐在石板上，氣得說不出話。

『不過，這東西也可以燒的。』後來，靠着牆壁的那位弟兄這樣說。

沈老大以爲燒這東西，究竟對不住死者。

『他媽的，死了的人，那裏會知道活人在這裏受罪呵！』張譜庚憤慨極了，

他說出這樣的話，算是對沈老大一種報復，爲着他首先發覺是棺材板。

『現在活着的人，也不會知道我們在這裏受罪呢！』沈老大也像發氣似地回

答着。

『不必鬧開氣了，死和活於我們有多少區別呢？點起火來燒呵！』那凍得忍不住的人突然地喊出來。

於是，他們在燒着棺材板，那年久的棺木，很容易着火，火簇蛇舌頭似的吞吐着，大家感覺到一種溫暖的舒適，血液加速力地循環，成千成萬的蟻蟲蠕動起來，週身發着癢，他們都趁着熊熊的烈火，把衣服脫下來，畢剝畢剝地舉行肅清的工作。

像這種不容易獲得的舒適，他們不論如何要感謝張譜庚的。

『能不能有一些東西可以吃吃？』有個人不知趣地問着。

『能有一點吃的東西，那就更好了。』有人在附和。

但，這是明知不能實現的；所以大家並不怎樣的理會。

許多人中，祇有李得勝一個人還聯念到那些還在山頂上工作着的弟兄們。他縐攏着眉頭說：『此刻站在雪堆裏的弟兄們，不知凍到怎麼樣了？』

『我們應該換防了』沈老大說着，獨自走到門外去探望。』

『何不等到天亮再說呢！』多數人都是這樣的主張。

那時候，山腳下的敵人，竟不再攻擊了，周圍寂寞得一點聲息都沒有。

在這樣死寂的空氣裏，東方漸已破曉。

棺材板也快燒完了，火灰中祇留着燒殘的微溫，他們懶洋洋地站起，開始換防，屢屢回頭望着那堆燒殘的火灰，寄托着無限的留戀與惜別。

可是，那些在山上守候通曉的弟兄們，已經凍餓得倒在雪堆裏不能動彈了。他們因為沒有接受到命令無法自由地換防，就這樣不聲不響地凍斃在雪堆裏了。祇有吳國材還留着最後一口氣，十分勉強地苟延着最後的一口氣。

鋪在山上的屍骸，被風打起的雪花壓抑着，如同海水沖擊到岸邊的死鹹魚一樣。薄薄的衣衫給北風揭開，露出根根的久經凍餒的瘦骨，本來是很熟悉的面龐，他們都不相識了。而每個人所攜帶的一根槍，還是死命地握緊着沒有放手。

吳國材發出最後的悲鳴，眼睛睜得特別大，他感覺到責任未了，還不能死，還應該活着。他期待着有能承繼他的責任的人。

弟兄們一致地圍繞着吳國材。希望他無論如何不能死。他眼不轉睛地望着弟兄們，他祇說出一句話；

『你們來得太遲了！』

(六)

吳國材最後的一句話，刻在活着的弟兄們的心坎裏，誰都感覺非常的難受。在屢次苦悶的掙扎中，弟兄們逐漸犧牲完了。現在連俘虜在內，還祇剩得幾十個人。而又因為過分的寒冷，常時的挨餓，透頂的勞苦，使他們都離死不遠，愈益縮短了能夠生存的時刻。

反正，一切都完了，至多，也不過是幾天以內的事。他們極願意把這些消息最好讓敵人知道，樂得使他們節省一些子彈，再也不必小題大做了。雖然，敵方成千成萬的子彈的獲得，並沒有用去絲毫的氣力；但，那些造子彈的工人們的辛

苦，他們也總應該稍微體惜的吧！

『你們來得太遲了！』吳國材臨死的那句話，誠然是使他們十分傷心的。其實，『就是來得更早一些』，又怎麼樣呢！

李得勝爲着那句話，不只是對於還活着的弟兄們，責罵了多少次，甚至要把主張延待到天亮再去換防的弟兄，作爲違抗軍令的要犯，推出去槍斃。可是，當他一想到在幾天之內就可以看得見的悲哀的結局，也就聽其自然不加深究了。并且，當他們發覺到鋪在雪地上的纍纍的屍骸，誰都不會表示特異之感的。

從前他們在故鄉做莊稼伙，在工廠裏作苦工，以及在瀋陽×公館當馬弁的時候，那種平靜優裕的生活，使他們多麼地愛惜自己的生命呵！就是，刺破了一個指頭，流着濡濡的鮮血，也會使他們大驚小怪的。後來，被人家趕出了自己的國土，被趕到日暮途窮的大孤山上，他們已漸漸地不覺得生命的重要了。但，在初來的時候，總疑心中國的同胞們，決不至於讓他們在敵人的鐵蹄之下輾轉哀號，

而仍舊是醉生夢死視若無睹的；所以還不免要想出種種的方法，用求死的手段去求生，和敵人們反來覆去地苦鬥。睜開着眼睛，期待出血來，還是如癡如狂地期待着。他們相信祇要能夠不死於敵人的砲火，總能得救的；不但他們，就是已失去的國土，也未嘗沒有收回的一天。因此，他們對於那些在戰爭中損失了的弟兄，常常觸動了傷悲的同情，滴着痛心的酸淚。現在呢，他們知道一切都完了。那些打死的，餓死的遺屍，無論怎樣可憐，再也不能使他們感動得下淚了。他們觀着那些犧牲者，簡直如若無事，連一點面部的表情都沒有的。

『死的死了，總不能聽他們在雪堆裏腐爛吧！』有一個弟兄這樣說。

『誰有氣力葬埋他們呢？』另外的一個不經意地回答。

『鋪在雪堆裏，總不成體統。』

『讓他們給野獸拖去好了，誰叫他們死在外國的土地上呵！』

他們彼此的談說，還在繼續的時候，李得勝的命令傳來了。說是；要把這些

凍死的弟兄們從速葬埋，免得給敵人發見了破綻，這不是替死人着想，完全是爲活人打算的。

弟兄們都哄然大笑起來。異口同聲地說；

『唉！可憐的李司令！還要爲我們打算什麼呢？』

但，他們還是照例執行着命令不敢違抗。他們在應用着挖掘壕溝的器具挖掘葬埋死骸的墓穴。假定在平時，像這樣草草了事的一個墓穴，本用不着費多大的周折。現在因爲山頂上積滿着尺許深的雪，比較不容易動手，稍微挖淺一些，便給融化了的雪水淌進去，像新下過雨一樣；挖深一些，而那堅硬的山土更難於着力。一個墓穴的做成，他們都覺得夠受了。

他們是有組織地進行着葬埋的工作。把那些餓斃的格斃的死骸，像臥倒預備放似的排列在墓穴裏，從底層裏逐漸堆積起來。有些人站在墓穴的旁邊準備蓋上沙土，有些人在忙碌着搬運死骸。他們把打斷的臂膊，腿肚，身體的上半截或下

半截……祇要是屬於人體的東西，都部分地集攏來用營帳包裹着運到墓穴裏去。

那些整個的死骸——昨晚凍斃了的死骸，面上都現出鐵青的氣色，暴露着死之莊嚴，因為肌肉貼近着積雪吸收了充分的水分的緣故，都已開始腐爛，軟得同海棉一樣。多虧在冬天，並沒有發出十分難耐的奇臭。

那時候，張譜庚和沈老大也在雪堆裏奔波着尋找死骸。後來，他們發現到一具還保留一線呼吸的士兵，扛到墓穴的旁邊，正想一併拋下去了。立刻被從事葬埋的弟兄們發覺，把他暫時在旁邊一擺；但，因為過於勞動，胸口沖出一陣般血，頓時氣絕了。他們就毫不費力地把他向墓穴裏一揮。

墓穴已經塞滿了，他們在忙着做掩蓋的工作。在這時候，張譜庚又不曉得在什麼地方扛來一具死骸，堅決要投入墓穴裏去，弟兄們都一致地拒絕，露出萬難通融的神氣說：

『擺不進去了！老鄉！』

張譜庚不問理由，把那具扛在肩上頗覺得有些吃力的死屍，擲在他們的面前便走開了。

衰冬的陽光，映在那些工作者的面頰上，慘淡無色，眼睛都凹陷下去，圍着一層黑圈，朔風梳着他們枯草般的頭髮，愈益顯出骷髏的模樣了。他們一面工作着，一面預測着自己的命運，還不如在有一口氣的時候，把葬埋自己的墓穴提前掘好。

工作已經完畢，他們都需要着食物。他們已好久沒有逢到一樣可吃的東西了；而工作是這樣繁重，一刻沒有停止的可能。

山上是明知絕望的，但，也許有出於萬一的微倖。他們主張整着隊一致向大本營去請願，看他們的李司令如何答覆？將拿出什麼東西來敷衍他們。

主張就這樣乾脆地決定着了。大家公推張譜庚做代表。他義不容辭地承受着，率領十幾個受凍挨餓的同伴從雪堆裏一滑一步走到大本營的門前。大家嘴裏不

三不四地亂嚷着：

『餓壞了！』

『拿東西來吃呵！』

『難道一點吃的東西都沒有嗎？』

『把火仗拖出來！他究竟幹的是什麼？』

外面嘈嘈雜雜的聲音，逼迫着李得勝走了出來。從他們緊張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們是十分的饑餓才至於此的。像這種不守軍軌的舉動，自從到了大孤山以來，從來沒有過。其實，這在李得勝自己，也是一樣的無辦法。在那時候，要李得勝設法出好東西來吃，無寧是要他的命。弟兄們明明知道這一點，還是不能原諒的。

「既然一無辦法，爲什麼不投降？」張譜庚執着先前的理由質問李得勝。

可是，一般人不贊成他拿出這樣牽強的理由來質問李得勝，尤其是沈老大。

『張譜庚！不要說這些話。這是最無恥最下賤的理由。』沈老大重着聲音叫出來。

同伴們一致地應和着：

『取銷他的資格，滾他媽的蛋！』

『投降不至於餓死呢。』張譜庚壓低了聲音說。

『我們餓死都不投降的。』沈老大像發怒似地回答。

他們幾乎自己內訌起來。

『唉！弟兄們！是我連累了你們，請你們殺死了我罷！殺死了吃，吃飽了肚，殺敵人去。』李得勝沉痛地說着，噴出一口鮮血，像中風似的暈倒了。

弟兄們都奮不顧生地擁上去救護。大家的眼淚像融化了的雪水般滴落在李得勝的身上。

突然，湃的一聲，從營房的後面傳來。大家驟吃一驚，把正在喧嘩的聲音，

立刻停止。一會兒，跑出一個看管俘虜的弟兄向大家報告：

『火伕自殺了！』

他們像沒有聽到這報告似地在施行救護李得勝的工作。但，這就算他們一場請願的僅有的結果了，他們依舊是在饑餓着，工作着。

火伕畢竟是見機，他已知道窮於應付提早把自己結束了。如果再勉強拖延幾天，決想不到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安慰饑餓的弟兄們的。但，自從火伕死了以後，那些弟兄們也就甘心聽候死神的發落不願更有什麼舉動了。

一個冷酷的下雪的夜，淒涼的風帶着棉花大的雪片從灰白色的天空中旋轉到山頂上。落罷！索興盡量地落罷！反正不過是那麼一回事了。他們都這樣想。

孤聳的山峯，沉沉的大地，冰凍的河流，狂嘯的海洋，一切的一切盡在死滅中，太陽也死滅了，好像此後永不願再生了。

許多同命人都儘可能地團結一起。在他們鐵青的面上，充分現出死的恐怖，

軀幹緊靠着軀幹，肉體貼近着肉體，企圖彼此交換一點暖熱。但，因為營養早經缺乏，血液的循環亦已停止，就是人體上疊架着人體，依然是抗不過饑寒的壓迫的。

他們疲頹無力地坐起來，時常睜大豬血似的眼珠，矇矓地互相瞧着同伴們的死相，那種勉強遷延呼吸，手足拘攣，額骨突起的慘狀，誰都是一樣地在表現着生命的最後的節奏。這情形雖然使他們感覺到深深的悲感而至於滴下了最後的血淚；可是，正因為大家都是一樣，都是在最後的霎那間，把生命的頁數，飛快地撕過去，就是痛得心碎腸斷，也沒有一個人叫苦。

那時候的大本營，清清冷冷，原舊是一座荒涼的古剎。天井裏的那顆梧桐樹，不但葉已盡落，連根幹也早被砍烤了火了。屋子裏除了還留着幾個靜待畢命的殘兵和俘虜以外，空空洞洞，什麼東西都沒有的，一種森然的鬼氣，比坟墓裏還要沉悶的死氣籠罩着四週。

弟兄們都先先後後倒下來了，有的緊抱着槍根，合扑在雪堆裏；有的，把腦袋無力地枕在手臂上，舌頭儘可能地伸長着；有的，因為突然地躺下，把面部刺在鋒利的樹根上，還在流着殷色的死血；有的，腳跟和腳跟疊起，仰臥着看着模糊的天空；有的，拳曲着身體像打斃的野獸似的死在雪堆裏，嘴裏流着珍珠樣的水泡；但是，他們的眼睛始終沒有合攏，依然死盯住前面，期待着有能援救他們的人。

大孤山在無風的雪夜裏，寂寂地死滅了，山上一點聲息都沒有。祇有李得勝還留着最後的一口氣，抱住了自己的國旗，伏在雪地上痛苦地呻吟。

自從九月上山，到了冬天的盡頭，敵人的計劃，終算完全實現了，他們都大着胆子走上山來。

李得勝猶鼓着垂死的餘勇，厲聲痛罵。

敵人準對着他的前腦，遊戲似地補上一槍，他不能再罵了，但，自己的國旗還是握緊着始終沒有放手。

敵人檢點山上的遺屍，把凍斃了的俘虜，裝進麻袋，預備歸葬到自己的國土。他們依然在山上。那些瘦得柴一般的屍身，在雪堆裏反映着慘淡的白光，敵人無意地把槍根撥起，原來身上所穿着的，還是夏天的制服。

（完）

父
與
子

李長海瘦削的肩背上挑着一付破舊的黃籬担，籬担裏盛着兩個親生的女孩，一個四歲，一個還沒有滿一週年，在寂寞的街路上走着，走着，一面發出淒絕的叫喊。

『買女孩兒，那個要買女孩兒？』

那未滿週年的女孩，並不懂得她爸爸的叫喊含着什麼意思，寒冷使她收縮着小小的軀體像一隻受傷的白兔，捲屈在鐵一般重的破絮裏，呼呼地打盹。但那四歲的女孩一聽到她爸爸的叫喊，就會死命地號哭起來，這悲涼的小聲音拖長着衝破寒街的寂寥。

李長海走完了一條弄堂，又跑進一條街巷，不斷地放出鬼一般的淒慘的叫

喊。

『買女孩兒，那個要買女孩兒？』

接着，那四歲的女孩，又是一陣死命地號哭。她似乎懂得她爸爸的意思了。是十二月的嚴冬之夜，雪剛剛停止，大地像披了一身喪服；淒風奏着苦痛的輓歌，天上沒有一粒星星，僅是一片銀灰色的糶糊。在無力的街燈下，李長海失神的眼睛裏顯現出發光的紅潤，他的瘦長的影子，倒在雪的光影裏，一種莫名的失望，使他感覺到意外的疲乏。

那一晚，在城市裏的每個角落，每個部分，他都走遍了。他熱望着能有這樣慷慨的顧客接受他籬担裏的貨物。價格能合得上他妻子預定的數目，當然更好；要不然，祇須手續乾脆，不談那些撈什子的生意經，就是便宜一些，他也願意把她們脫售。

多半是爲着天氣寒冷，街路上已看不見行人了，祇有幾個拉車的苦役背靠着

牆壁像凍雞一般的抖動。市上人家的大門都緊緊地合攏着，燈光從窗子眼裏拋出來，映射到冷清清的街心，間或還聽到那些有燈光的人家傳出的溫暖愉快的笑聲，可是，從沒有一個人理會到戶外的淒慘的叫喊。

『爸爸！冷。我要回去。』這細弱而悲惻的聲音，忽然從籬担裏傳出來。

李長海幾乎哭出來了，他勉強噙住眼淚，試用着全身的精力發出最後的叫喊：

『買女孩兒，那個要買女孩兒？』

終於沒有一點回響，祇有風的沙沙，雪壓着枯枝的抖顫，被踏破的泥漿水，像踩死了一隻癩蝦蟆似的在腳底下吱吱地苦叫。

『這些沒有將來的女孩兒們，挑回去又怎樣呢？』李長海想。

他看見命運之神在伸長着兇惡的鐵爪預備吞噬她們，比吞噬一個剝了殼的雞卵還要容易；他想見埋葬在黃家塘的第二個男孩，爲着接連挨了三天餓，身體瘦

得同枯柴一樣，在臨終的一霎那，還眼巴巴地望着他哥哥手裏的乾糍呢；他又轉念到大孩子每天跟隨着母親出門求乞，終是受着人家一頓現成的教訓，籃裏空空的回來。他一陣心痛，神經失去了平時的穩健，弛緩地放下籬担，看看睡在籬担裏的孩子，他恨不得索興把她們拋在泥溝裏淹死，或者一把捏死了她們，這，也許是反而有利於她們的舉動。無奈，孩子們太可愛了，圓圓的像蘋果般的臉，烏黑的眼，要不是常常缺乏正當的營養，一定也是活潑，光彩，和人家的孩子們一樣。他明知這不可逃避的悲慘的命運，立刻就會臨到她們的身上來，但他怎能有這樣的勇氣幫助她們早些脫離了命運的羈絆呢！還不至於到最後的時刻，他總得要想法讓她們能夠活着的。

李長海低下頭來，摸摸孩子們的頭髮，親親她們的臉。那四歲的女孩知道爸爸歡喜她，立刻伸出兩隻小手緊緊地抱住了爸爸瘦得像馬鈴薯一般的臉，和爸爸親親密密地接了一個吻，爸爸的眼淚同樹枝上熔化了的雪花樣一點一滴地落在她

柔軟的小手上。

李長海挑着破舊的黃籬担，在雪堆裏一滑一步地行近低矮的家門。

家在一座小小的山岡上。是利用被遺棄在山腰的空隙，把長短不一樣的松根架起，再蓋着一層厚厚的黃色的山土所構成的洞窟。洞窟裏除了幾個破瓦罐，一張斷了腿的椅子，和地上鋪着一條破布的墊褥，一隻舊木箱以外，光光地沒有別的陳設。一扇薄薄的松板夾成的門，幾雙着舊了的草鞋，破盆，爛布片，裝火柴的空匣子……拉拉雜雜地堆在門口。還有一個狹長的破瓦壺張開着嘴像有什麼苦要訴說似的；西北風從鬆散的門隙裏灌進洞窟尖銳同一把刀。墊褥上睡着一個約莫有七八歲的男孩，因為過分缺乏營養的緣故，身體細弱，像是春天裏不開花的馬纓草。這便是李長海僅有的一個男孩名字呼作寶寶的。寶寶的弟弟，此刻長眠在黃家塘，他不需要什麼乾糧和窩窩頭了，祇有寶寶是跟着爸爸和媽媽在生活的巨輪裏苦悶地旋轉着，掙扎着。

這孩子已經有好幾天沒有吃過一頓合適的飯了，白天還要跟着媽媽沿門乞討，做那毫無效果的嘗試，他側着身躺在破舊的墊褥上。一件百孔千瘡的布大衫，僅是部分地蓋到胸窗，手脚凍得發抖，母親坐在他的旁邊，沉默地低下頭來，注視着寶寶失神乏力的眼睛。這婦人還是很年青呢，應該有她在青春時代的相當的風韻；可是，那不留情面的現實，早就不客氣地把她豐肥的肌肉剝削完了，面頰凹陷下去成一個窟窿，兩眼的邊緣圍着許多深刻的紋痕，從她蒼白乏血的面色上，彎曲着像枯藤一般的脊背上，充分地顯出她對於生活的無聊和厭倦。

洞窟裏沒有一點光亮，要不是雪的光影，和掛在樹梢上的街燈拋進來的一線薄光，說是洞窟，無甯說是幽暗的墳墓。

李長海把黃籬担從肩背上慢慢地放下來攔在門口，這粗暴的震動，使睡熟的不滿週年的孩子，嗚：：嗚：：嗚地啼哭起來。他站在門口搖搖自己的身體，像叭兒狗一樣撥去落在衣服上的熔雪。輕輕地給與室內的人一個暗示，這暗示聽得出是一

種十分不如意的記號。妻在半睡眠的狀態中驚醒過來，慌忙發出一句平常習慣了的問話。

『回來了，寶寶的爸。』

『是的，回來了，』李長海不好意思地回答。

那四歲的較大的孩子，忽然聽到母親慈愛的聲音，從心底裏沖出一陣樸素的歡欣，使她忘記了飢餓和疲乏，連連地呼喊著：

『媽，媽，我回來了。』

接着，小嘴裏喃喃地哼着有聲無字的兒歌。

母親也高興極了，邊開門，邊應答着。

那時候，睡在墊褥上的寶寶，也想不到還能看見親愛的妹妹們重興回來，他歡喜得勉強捧着乾癟的肚皮跑到媽媽跟前來。

在這淒慘的洞窟裏，已沒有寒冷，沒有飢餓，沒有死的恐怖，祇覺得充滿着

真摯的聖潔的母愛，把結了冰的空氣，漸漸地溫暖轉來。

惟有李長海是例外。他除了剛剛從肩背上卸下了重担以後所能享受到的一點輕鬆，並沒有在子女的重逢中體驗到絲毫的愉悅，他祇預感到明天的生活，必然是更爲悲苦，更爲絕望。他蹣跚地跨進洞門，坐在漆黑的角落裏，一個人在微微地噓氣。

妻抱着週歲的哭哭啼啼的孩子，哼着絮聒的眠歌，把一隻皺皮的奶尖兒塞在孩子的嘴裏；四歲的牽住她的衣角；寶寶跟在他母親的後面，慢慢地跟着走到父親那裏來。妻觀見李長海這般憂鬱的神氣，她底臉就低垂下來了。

「沒有人要嗎？」妻焦急地問。

李長海沉默着一聲不響。

「賣不掉嗎？」妻又追問一句。

李長海抬起頭來，睜開怒眼向着妻望一望，立刻又把下顎擱在被膝蓋骨托起

的一隻臂膊裏，一種淒慘的煩鬱就在他底沉默中充分地流露出來。

『有人問起沒有？價目不夠數，你就把她們挑回來的，是不是？』妻故意溫和着語氣說。她企圖在這樣安慰似的問語中得着滿意的答覆。

但是，李長海依然不作聲。

『寶寶的爸，你說話呢。』妻流着淚。

『你要我說什麼？』李長海頓着腳，發出刮沙鍋一般的聲音。

『賣不了也好，』妻自言自語。『讓她們長大了以後，當女工去。』

『等得及嗎？』

『老天爺不會餓死人的。』

『做你的夢，滾開！媽的，我挑着黃羅担，走遍大街小巷整整叫了一天一晚，誰都沒有睬我。』

『那麼，什麼都沒有嗎？』

「什麼都沒有，一個銅子都沒有——什麼都沒有。」

李長海邊說，邊站起來，拍拍自己的通海，祇聽得一付吸煙用的火刀石，鏘鏘地作響。

「天呵！這世界就沒有我們的分嗎？」妻沉痛地嚥住了一聲悲哭。

「唉！你老是講這些話，我問你天也天的，倒底有什麼用呢。」

李長海很不願意讓他妻子的情緒在虛空中找着了安慰，他要她在眼前緊迫着的實際問題上打算一個法子。

「明天，我帶着孩子們向他們求情，我必然要弄些乾糧和銅子回來。」妻說着，像極有把握似的。

「他們聽不進你的情話呵！」李長海嗤嗤地乾笑。

「那麼，我就叩頭，教會孩子們也跟着我向他們叩頭。」

「哼……哼……他們疑心你在發瘋呢！」

『我就裝瘋。』

『他們會把你捉進瘋人院裏去。』

『這樣說，我們就一無出路嗎？』

『很少。』李長海搖搖頭。

『我們就必得要餓死嗎？』

『怎麼能不餓死！』斬截地回答。

妻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這悲慘的哭聲，李長海聽得有些不耐煩，他機械地站起，走到妻的後面，把寶寶領過來，替他齊齊領口，扯扯衣角，抹去堆積在眼角梢的眼糞。他仔細地端詳了一回，似乎這孩子並不像貧民窟裏出產的，假定，穿上一件較為潔淨些的衣服，人家也許會疑心他是和別的孩子們樣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呢。他發見了寶寶的用處了，一層歡喜的霧從心海裏翻起來衝散額角上的痛苦的愁雲。他覺得剛纔

叫賣了一天始終沒有人理會的女孩兒們，都是可有可無的。他把寶寶抱在手裏，不自覺地親了一個吻。

『寶寶！唔……唔……我的命。』

『爸爸！』

『寶寶！我的命啊！』

『媽媽哭呢！』

『你說；媽媽不要哭，有我。』李長海的額角碰在寶寶的額角上，親切地低着聲音說。

聰明的寶寶，一隻手搭在父親的背上，隨即旋過灰白色的臉，把爸爸的話傳給媽媽。

『媽媽！不要哭，有我。』

媽媽依然哭得很厲害。

「媽媽！不要哭，有我。」寶寶重着聲音又說了一遍。

李長海總覺得妻的號哭，祇不過增加實際的麻煩，全沒有絲毫的意義。他聳聳肩膀，裝着輕視的鬼臉說；

「啼啼哭哭的就有用嗎？總得要想想法子才好吧！」

妻不說話，走過去把寶寶從他父親手裏奪了來。

「哼！你奪了去，觀你……」李長海瞪開眼睛，爆出熾烈的憤怒的火。

「讓我當娼婦去，我不信沒有用處。」

「誰要。」

「別問我！我祇要撈得到錢，我什麼都幹。」

妻悲淒到哭不出聲音來，滿懷的怨憤，好像不僅是哭所能暢快地發洩的。

李長海忽然鎮壓住激昂的情緒，平心靜氣地走到妻的跟前拍拍她的肩膀說：

「寶寶的媽，難道在這個年頭，還有什麼機會容許我們慢慢地挑選的嗎？還有什

麼工作我們要拒絕不幹的嗎？我有的是鐵一般的筋力，自願吃苦耐勞的習慣，正直不會作假的好性格，也算是讀過幾年書，認識幾個字，可是他們不給我工做，讓我不能養活你們，天天早晨聽着孩子們號哭，向我要早餐吃；看着孩子們穿得破破爛爛的在西北風裏凍得發紫，向我要衣服穿，這種生活我可受不了啦。……

「咯……咯……咯……一陣乾咯，從心肺裏衝出一口鮮血來。」

「呃！呃！不用提這些吧！人家說；「一顆草有一顆露水，各人頭上都頂着一塊天，」我們不會餓死的。你息息吧。」妻聲音抖抖地說，她被丈夫所說的那些話，刺激得頭腦有些昏暈了。

「你今天幹些什麼？」李長海低聲地問。

「今天，總算還好。我清晨起來，伴着寶寶鎖了門向城裏去，在路上就逢着一位好人——張老伯伯，他是從城裏下鄉收債的。他看見我母子這樣窮困，慷慨地賜給我們十個子，並且，他很歡喜寶寶，要我們把他送到學堂裏去。」

「你怎麼說的呢？」

「我說，荒年，養不活孩子，我們要賣了他呢。那張老伯伯卽口笑着說：『好！賣給我，要多少錢。』……』

「你問他住的地方沒有？」李長海搶着問。

「那我記不清楚了。他好像是說住在城北××巷十七號。」

「唔！唔！」丈夫點點頭。「那麼，你說罷，以後呢？」

「以後，我到了城裏，經過一家飯店的門口，我們吃着他們剩下來的羹湯和殘飯，我又享受了他們廚房裏的各式各樣的旨味，我快活極了。瞧！那籃子裏還留着你的一份呢！」妻面上現着酸澀的苦笑，慌忙走到木箱的那邊，把那一杓飯提到李長海的面前。他歡喜得說不出話，急忙張開着蚌蜊一般的嘴壳，把冷飯塊吞嚥下去，打了幾個噎，停一刻，他面上漸漸地有些活氣了。他合着雙手，心感地禱告：『嗚，求菩薩賜福於這些好人！』」

妻懷抱着的孩子吸不到她母親的奶，又淒淒苦苦地啼哭起來。

『賠賤貨，沒人要的東西，裝什麼腔。』妻發着怒，把孩子拋在墊褥上，假作不理會，走過來。孩子呻吟着，發出將死的病貓一般的聲音。

『能夠死了更好，』李長海補足了一句。但，妻的神氣又覺得心疼起來，輕快地走到墊褥那邊把孩子摟在懷裏。背着她父親的臉，在暗地裏滴着酸淚，不過，她也漸漸地知道丈夫的目標已移到寶寶的身上了。她故意在丈夫的面前嘉獎寶寶。她說：

『寶寶真聰明，講出話來，能使人家情願給他銅子，他不會餓死了，放心。並且，他提着一個飯籃一天也能走十幾里路不覺得苦。他說：「不久就可以拉車子養活爸爸和媽媽了。」寶寶的爸！你就可以享福呢！』

『不錯！你的話也是真的，我相信。不過，眼前怎麼活下去呢？眼前，就是眼前。』李長海說。

「再把大女孩兒去試試看，也許有人要。」妻說。
「呸！你瘋了！在你覺得無用的東西，人家就會覺得有用嗎？」李長海忍痛地說着。

妻格外明白丈夫的意思了。

「你爲什麼說出這樣的話來？你知道，我們祇剩得一個男孩呢！」

「那也是沒有辦法呵！」

「寶寶有的用處了。」

「但，人家的錢，不會化費在於他們認爲無用的東西上。」

李長海理知地解答。

「即使把寶寶賣掉，我們又能活得了多少天呢？」妻疑問似地說。

「我們管得了這許多嗎？」

「這樣說，你真的要賣了他嗎？」

「非賣了不可？」

「那休想？那做不到？賣了他……他……他……」

妻突然昏暈過去，跌倒在地上，嘴裏不住地吐着痰唾，眼睛翻着魚肚白的無色的光，頭髮蓬亂着像一把散開在荒漠裏的枯草。李長海慌忙從她的手裏把週歲的女孩接過來，四歲的，伏在她媽媽的身上拚命的號哭，寶寶跪在旁邊，執住他媽媽的手，用盡了氣力喊叫：

「媽！媽！快醒來啊！」

媽媽始終不回答，眼皮微微地半啓着，鼻管裏猛力地揪着氣。李長海深深地悔恨自己不該在妻的面前說出這樣的話來，況且，這件事要得着妻的同意，他明知道不是可能的，

「寶寶的媽！快醒來呵！」李長海也跟隨孩子們喊了這一聲。

妻依然沒有回答，躺在地上如同死人一樣。

在這幽暗如同墳墓一般的洞窟裏，僅僅是掛在樹桿上的街燈，隱約地送來一點光明，淒涼的風像鬼叫一般，打動了落葉的枯枝，發着沉悶的嘆息，地上的積雪現出白皚皚的銀色，冰柱從枯枝上掛下來，儘不起冷風的打擊，有的被打斷而跌落到地上，像破了玻璃杯的聲音。李長海在淒絕的境遇裏，愈感覺前途茫然，如同野外一片淒涼的白雪，觀不到邊涯。

一會兒，妻漸漸地覺醒過來了，她用力睜開了眼皮，看見孩子們都是淚汪汪的，耳朵裏彷彿還聽得丈夫的喘息聲沒有停止，寶寶的手，緊握着他媽媽的手，不肯放鬆。她目擊着這樣的情景，微微地揭開嘴唇，播出若斷若續的聲音說：

『你們做什麼的？寶寶！你爲什麼哭？媽媽沒有死呢？』

『媽媽！你好久沒有說話了！』寶寶說。

『乖！媽媽不會死，媽媽爲了你們一定要活，一定要活。』說着，她興奮地坐起，又無力地倒下來。李長海走上去扶住她。她眼不轉睛地望着她的丈夫，像

含蓄着無限的怨恨。

「你不要太興奮了，現在，寶寶在你的身邊呢，我已經把他交給你了。」李長海說。

「妻回過頭來抱住寶寶的項頸，把嘴唇浸在寶寶的額角上，吻了又吻。

「唔！唔！……寶寶，我的乖！爸爸要賣了你呢！不是媽，……」

「媽！我寧可跟隨你在一塊兒餓死，我不要離開媽。」

說着，伸出他的小手拭去媽媽淌在面頰上的眼淚。

李長海聽了他妻子的說話，像箭穿了他的心，一種說不出的痛苦的迷霧，籠罩着他的週圍，使他煩厭了人生，煩厭了一切。妻嗎？兒女嗎？他覺得都是累墜。他已認清了自己的命運，爲了孩子們的前途，他不願意讓他們沿着爸爸所走過的舊路再走一遍。倒不如讓孩子們在渺茫的塵海裏各自找尋各自的出路。

不錯，孩子們都是可愛的，假定，他的瘦削的肩膊上無須扛着笨重的生活的

負擔，他也會和他的妻一樣愛他的孩子，捨不開他的孩子的。也許，比他的妻更熱切地關心到孩子的將來，替他們設計，怎樣進學校讀書？讀了書怎樣在社會上找工作？怎樣嫁娶？怎樣維持家庭，生男育女？像這樣做父親的心，凡是做父親的都是是一樣，李長海決不會獨標異幟的。可是，那無情的生活的皮鞭，抽着他的背脊，使他不得不如此做，不得和一般做父親的人有一點兒差別。雖然，他的妻，他的孩子們，好像是在用盡種種方法，纏繞他的思想，紛亂他的計劃，然而，都是毫無用處，在這眼前的問題沒有得着確實的解決以前。他這刻祇有一個觀念——一個最單純不過的觀念，像生了根似的佔據他的全部思想，就是，眼前怎樣活？眼前，就是眼前。

經過了多少時間的掙扎，孩子們因為飢寒的侵迫，都躺在母親的身旁，像知道不會有什麼希望似的，很泰然地睡着了。妻也明知道關於這種問題，決不會有明確的決定的。寶寶終究要被賣掉的一個觀念，也像生了根似的佔據她的全部思

想，不可擺脫。她被這樣一個極單純的觀念困頓着，終於疲頹地睡去了。李長海把破棉絮好好地蓋在她和女孩子們的身上，他和寶寶另外睡在洞窟的別個角落裏。他扭開疲乏的眼皮，坐起在窗邊，凝視着沉默的雪夜，外面沿着山坡的斜面冰雪發着裂聲，厚厚的雪鋪滿着大地，好像一幅不可計量的白布。裏面，在洞窟裏，幾個同命人的氣息，使空氣溫暖一些，孩子們正在睡着。妻的單調的鼾聲，祇有幾次被突然的叫聲或無意識地喊出來的嚶語所截斷，這嚶語是同樣的，單調的：

『寶寶，爸爸要賣了你呢。』

像這樣突然地喊出了以後，她的喉管裏又似乎有一種突然急喘的聲音，傳到李長海的耳管裏。她臉色灰白，望上去像一張白紙，如果沒有從鼻子裏所能聽得的低低的鼾聲，誰都不會疑心她還能保存着生命的人。李長海覺着這種情形，很想喊醒了她，用十分溫柔的言語安慰她，但，她是睡着了，她這刻似乎把一切憂

患都忘却了，她像不記掛着白天的煩憂，不理會着明天太陽上來將有許多困難的問題要咬去她的心，她很放心似的睡去了，這是上帝給她的惟一的安慰，絕無而僅有的恩賜呵！

李長海默默地坐在窗邊把雙唇扭成要哭的樣子，隨即抱住了自己的胸，把眼睛裏盈盈欲墜的淚珠兒用力咽到肚底，用着顫抖似的聲音，微微地嘆了一口長氣。這樣殘破的命運，好像上帝特意化費了許多苦心替他製造成功的一個在人間世不容易發見的苦難的命運，他又覺得好笑起來。也許上帝把這種命運來款待他，並不是惡意，是要使他更強堅自己的意志，硬着頭皮跑向蒼茫的人間，把冷了的血重興沸騰起來的吧！他這樣想。他知道一個人堅決要逃避不好的命運，還不如迎頭趕上去，究竟這不好的命運能夠給他怎樣惡劣的結果。因此，他被沉悶的低氣壓所軟化了的心，又忽然像打了強心針意外地強硬起來。他把眼淚拭乾，伸出粗壯的手指，掠一掠自己的頭髮，走起來，在屋子裏踱來踱去，最後，好像上帝給

予他勇氣，幫助他把一切的憂慮和猶豫像快刀斬亂麻似的完全割斷了。他在說不出的艱難困苦·的境遇裏，決定了自己必須要擔當的責任，必須要做的事。

黎明，東方呈現着魚肚白，日光在寒冷中抖抖地上昇，李長海看見一縷新鮮的冷光從破扉裏透進來，就像發見了新鮮的希望，在遠遠地接候他似的，他興奮着流出歡喜的熱淚，他輕輕地把寶寶拍醒，用溫語止住他的哭，偷偷地開了柴門，走出去，從推開的門隙裏看看他的妻和女孩子們正在打盹。妻微微地播動着嘴唇，像要說話，又像是做出叱罵孩子們的樣子。使他忽然聯想起她昨天晚上所說的那位好人——張家伯伯；住在城北××巷十七號。是的，十七號，十七號。他歡喜極了，急忙地把門關起，抱着寶寶開始拔步走了。

西北風揚起積雪，撲在他的面頰上，寶寶扭着他父親的松針般的鬚鬚，看着那副看慣了的父親的臉。

『爸爸！我們到那裏去；』

『送你到張伯伯家裏吃飽飯去。』

『媽媽和小妹妹來不來？』

『她們都來的，寶寶！』

『爸爸呢？』

『乖！爸爸也來陪你的。』

在路上，寶寶歡喜得什麼似的，小嘴裏不住地歌唱道：

『到張伯伯家裏吃飽飯去。到張伯伯家裏吃飽飯去。』

李長海被前途的新的希望所鼓舞，打內心裏冒出的熱氣，似乎並不覺着雪後新晴的寒冷，也不覺着一夜失眠的疲乏，在晨光裏，他一隻臂膊抱着寶寶，另外的一隻輕快地動盪着，斜而長的影子倒在雪地上，走下山坂，踱過小橋，漸漸地，漸漸地遠離家門了。

在眼前他彷彿湧現出昨天在城市裏那些走熟了的一條一條的街巷，那些認熟

了的各種店舖的招牌，那些聞熟了的各色食物店的窗格裏所透出來的香味；同時，他又想像到妻將從睡夢中驚覺過來，看不見她的孩子，昏暈過去，嘴裏咕……咕地吐着唾沫，眼睛睜開着，躺在地上打滾，鼻管裏冒着血，兩隻手向空中亂舞，像要找回她失去了的孩子。那兩個放在籬担裏挑來挑去，從昨天到此刻想來還不至於吞過一粒米角的女孩子們，像在發出淒慘的死命的叫喊，被西北風吹送到李長海的耳邊。

他離家更遠了，那城市的影子，已隱隱約約地在一座山岡的背後清楚地展開在眼底。他似乎又被這新的誘惑力引起一陣欣喜。

『假如把寶寶賣掉……』他在做着這樣夢，抽象地描畫着美滿的將來。

他將可以拿着這一筆錢，買一件兩毛錢一尺的灰色布給妻做一件過冬的綿襖，買十五個甜包子一百錢花生米回去給女孩子們吃吃，她們一見了這些不容易見的好東西，一定比往昔更熱鬧更親愛地圍住他，看他的眼睛，頭髮，牽着他的破衣

角，喊着爸爸，爸爸的。還有剩下的許多錢，他可以買一點米，或者做小本的生意，假使生意得手，由此逐漸地推想出去，他觀見了一切的幸福都在期待着他。他默默地微笑着。新鮮的晨光，射在他的面頰上，枝頭的凍鳥，唱着歡迎的歌，池塘裏的冰塊，發着熔解的笑聲，都好像在祝頌這位趕路的而在獨自微笑的人。

到了城，他有目的地走，走，果然，被他找到了城北××巷十七號——張家伯伯的高大的住宅，叩門，進內，李長海說明了來意，就有一位四十多歲的無子的中年人把他們引進一間祕密的內室，潔淨無塵的地坪上，踏着泥漬的草鞋的脚印。

『幾歲？』張伯伯問。

『八歲了。』李長海答。

『八歲？不像。至多六歲吧！』

『老爺，真的八歲，餓到這步田地的。』

「你要多少錢？」

「聽老爺吩咐。小的，不敢計較。」

「二十塊夠麼？」

「老爺添發些，八歲的孩子呢。」李長海懇切地說。

「不能添，就是這樣，二十塊。」張伯伯擺着嚴肅的鐵青的臉。

「老爺！我就祇有這個孩子呢！求求你，添了五塊錢罷。」

「不能，絕對不能，這個年頭，還愁買不到孩子嗎？」

「老爺！請看我這一把長長的鬍子，增添一些罷。」張伯伯似乎心感起來了

，自言自語道；「那麼，增添三塊罷！」

「老爺！我還想有一點零錢。足夠吃一碗荒麵的錢。」

「再給你五毛。不要囉嗦，麻煩！」

一切都說妥了。張伯伯立好契約，取得李長海的同意，李長海提起筆來畫

十』字。那粗壯的手指，提着一桿筆，抖抖地捉不住標準，他知道一個『十』字畫成以後，就什麼都完結了。他畫着，慢慢地畫着，『十』字將要畫成的時候，他下意識地感到一陣心顫。張伯伯在預備錢，二十三塊又五毛，在手裏翻來覆去地玩着，待李長海把應做的手續都做完了，這錢，才從張伯伯的手裏，釘釘鏘鏘地，一塊一塊地放到李長海的通海裏。李長海預備走了，剛跨出了張家的大門，就聽得後面一種小聲音；在高呼他的爸爸。

『爸爸！你走了。媽媽和小妹妹來不來？』

『來的。媽媽和小妹妹都來。』

『爸爸來不來？』

『爸爸也來！……來……來的。』

李長海聲音顫抖着說不出話來，幾點酸淚不自覺地奪眶而出了。他低着頭不忍再向後面看，飛快地往前走。孩子依然追到門外高喊道：

『爸爸！爸爸！』

這聲音，被距離漸漸地減低了。李長海回轉頭來，也看不見他的兒子了。他摸摸通海裏的二十三塊又五毛錢，……他頗有悔意。徘徊在途中，想立刻奔回到××巷十七號，追還他的兒子，但，又怎能夠呢，無可奈何地祇得趕上回歸的路程。

斯時候千萬種紛亂而矛盾的幻想，苦惱着李長海。

二十三塊又五毛錢：

八歲的孩子，快能拉車子呢！

『寶寶有點用處呢』

李長海想到這些，又想到那些，摸摸自己灰白色的鬍子，瘦削的露骨的背脊，松根一般的胳膊……不覺心痛地哇的一聲，號啕大哭起來。

文
昌
星

李兆榮在後期小學畢業以後，父親李老二主張送他到鎮上新開張的一家南貨店裏去當學徒，不預備給他升學了。原因是近幾年來，農家的穀物，賣不出錢，粒粒像珍珠一般的白米，頂多祇值七塊錢一石，在前幾年至少是十五元一斤的絲，現在充其量祇值五塊錢一斤了，麥的價格，往前每石能超過十元以上，現在就是降落到三塊錢一石，也無人過問了。爲什麼會到這樣地步，李老二是完全不知道道的。

李老二是李家莊共認爲以節儉成家的農夫。他看見人家的兒子，都能在洋學堂裏讀洋書，學會了洋鬼子的跑跑跳跳，嘴裏還能說洋話，唱洋鬼子唱的歌，他心裏是說不出的羨慕，如果他的兒子也能和人家的孩子們一樣，他就心滿意足了。

所以，他特別是勤勞的操作，在冬天下雪的天氣，依然是在外面拾狗糞，取糞草，或則在家裏製草鞋，踏鹽菜，夏天，太陽曬在背上，像觸着電流，池塘裏的水，起着沸泡，他還是在田裏拔草，熱得氣都喘不過來，常常昏暈過去不省人事。他終想每年除必不可少的一家衣食費和雜用以外，還能多餘幾個錢，能夠借給他孩子在小學裏一年的費用。況且，孩子是聰明得可愛，生養了幾天以後，他彷彿記得就有一個算命的先生被招呼到他的家裏。據說：『這孩子的八字好到了不得，命宮裏有天德星守命，文昌星高照，將來長大以後，一定是唸書吃飯。』李老二時時刻刻記掛着，幾乎做夢也在想他的兒子能夠到洋學堂裏去讀洋書，也能唱洋歌給他聽，每逢寒暑假能穿着洋鬼子的衣服，皮鞋吉擱吉擱地走到他面前來。可是，年成一年不如一年，家裏的吃口反一年多一年，除了吃和開銷之外，不但沒有多餘的錢，就是儘一年所有的收入，都化費在一家的衣食上面，尙嫌不足，有時候還不免向人家用重利去借貸。對於兒子的讀書問題，始終是一個無法解決

的懸案。

李家莊的宗祠裏爲着激勵下輩讀書起見，向來是有這種慣例的。就是；凡莊上姓李的子孫，如果能在鎮上的後期小學畢了業出來，作前清的秀才用事，宗祠裏賞給花紅三千文，可以享受飲福，可以貼報單；如果能在縣城裏的初中畢了業，作前清的舉人用事，宗祠裏賞給花紅六千文，除了可以享受飲福，及貼報單以外，家裏有錢的話，還可以唱幾樞戲，極盡其榮宗耀祖的能事；如果，莊上的子弟能夠在省城裏或上海的洋學校裏畢了業回來，就可以作前清的進士翰林用事，一樣的可以釘扁額，豎旗杆。

自從宗祠裏有了這樣的新章程，莊上較有錢的人家，都爭先恐後地把自己的兒子送到鎮上一所公立的洋學堂裏去讀書，沒有過了三個足年，那些孩子們一齊從洋學堂裏畢了業回來了。年紀最大的不過十四五歲，小的僅僅是十二三歲，身體的高度，剛剛夠得到樞子，甚至於要爬上宗祠裏的穿手椅上吃飯，都是一件難事

，但，因為新章程的規定，一個個都能享受飲福了。都當作前清的秀才用事了。這年頭，李家莊上的洋秀才，突然地增加了許多。

如果不是宗祠裏看重進洋學堂的緣故，那麼，從前清科舉廢止了以後，凡莊子上姓李的族丁，非活到整整的四十歲，不能享受宗祠裏的飲福。現在小到十二三歲的孩子，居然就同活到四十多歲的人，一樣的待遇了。李家莊上做父親的人，都非常的羨慕，巴不得自己的孩子能夠讀洋書，和有錢的人家拚一拚，儘管是窮到連飯食都不週全，就是母親出去求化，父親替人家做長工都願意。像這樣望子成龍的心理，李兆榮的父親，當然不能例外。

兆榮的年紀，已經漸漸長大起來了。這是李老二十分憂心掛慮的一件事。好在，他深信那算命先生的話，不會是欺騙他。有天德星守命，文昌星高照的孩子，一萬個之中難得有一個。這事實，凡接近於李老二的親戚和故舊，都是知道的。大家見着李老二都是這樣說：

『恭喜你，生了貴子。』

或者，那些嫉妬李老二的人，背着他的側面，半譏嘲似地咀咒他：

『他媽的，茅草堆裏，居然出了竹筍了。』

這使李老二不但不生氣，常常是感覺到無可名言的喜悅。他不以為家境老是這樣窘，也許因為兒子的關係，能夠漸漸地好起來。

真的，當着李兆榮在鎮上公立小學讀書的時候，李老二的稻，並不要施很多的肥料，終比人家特別的見收，春蠶也異常的茂盛，却巧碰着那幾年農家的產物，樣樣都值錢。李老二的肩膀上覺得供給一個兒子在小學裏讀書，並不吃力；而且，家境不同往昔一樣，竟是逐漸地好起來了。李老二在這樣的順境裏，工作特別地有興味，每天朝上荷着鋤頭到田間去，到夕陽掛在高岡上，掛在堤邊的楊柳樹上，便悠悠自得地一路哼着山歌歸來。

他自己雖沒有讀過書，但非常歡喜他的兒子在他的面前背書給他聽。有時候

，他把兒子讀的教科書，揭開來看看，都是畫着各式各樣的人物和山水，他幾乎歡喜得嘴多合不攏來。

『洋鬼子的書，畢竟是和本書不同。』他默默地這樣想。

他自悔早生了三十年，沒有福分讀他孩子們所讀的書。但，立刻便有另一個自慰自解的念頭，襲上心來。

『能夠給孩子們多唸幾年，也是一樣。』

李兆榮已讀到後期小學比較最高的年級，距離畢業的年限，還祇有一年了。最初的幾年，一切的用費，都是很省。後來，因為年級一年高一年，而每年的用費，也就一年多一年。李老二的肩膀上，漸漸感覺到有些重量了。

莊上已從公立小學畢業出來的孩子們，很多在縣裏去讀書，間或也有在省裏或上海去讀書的。每逢到寒暑假，莊上便多了一羣着洋服穿皮鞋的年青人。從每個年青人的風度，習慣，以及動作上，可以分別出各個人的特色，並且，立刻就

可以判斷出誰是在那裏讀書。大約在鎮上讀書的孩子們，多半是羨慕到縣裏去；縣裏的，羨慕能夠到省裏去；省裏的，羨慕能夠到上海去。從上海回來的學生，人家觀他們是兩樣，自己覺得也和人家不同。好像對於洋學生的應有的條件，祇有到上海去讀書的學生，最是比較的完備。在夏天，他們都是雪白的帆布制服，或則是翻領的白西裝，脚上是黃的，黑的，白的——各種顏色的皮鞋，自來水筆插在口袋裏，露出一個夾金的根桿，頭髮光光的，香的，油膩的，幾乎停不住一隻蒼蠅的脚，說話時，常常能於習用的土白之中，突然夾進幾個外國字。冬天，有的是皮鞋，西裝；有的是皮袍之外，加上一件黑色的大氅。像這樣的神氣，祇有到上海去讀書的學生是這樣。那些，在縣裏的，省裏的，誰都想到上海去。還在鎮上讀書的，更是不必說。

李兆榮那時候還在鎮上的後期小學裏讀書，他看着那般從外方放假回來的學生，終覺得自慚形穢，不好意思插入他們的場合。在無形之中，他也會偷偷地模

仿起來，他們的風度，他們的習慣，以及他們的動作。

李兆榮到了將近畢業的那一年，居然也是皮鞋，壓鼻鏡，口袋裏插上鋼筆頭，頭髮上也搽着香水，油膏和花露精之類的東西了。

李兆榮的風度，一天像樣一天；但是，李老二的背脊，一天彎曲一天了。

「爸爸！我畢業了。我要像茂庚伯伯的兒子李永奎一樣，同到縣裏去讀書。

」李兆榮一手握着文憑，一面對他父親說。

「孩子！洋書我們唸不起了。你還有媽媽，妹妹和弟弟，不能讓他們都餓死，凍死，讓你去讀洋書。」父親合着眼淚聲音抖抖地說。

「那麼，我到那裏去呢？田我不高興種。」

「種田！當然還是種田！」父親說。

「人家說我是洋秀才了，種田多丟臉。」兒子很不高興地回答。

「你的父親還是種田的，怎麼說丟臉。」

『我吃不來這樣的苦。我還是要讀書。』

『乖乖！我送你到鎮上新開的南貨店裏當學徒去吧！當學徒不要脫鞋襪，終年披着長衫，人家看上去還是和讀過洋書的洋秀才一樣。好嗎？我明天就送你去。洋書，我們再也唸不起了。』

李兆榮聽了他父親的話，忽然號啕大哭起來。李老二頓住了話頭，不再往下說。看看孩子居然也同別的孩子們樣具備了應有的洋學生的條件，一樣的能享受宗祠裏的飲福，被人家當作洋秀才用事，每遇鄉約所，宗祠裏，地方上有什麼重要的事，竟也有他兒子參加的資格，心裏當然是充分的喜悅，感覺着年年的辛苦，並沒有白費。同時，那位未卜先知的算命先生的話，至少，已有幾分成爲事實。他相信如果破一破胆，再讓兒子到縣城裏去讀幾年書，不過自己多吃幾年苦，這和種田施肥料一樣，無論如何是有收成的。他慷慨地拍着胸脯對着兒子說；

『好吧！你去唸罷！』

李兆榮立即拭乾眼淚，對他父親說；

「縣裏讀滿了，我還要到省裏去，到上海去呢！」

李兆榮做了縣立初中的學生了。一切的行動和習慣，比到在鎮上公立小學的時代，完全兩樣了。可是，父親因為工作的勞苦，家庭經濟的重壓，已顯得一年遠不如一年。兼之，這幾年的農產物，因為把施肥料的錢，充足了兒子的學費，收成是意外的減少；好容易吃盡辛苦所收得的幾粒稻，又換不到幾個錢。每到了一年的將近結束，這一座低低的茅草屋裏，充滿了向他父親索賧的人，父親急得沒有法子，祇有把幾畝僅存的薄田，以最低的價格，抵給了賧主。

李兆榮在縣立初中裏，已讀了二年了。到了第三年開學的時候，學校應繳納的款項，連書籍學繕費在內，至少需四十五元，用費還打在一旁。

這已成爲李老二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了。他用盡了思慮，走盡了門路，結果是徒然，徒然。

李兆榮終於半途輟學了。當他一走出洋學堂的門，頗想就在從前鎮上讀過書的那隻小學裏，謀一點功課，但是，因為這年頭有的是教書的人，始終插不進去，到商店裏去當個學徒吧，可是，鎮上所有的商店，都因時代的應響大半收縮了營業，到那裏去當學徒呢！還是回去種田吧！無奈，李老二所有的幾畝田，都已抵給了人家了。

光陰一天天的過去，李兆榮的意志，漸漸地頹喪起來。而自己覺得無論如的總是一個以洋秀才用事的洋學生，雖說在縣裏的學校裏沒有能畢業。究竟太不合身份的工作，決不能去幹。而社會上合身份的事業，又是這樣可怕的稀少。

李兆榮在百無聊賴的時候，終想找一點精神上的寄托，能夠排除一些無可奈何的苦悶。初出校門的幾年，還是雄心勃勃，看着一般從前在公立學校的老同學。——已經從省裏上海讀了書回來的老同學，一天到晚混跡在賭場裏，或則沉日夜地消受吞雲吐霧的生活，終不免存着十分瞧不起的心理。但，歲月是慢慢地走過

去，到他所居留的社會，連路上的幾塊石板都記得很清楚的時候，他也會看破一切，從自己厭倦起，一直厭倦到自己以外的一切。他不自覺地踏上了許多老同學所踏過的舊路，他從老同學那裏，學習了許多排除苦悶的方法，他們從前在學校裏是同學，現在在社會上又好像是同學了。

當他斜躺在煙榻上的時候，槍尖上挑着一顆九子，在指頭上滾來滾去，覺得比到從前在學校裏玩足球，打乒乓還饒有趣味。他似乎在一粒微小的九子中，微笑地看見人生，看見世界。

李老二老了。常常在深夜裏提着一盞燈籠，扶着拐杖，僵僵地踱到街鎮上來找尋他的兒子。人家這樣說：

『李兆榮在張狗皮的煙榻上。』

他不很相信。抱着十分猶豫的心情跑過去，輕輕地推開張狗皮的門，從門隙裏看見一間昏黑的屋子，顯示出無數熒熒的螢一般的鬼火，像沒有月光的靜肅的

夜裏吐露出滿天的星斗，他在裏面的一張斜榻上，果然被他發見了李兆榮，對面就是茂庚伯伯的兒子——李永奎。他們在聚精會神地工作着，嘴裏不作聲，像在充分運用着神秘的思考，微笑現在眼梢上，面前是一張低低的孤星似的鬼火。可並不是文昌星在高照着。

李老二氣得說不出一句話。憤怒地闔上張狗皮的門，飽含着一腔的老淚，依舊提着燈籠，扶着拐杖，孤獨地走回家去。

救國會議

一二八慘案爆發的前後，P縣的老百姓，因為接近着火線，驚恐是免不掉的，實際的損失也許是有。可是，亦有很多聰明的人善於應用着這個機會，憑空增高了自已的榮譽和地位。像縣商會會長姚棟臣先生就是一個例。

姚先生是P縣比較有名望的人物，一向對於公衆的事業，比任何人都熱心，譬如：振災，救貧這一類的義舉，首先發起贊助的總是姚先生。這，姑且不提。現在，姚先生把振災的事務，早已提前結束了，他正忙着召集P縣的各界救國會議。救國，應該是當務之急；雖然，此刻一羣嗷嗷待哺的災民，依然在冰風裏挨餓，並沒有承蒙姚先生的努力減輕了一點凍餒之憂。祇不過P縣的民衆動輒說『國難當頭』，似乎振災哪，救貧哪，那些在平時頗富於號召作用的名義，在此刻

都已失却感召的効力了。

談到救國，無疑地已成爲大衆一致的目標，在這一致的目標下，假使有人說誰不救國，就好像是給誰的一種公然侮辱，誰就會和你對簿公庭。國，怎樣去救？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夠滔滔不絕地講出或寫出不一樣的具有充足理由的辦法來。但是，日本人決不因爲我們有的是辦法，稍微節省一些他們的砲彈。姚先生深深地感覺到最沒有辦法的，倒還是中國人自家的意志不統一；所以他主張召集一個比較擴大的救國會議，徵求大家的意見。雖然，姚先生真正的意義，並不在此。

姚先生主張召集救國會議的消息，利用種種宣傳的方法，早就傳遍了P縣的全市。各界接受到縣商會發出的通告，對於會議的意義，都非常重視。他們並沒有把自己看得怎樣重要，以爲中國當前的國難可以由他們的會議而得救；但一看到日本人這樣不客氣地加諸中國的侮辱，誰都會機械地捏緊了拳頭，瞪開眼睛，

做出種種激烈的姿態，雖然這姿態的停留在他們的拳頭和眼睛裏決不至於延長到抽完半隻煙捲的時間。

P縣是中國比較繁榮的都市，人品高下不同，是不必說；而各色的職業團體，也是複雜得不容易分類調查。所以關於救國會議的代表的產生，委實是夠他們麻煩的一件事。那些預備競選的候選人，早幾天就奔走，拉攏，宴客，茶會……；凡所以表現『民治精神』的老花樣，都十足地絲毫不肯從儉地表現了出來。有幾個團體，在選舉場中，被人發覺到選舉票有舞弊的嫌疑，甚至把墨盒拋起來像流星似的擊撞，打壞了票櫃的，監票員，驗票員，吃着選舉人孝敬的禮物的，不計其數。其實，在『第三種人』的眼光裏，到縣商會出席一次救國會議，並不算光輝門楣的盛舉。可是，在這些團體當中也竟有以人才為主，開禮讓為國的先聲的，那要算課蒙童的塾師聯合會了。章居士東園就是因為衆望所歸的緣故，被他們一致擁推出來的人物。

在有一時期，塾師本來不算是一種職業，也和國醫不算是醫生曾經鬧過一點小小的波折的。P縣的塾師們感到自己的地位將要動搖的危險，逼迫着他們不能不籌劃抵制的方法，塾師聯合會就在那時候適應着這個時代的需要產生出來了。在當時，他們曾利用這個結合，整着隊，把擁護『至聖先師』，『維持道統』，『復興國粹』……等等的標語旗號，扛在各個塾師的背脊上，赴縣衙門裏請過好幾次的願，領導的就是韋居士。因為這，他在塾聯會的地位，便自然而然地重要起來。他之膺選出席縣商會救國會議的代表，並沒有像其他職業團體似的鬧出許多的笑話，當然自有他的來歷的。

韋居士是一位矮小的長得墩墩的老人，光滑無髮的頭壳，活像一隻拔完了尾巴毛的火雞，從他對人說話時抖抖的聲調上聽來，又像是一位憂鬱病患者。說起來，他可算是一位有歷史的人物了，日本人在過去三十年代所給予中國的恥辱，都和電影般在他的眼睛裏留下了許多淒慘的拷貝，他祇須一閉起眼睛，就彷彿想起，

那一年日本侵略我們的朝鮮；那一年在黃海裏打敗我們的海軍；那一年勒迫我們在馬關訂賣身契，要求我們賠款不算，還要割地；那一年掠奪我們的旅順大連，做他們的外府；那一年賣通袁世凱，要挾他承認二十一條滅亡中國的條件……他回想到過往的慘史，看到擺在眼前的不景氣的現狀，終覺得中國是一個毫無希望的國家，無論是誰，都好像萬事俱休似地等待滅亡了。近一向爲的是日本人繼續不已在中國發揮他們的獸慾，使這老人在本來胖墩墩的面龐上清瘦許多了；而他那種『悲天憫人』的慈懷，反而因他年老的緣故加強起來。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每使他聯想到較遠的古代，記起周公，孔子，孟子，岳飛，文天祥……那些在中國歷史上留着光榮的人物，忽然從內心裏沖出一陣樸素的歡欣，不自覺地鬆開了下頷，在年老而神采不減的額角上顯出絲絲的笑痕。他相信中國畢竟是世界上多福多壽的國家，在絕路中往往逢着生路，中國的生命線，有天保佑，永遠不會消滅的。他看到中國舊戲裏，表現那些有作爲的人物，遇到了十分危急

的時候，忽然就有神仙走出來輕輕地把神帚一揮，那雄糾糾的黑面大漢的鋼刀，就無從施技了，中國的前途，也許是這樣。現在，東洋鬼的鋼刀，雖然可怕；但使中國逼迫得無路可走的時候，神仙的神帚終有一天會出現的，那時候，天上自然有什麼星宿降下來，搭救中國人的災難。因此，他對於救國的心念，是和一般人同的；至於救國的方法，他根本就不贊成學習外國人，並且，他以為外國所有的新發明，都是從中國偷去的。他們無論是那種新鮮的主義，學說，我們的大學，中庸，論語裏，早就應有盡有了，不算是希奇古怪的東西。他未嘗不曉得此刻東洋鬼的大砲，飛機，軍艦，唐克車，煙幕彈……種種殺人的利器，比我們是厲害得多；但，他並不以為中國缺乏這些東西，就種下了必然要滅亡的禍根。

中國的文化，每能於無形之中給予外來的民族一種神祕的有力的訓導，在最初，那些外來的民族誰都是聲勢嚇人，他們像巨鯨似的貪慾，簡直把中國的一切完全吞滅而有餘，可是，沒有隔開多少年代，便同一塊生鐵擱在烈火熊熊的爐

子裏反而被我們征服了。他常常這樣說：『從前的順治皇帝初入關的時候，率領的八旗兵，個個都是身強力壯，騎馬射箭，揮動幾百斤重的關刀像舞一枝木棍；千斤的石老虎，走地上舉起來，彷彿拋起一個紙球。中國人初見了他們，也像今天碰到日本鬼一樣，祇有把雙手直掛下來，拿他們毫無辦法。後來，他們在中國很安逸地居住下來，不知不覺地接受了中國的文化，不是到了革命軍在武漢起義的時候，那些身強力壯騎馬射箭的八旗兵，連煙槍桿子都扛不動了嗎？』韋居士看到這一點憑歷史給他的可靠的證據，他深信中國的文化自有一種特殊的不可思議的魔力——不到山窮水盡，不容易發見的「起死回生」的魔力。

『現在，世界真是變了，大家拚命學洋鬼子，反而把自己的文化，丟在毛廁缸裏，看作一個錢都不值。韋居士每在獨居深思的時候，不勝其憂豫似地浩嘆着。他彷彿還記得從前的讀書人，都是循規道矩，宗法孔孟，講道德，說仁義，研究今古文尚書，甲骨文，五言七絕，宮調詞曲；並沒有如同此刻的年青人不是洋

屁不開口，滿嘴是聲光化電，的哩嗎呢。男的，西裝革履，女的，截髮露臂，那簡直不像人，像鬼，比到從前的讀書人，那般溫文爾雅的神氣，長長的指甲，伸出來像一枝孔雀的毛翎，動容周旋皆中節，真是有天懸之別了。並且，在那時候的老百姓，他覺得都能舒舒服服過日子，再也沒有像現在的苦惱，朝晨起來，提着一個雀籠，到城垛上呼吸空氣，利用城垛做踏脚凳，托起一條腿，眼睛骨碌碌地瞧着四週的田野，嘴裏悠悠地哼着『楊延輝，坐宮院……』到太陽昇到半天，慢慢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去。用過午膳，洗完臉，又換上一套新裝：紅的尖頂帽，黑素緞的團龍馬褂，棗紅緞的長袍，雙皮樑單鞋，全新的，跑到三雅園啜老茶，路過稻香村順便購辦一點零食，瓜子，花生，攜進茶園，泡下茶，茶役把水煙管裝好送上，一壁喝老茶，一壁古魯古魯，水煙管起着水泡，像抽氣筒走了氣。茶客們都面面相覷，像是沉思的哲學家們。到瓜子花生，快剝完了，抬起頭來，太陽已經掛在城根的屋脊上，返照到楊柳樹的枝極上，家家的煙突裏冒

起了一縷縷的晚煙，於是，大家才準備離開固定的座席，回家進晚餐，晚餐既畢，各人適應着各人的歡喜，滿足各人的需要。有的上戲院子看戲，有的到說書場聽書，有的逛窯子，有的抹紙牌，有的呢，點着一盞鬼火樣的孤燈，伴着得寵的姨太太們，消受他們吞雲吐霧的生活。今天這樣，明天這樣，天天都是這樣，生活在這樣的太平桶裏，祇愁穿不盡，吃不了。可是，現在回想起來，已如同隔世的事了。韋居士每每追念到過去的情景，酸楚的淚珠兒，便從他昏花的老眼裏，濕漉漉地滾下來。

是五月的下旬的天氣，海濱吹來了幾陣初夏的熱風，驅散了籠罩着都市裏的薄霧，將要老去的春光，雖然還停息在遲開的桃林裏，但春天的美麗的時刻，已在這一場猛烈的鬥爭中偷偷地跑過去了。街路上，祇見三兩個一羣的工人，扛着薄板的木襯，把戰友們的遺骸，運送到荒郊野外去；還有些江北的苦力，在燬壞了的建築物的旁邊整理未曾燒完的破磚。有時候，那些受了破傷的屋角，傾頽下

來，發出幾陣微濕的土氣味，穿入人們的心脾；遠遠地彷彿是大公司裏的商標，沒精打采地下掛着，像在哀悼失去了生命的戰友。就在這十分沉悶的當兒，縣商會召集的救國會議，在商會會長姚棟臣先生的領導之下正式開幕了。大會的會場，就是縣商會的大禮堂，是頗為寬廣的一座中西合璧的屋宇，布質的萬國旗，紙球，交錯地扣在屋宇的四個角落裏，中間，是一幅中堂，董其昌寫的，上海有正書局的珂羅版；兩旁是條對，朱古薇氏的絕句，武進名書家唐駝氏的手筆，還有些石印的梅蘭竹菊之類，介乎其間。一跨進門檻，那些古香古色的字畫，就會爭先恐後地跳進代表們的眼窗，不到一點多鐘，那些代表先生們，新聞記者，預備到會旁聽的羣衆們，都爲着救國的熱忱所驅使，准時到齊了。一致公推姚先生爲大會的當然的主席。姚先生就在羣衆的推薦之中，恭敬肅穆地報告召集這個會議的旨趣，十分沉痛的開場白，使聽衆感覺到極度的興奮，他面部的表情，常常跟着他聲浪的起伏高下，爲一致的發展。激烈時，像喝醉了白乾，面頰上現出血的奔流，

聲音是意外地拔尖；沉痛時，屢屢地伸出他粗壯的大拇指，擦着模糊的眼梢，喀嗽，吐痰，清喉嚨，裝出小公雞初次試啼的聲音，彷彿有無限的傷心不容易用言語表達出來。演辭的內容，照例是：先敍說了一番日本鬼在中國的獸行，再想像地講了一段李杜，丁超在冰天雪地裏抗日苦鬪的情形；夾雜地補進一節中國處境的危險希望到場的諸位，貢獻救國的意見；最後的結論，是請到場的代表先生們分攤一點救國捐由姚先生匯寄到東北去。姚先生對羣衆說話，的確是有過相當的訓練的。他的姿態，聲音，以及一切的表情動作，真能夠吸引聽衆，使聽衆的心都被收進他的話匣子裏，聚精會神地注意他的說話，不自覺地抽紅了掌心。可是，當他提到了錢，大家都同石膏像一樣並沒有發生絲毫的反映。姚先生無關宏旨的廢話，他們都非常地感動，而最後的一句話，在姚先生認爲是最重要不過的，反被他們輕輕地忽略過去了。接續姚先生起來表示意見的，是紙箔業公會代表金錫良先生。大家無條件地擊一陣掌，大約是表示歡迎的意思。金先生站起來，齊

齊領口，扯扯黑素緞馬褂的直縫，仔細地利用指甲的尖端挖鼻囊，操着比他道地的鄉音還要十倍難懂的官話，在大罵用日本有光紙翻印冥國鈔票的中國奸商。

「爲什麼中國人祭祖，謝神，已經有了國產的紙箔，還要提倡日本有光紙翻印的冥國鈔票？真是混蛋！」金先生厲聲痛罵，猛力地拍着桌子。

他相信要澈底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除了中國人每逢祭祖謝神的時候，用國產的紙箔代替冥國鈔票以外，簡直沒有第二條路。金先生慷慨地說出如何發展國貨的理由，大大地引起聽衆的同情。於是，織布業，綢緞業的代表，先後說了一篇，重重疊疊地說是要救中國，先要請中國的同胞推銷他們貴公司的出品。在後是醫藥公會的代表奚天鐸先生站起來宣布強國強種以及提倡民族精神的理由，他承認中國的民族已經是年老衰頹了，要使他返老還童，祇有盼望中國的男女青年們服用奚先生所秘製的「返老還童」的聖藥。話說得夠多了，主席請大家用茶點。到場的代表先生們都一面剝瓜子，一面像在準備各自要發表的意見。代表著作家

聯合會的高秋萍先生，很能利用機會，他趁着大家用茶點助興趣的時候，站起來說話。高先生非常款仄似地講了一番客氣的套語，顯出有了教養的學者究屬與衆不同。他說：『文藝家應該爬到時代的尖端，做大衆一致需要的代言人，要把寫出的東西，放進代表這時代的意識。』大家鼓掌，末後，是介紹一部新近才出版的章回巨製——東北歷險記，這是高先生充滿着血和眼淚寫出的，并且印書無多，希望大家趕快去定購。高先生說完了話，隨即從口袋裏扯出一冊樣本來，挨次傳觀了一遍。大家默默地向高先生可能地表示出一種欽佩的姿態，全場的空氣，也像一個獨幕劇閉了幕預備另換節目似的，驟然冷一下場。忽然，在不被大家關心地傳來了一陣清清脆脆的女子的聲音，耳膜上都像接觸了電流，發生一種說不出的又麻又癢的刺激，大家急忙地抬頭看，原來說話的，是代表戲曲鼓詞協會的黎姑娘。

『諸位的高見，我聽了非常佩服！現在容許我的冒昧，讓我也來侍候你們老爺幾句話。請多多原諒。』黎姑娘在鮮紅的薄薄的嘴唇上輕鬆地播出慣用的客氣話

，接着是格吱格吱的不好意思的笑聲。這是出乎代表先生們意外的奇蹟，大家都忘其所以然地連聲叫着：『好』！『好』！滿屋子的掌聲像雷鳴一般地騷動着。

黎姑娘繼續說下去：

『國家遭着這樣的災難，我們學戲的，哼小曲的，唱鼓書的……難道就沒有救國的責任嗎？我們就不是中國人嗎？』黎姑娘說話的音波，逐漸激昂起來了。

『我說：是有的，我們也應該救國的。我們雖然不會扛槍桿子，但祇須喚起我們的同行，大家把戲劇鼓書的內容，來這麼一段打倒日本鬼的意思，讓軍爺們聽了我們的戲，自然都高興去打仗。』說到這裏，她忽然用力搖動着她雪白的粉頸，撥開她垂肩的如雲的黑髮，骨溜溜的眼珠兒像有作用似地掃射着。同時，全場代表先生們的視線，也就不約而同地集中在黎姑娘的身上。

黎姑娘稍告一段落，扯出粉紅的繡花的綢帕，抹一抹發光的額角，又繼續說下去：

『今天晚上，我在高昇舞台上演新木蘭從軍，表的是；勸我們女子都要代父親去打日本鬼。這個曲子，就是在座的那位大文學家高秋萍先生編的。』說話時，黎姑娘向高先生輕微地點點頭，眼睛笑得縮成一條線，面上現出桃色的紅映。高先生也像預有授意似地表示深切的感謝。聽衆們都擺着大摸指嫉妬地誇耀高先生。

『諸位愛國的老爺，不可不觀愛國的戲，希望你們早一些去捧場。』黎姑娘又補說了一句。大家鼓掌，應聲說：『好！我們散了會馬上就去捧黎姑娘的場。』

一會兒，跑慣了碼頭的李小姐——她是名稱叫作什麼花的歌舞團的創辦人，她像一個老演說家的神氣，有節拍地擊着擺在桌子上的碗碟，意思是請大家注意她的說話。她暢快地說了一篇『跳舞救國』的意見。她認定一對對的男女青年們在紅的綠的弧光燈下，交相擁抱着遮蓋在粉紅紗裏的白肉，鞋跟躡着鞋跟，軀幹和軀幹擊撞，一隻大喇叭張着大嘴，嗚嗚地怒吼，舞海裏袍角和裙衫齊動，就像

彈盡援絕的孤軍，表現最後的白兵操，游擊隊瘋狂似的猛撲過去，騎士們刀鋒迸觸的火花，兩片海洋相互動盪似地雙方肉和血的苦鬥。『在這種革命的場合裏，最容易刺激我們抗日救國的情緒的』。李小姐說。所以她主張即刻召集P縣的紳士，名媛，歌妓，舞女，舉行一個混合的救國跳舞會。『這也許是一種娛樂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娛樂的妙法。』李小姐又重着聲音向在座的代表先生們說明這一點。主席姚先生第一個贊同李小姐的建議，議案無條件地通過了。

在後，是一位交際名花程雪華女士代表P縣的婦女交際協會站起來說話。她充分地向大家表示『愛國有心，救國無力』的一片苦衷。但她於無辦法之中提出一個辦法。她說：『上帝賜給我一張美麗的姿容，我不能任意的浪費，我要好好地報效我的國家。』大家鼓掌。接着說：『從前我非常討厭包圍我的那些自討沒趣的男子們整日價地向我求婚，說愛，打麻煩，現在我轉變了，爲了我的多苦多難的國家。男子們！來罷！你們如若不怕麻煩，儘可能地向我發洩你們要說的話，需要

的什麼吧！我爲你們已經雇用了一位女書記，預備了許多美麗的情箋，答覆你們了。我無所求於你們，祇是一件事，就是在第二次通函時，須附大洋十元，我是拿去救國的。」程女士在滿堂的鼓掌聲中，結束了她的尾聲，她說話的喘息還沒有十分平靜，就好像有幾十封花花綠綠的情箋，托在茶役的手裏，從旁聽席上向程女士那裏運輸過來。

已經是下午三句鐘了，應該發表意見的，似乎都已發表過了。祇有主席姚先生在致開會詞的當兒，提到由出席的代表先生們當場攤派救國捐一層，還沒有得着確實的要領，他慢吞吞地站起來，預備重申前議。

『諸位先生，女士，關於救國，還有什麼高見，請不吝氣地賜教。假使沒有……』姚先生措住話頭，不立刻往下說。大約，在開會的時間，已到達相當的限度，預料到場的人物不至於再有什麼高見需要發表的時候，這些話，常常被充當主席的人應用着的。不料，那一天的救國會議却超出姚主席的意外。就是，當

他剛說完了慣用的套語，將要吐出自己的意見時，便有個人魯莽地拍着桌子，發出一種洪亮而略帶激昂的聲音，急促地呼喊着：『主席！主席！我還有幾句話，我還有幾句話要說。』

姚主席慌忙地坐下來，祇得把自己急待表白而好像沒有機會表白的意見，暫時收回去。大家都用驚奇的眼光，注視着，在大家枯坐了幾個鐘頭都覺得十分厭倦的心情上，因為來勢的鄭重，似乎是新添了一個興奮的刺激。不過，很少有人知道說話的就是代表塾聯會的韋東園居士。幸而，韋居士在到場的人物中是比較年高德劭的一位，因為這，不論如何，大家已對韋居士預存着一個良好的印像了。

一上來，他便引經證典，肯定了中國的國民性，是世界上最富於同化力的民族。『遠一的，是蒙古人的入據中國；近一的，是滿洲人的在中國建設大清帝國，他們沒有多少的時間，都給我們偉大的同化力完全同化了。』他淵博地舉出這樣

的例子，圓足自己的理由。

韋居士振奮着沙啞的聲音，慷慨地說下去！

『中國的仁義道德，已經好久沒有人提起了，中國人所以受人欺侮，被人當作奴隸似的瞧不起，就是這個緣故。』全場的聽衆都被韋居士這句話深深地感動着了。韋居士是一位『憂心忡忡』的人物，他看到中國『人心不古』，『禮教的大防』，將有瀕於崩頹的危險，非常掛慮。他知道，中國的文物禮教，一向是『聲名洋溢乎四海』，經書裏說得很清楚的；而且祇有外國人派遣學生到中國來學習，從沒有中國人學習外國人的道理。無限的煩惱鬱結在這老人的心胸，現在正是給他一個發洩的好機會。

『中國學洋鬼子，不是已有好幾十年了嗎？』韋居士用力高呼。

『成績在那裏呢？』爲語法上的便利起見，又反問着自己。

『有的，是年輕的男女，可以任意抱擁來，嘴合着嘴，手挽着手，顯出他們

的親愛；養大了的男女，就像長了毛羽的鳥，從此飛出了舊巢，不認識牠們的母鳥。學洋鬼子學了這許多年，不過，把中國的銀子，整千整萬地向外國輸送，給洋鬼子造了槍砲來打我們；奪去了我們的土地種了糧食，拿去養活洋鬼子；把我們出產的東西，用最低的價格搜得去，變一變花樣，重行賣給我們，賺我們的錢。學洋鬼子學得好，東三省也給他們拿走了。再是這樣學洋鬼子，怕不要幾年，整整的中國，都不是我們的呢！唉！真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韋居士一壁解答了自已的疑問，一壁低下頭來，看看自己灰白色的鬍子，莫名的悲哀的氣氛，把握住會場的聽衆們的心，他用力壓抑着奔放的情緒，理知地說明要解救中國的危亡，祇有恢復從前的道統，把三跪九叩首，唸佛，拜懺，今古文尙書，五言七絕，宮調詞曲，儒釋道三教九流一律復興起來，中國或許還有一線希望。要不然，在他看來，中國是亡定的了。

這一場驚奇的從未被人發明的救國的偉論。居然結韋居士壓倒羣倫，使全場

的聽衆，沒有一個不表示衷心的共鳴，旁聽席上，也起了一個歡呼的騷動，各報館派出的採訪員，都手不停筆地記錄韋居士當場傾吐的偉論，有好多攜帶快鏡的畫報的記者，都爭先恐後地請韋居士留下一個永久的紀念，無數的手伸過來替韋居士表示親愛的敬禮，大家對着韋居士都表示着所能想得出來的恭維的話，祈求得他的歡心。本來十分嚴肅的會場的秩序，到那時候便已感覺到維持的困難，出席的代表先生們，都自動地離開了座席，大會的主席姚先生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祇得命令着打動閉幕的鈴聲，宣告散會。他急於要向到場的代表先生們重行提起的一句話，始終沒有機會能夠表白。整整地耗費兩星期籌備的時間，私下腰包裏掏出來一百多塊籌備費，驚動了幾十位商會的雇員，辛辛苦苦忙着打掃，佈置，購辦茶店，招待來賓，想不到僅僅成全了一位塾聯會的代表韋東園居士的令名。姚先生在這太猛烈的刺激之下頹喪了，他張開了嘴巴說不出話來，眼睛裏流出失望的潮潤，好像要睡眠似地合攏來，他那貧血的蒼白的臉龐上，浮起了一層

厚膩的黃色，一種充滿感傷氣分的深深的沉默，統治了整個的大禮堂，他抬起頭來，打了一個寒噤，出神地望着桌子上，地板上，一堆堆的剝完了的瓜子壳，白霧似而煙紙灰，牛皮糖碎屑，和陳皮梅白桃乾的臘光紙的包皮，在從牆壁上撞過來的五月的和風裏，沒精打彩地顫動。

鐵

練

「陸大哥！一向不見你，在那裏鬼混，一定又發見了什麼新的機會了？」老張這樣不經意地問，聲音沙沙地，似乎含着一點妬意。

「老張！真是冤哉枉也！這幾天雨下個不住，氣悶得要命，莫說發展新的機會了，我一向就沒有得着過她們的消息。」陸先生堅決地否認，好像不願意讓老張明白他最近的動態。

「話不要這樣說罷！陸大哥！我知道你近幾天來又有些不安分了。」老張一壁說，一壁做手做脚地表示得意的神氣，

「拿證據來，不要這樣無中生有的造謠。名譽攸關的事呢！」陸先生頗有些倖倖然了。

『證據多得很呢，我可不必請律師來幫辦，隨便可以拿出幾種來。不過，陸大哥！名譽攸關的事呢，不必說下去罷？』老張故意虛擺陣勢，給陸先生一個恐怖的暗示。

『說出來，一定要說出來，要是證據確鑿的話，願受最嚴厲的處罰，不，對不起，便要請你反坐。』陸先生好像極有把握似地担保自己沒有什麼待檢舉的祕密。

『不，我還是不說的好，我向來不願做已甚的事。』老張嗤嗤地笑了一陣。

陸先生頗有些着急的面容，因為老張一再地表示放鬆，也就漸漸緩和起來。隨後，他倆不自覺地變更論點，談談日常瑣碎的事。老張在埋頭修改畫稿，陸先生在整理案上雜亂的書籍，大家一聲不響，這一間斗大的辦公室，忽然像死一般的沉默。

看上去，老張已不很年青了，髮頂光禿彷彿脫去了毛羽的凸胸鳩，在魚尾形的紋痕網絡着的眼窩深處放出慘淡的光，深深地訴說着青春逝去的餘悲。同時

，對陸先生的一舉一動，好像很羨慕似的，又好像很嫉忌似的；因為在各方面都足以證明陸先生是比較他更幸福，更有希望。在平時，是老張親眼瞥見的，一封一封花花綠綠的情箋，郵差們總是提到陸先生的手中，陸先生的西裝插袋裏，隨便找找，便是一張女人的像片，抽屜裏，洋裝書的隔層裏，更不用說，都是些細娟可愛的什麼女士哪姑娘哪所報告給他的消息。這些，假如在青春逝去的老張，真不知要怎樣的當作生命一般的珍護；可是，在陸先生並不算什麼一回事，甚至把那些細娟可愛的字跡兒拿來抹鋼筆尖，拭去桌上的塵垢。老張觀着這般情景，常是非凡的不平，放出一種憤慨到極點的聲音說：『罪過呵！真真罪過呵！』

論理，像老張那般對待女人的慇懃，那樣的孝心順意，至少，那些女人們給他的回禮，也許應該是比較得恭順，雖然比到服侍陸先生的模樣要差一點。老張常常感覺到自己是住在沙漠裏一樣，他的枯萎了的心瓣，從來沒有發過青，甜蜜的流泉，祇是流向青年們腳底；他終是踏在冷酷的死神的翅膀上，好像『萬事俱休

『似地專在守候那最後的命運的到來；雖然，他的內在的各部份依然是照耀着熾烈的顫動的生命火花。他自認這一生是白白地過去了，估量這一大段蹈過的生命軌跡，他覺得祇有在母親懷抱裏的一瞬間，是值得寶貴的黃金時代；以後，就都是消受着像鉛一般笨重的低賤的生活，他沒有愛過人，從來也就沒有被人愛過。現在老張是不很年青了，地巴不得在愛的腳蹤沒有行近到幽黑的洞窟之前，能夠給人家愛上了一次，或者人家給他愛上了一次，他這一生就算是最值得不過的了。可是，事實偏不是這樣，照老張那般的善心，從來沒有逢着過像女士哪姑娘哪待遇陸先生一樣的好報。那種嬌滴滴的像音樂一般的聲音，祇是不斷地向着陸先生的耳管裏清脆地彈奏，每天終是少至三次，多至五次繼續不斷地走近陸先生的跟前，親親密密地慰問陸先生的朝安和晚安。其實，老張的座次並不離開陸先生多麼遠，委實不到一箭之地，當那些姑娘們沿着老張的身旁經過無條件地打一個普通熟知的招呼，決不算是一種僭越；可是，祇見這些，那些姐兒姑娘們翩若

驚鴻，疾如游龍，飛也似地跨過了一重難關——老張的座次，跑到陸先生那裏，決不願輕易流轉她們的秋波，注射到老張的身上，然她們越是這樣不理會老張，老張的心裏，却越覺得她們是可愛。

本來，像常常拜訪陸先生的那位孫小姐，要算陸先生熟知的範圍裏最平凡的一個了，肥胖而矮小的身材，眼窩深深地刻着一個黑黢黢的圓框，頭髮似略帶亞麻色，穿着印度綢的黑衫，一串白的大泡珠纏着她淺黑的項頸，常常把一根染着紅點子的手帕包裹着她閃動的嘴壳，不知是什麼用意。這女人頗富有美人樣的趣味，假使上帝賜予她的恩典，不是這般的吝嗇，我想憑着她的那副嬌媚欲滴的憨態，是夠使她不朽的。不過，這在陸先生的確是一件頂煩惱的事，爲着要應付不時來訪的孫小姐。他明明知道具有這樣一種先天的不容易討人歡喜的面龐，偏是最容易生氣。陸先生的答話之間，一不留神，往往就觸動了她的芳心。但，她越是向陸先生表白她的真心之愛，陸先生越是感覺得討厭，不耐煩。這般情景在旁觀者——

老張，是窺探得最清楚不過的。老張終以爲女人是嬌生慣養的，可是像孫小姐那般的忍氣吞聲，極意遷就陸先生的情景，恐怕是例外的例外。在這裏，就在這裏，正有預備把熱烈的愛，真摯赤丹的心，甚至願意把全生命都獻給她的人，她爲什麼不掉轉頭來，接受這種最高無上的愛慕的誠意，而偏偏願意遭逢陸先生那種難堪的奚落？其實，孫小姐也太自討沒趣了。老張一面在默默地這樣想，一面目覩着陸先生那種怡然自得的男性的驕傲，不自覺地大動其慈悲而帶有仗義慷慨的俠風，內心蘊藏着一種說不出的痛苦。斯時候，陸先生忽的把身體旋轉了方向，不準對着孫小姐，眼睛骨溜溜地看着窗外的梧桐樹，靜聽着知了的鳴聲，呆地出神，腦門裏似乎想起以往的事——以往那些姐兒們待他的溫情。

『喂！你想什麼？』孫小姐把她的手輕鬆地向陸先生一推。

『我正在想起你呢！』陸先生含有譏刺似地回答。

『算了罷！你那裏還有心注意到我呵！』孫小姐說完了話，把身子一擻。憤憤

地走向外面去了。

陸先生看見孫小姐不悅意地走開了，隨時喘一口氣，把桌子上堆積着的雜亂不齊的東西，徐徐地整理一下，肩上好象卸去了一件笨重的十字架，覺得輕鬆了許多，在那得意地哼着有聲無字的聖詩。老張目擊這一幕活動的真寫，祇覺得一種莫名的不安，無端地襲擊，說是刺激，無寧說是一種義憤的感應。他這樣想，要是世界上的男子們，真的都爲大瘟疫，大火災，完全燒死病死，或者在歐洲大戰時候，一個個都給猛烈的砲火射死；倘不是這樣，他想有相當模樣的女人，要選擇一個像陸先生這樣滿意的配偶，無論如何終不是一件登天的難事。但這位孫小姐對陸先生的表情，偏偏出於老張的假設以外，她却完全忘記了自己的重要，不惜犧牲女性一切的尊嚴，去成全陸先生的驕傲，這真是世界上一件最難揭破的啞謎了。

這是屢次不一次了，就是當陸先生和異性的愛侶喁喁密語的時候，她常是把鏡子拭了又拭，端端地對準了鏡頭，仔細默賞他自己那副堆滿着藝術趣味的面龐

，兩隻手緊緊地支持着下顎，無意中他忽然發覺到自己着實有許多優異之點，爲陸先生所萬萬不及，就是兩粒眼珠依然是骨溜溜如漆一般的黑，洋溢着閃爍的青春的光芒，髮色還是柔滑可鑑，圓圓的鼻子活像剝去了壳的潔白多肉的荔枝，他下意識地把眉角用力推開，似乎顯示他還有一種銳不可當的英氣。不過，美中不足的，大約要算達爾文式的鬍子了，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括得愈快，生長的速度，也一樣的快，當他悄悄地把手擊觸到沿着唇邊的上下顎，像無規則的矮樹叢生着的鬍子，他才開始感悟到自己的命運已被驅逐在愛的世界的外面，死神的請帖，早已無條件地遞來了。他不覺慨然下淚，引起了無限的傷感。同時，更明白陸先生的命運，所以超過於他，並沒有什麼神祕的不可思議的意味，而唯一的原因，就在於此。這實在是一種天然的障礙無法挽回的。他從此以後便常常留心着報紙上關於「拔毛藥」和某某藥房宣傳「返老還童」的廣告，對於這些他沒有一次不息心靜氣地研究辨別，沒有一次不如法泡製，但是，其結果

終是僅等於零。可是，他絲毫不曾灰心，仍舊再接再厲地企圖利用化裝的妙法，遮飾老衰的醜陋，把逝去的青春復活轉來。無奈他剛剛走理髮匠那裏修剪得光光的兩塊上下顎，那些漆黑的鬚根，依然是隱約可辨。如若輕輕地抹上了一層油膏白粉之類，祇是白一塊黑一塊的不調勻，反而醜陋得令人作嘔。他纔感覺到他的兩塊上下顎，早已失去了接吻的資格了，他已經深深地認識自己了；所以他每遇到女士哪姑娘哪來拜訪陸先生，他連到沒有正覷一回的勇氣，終是抬頭望着天花板，或者回轉頭來看看窗外的常綠樹，看看天空飛來飛去的白雲，噓：噓：噓：把嘴壳尖起來學着雲雀兒的鳴聲，自己安慰自己的寂寞。

在這盛夏的天氣，S機關的向例，寒暑表升到九十度以上，下午四點鐘的工作，就無條件的豁免了。這在老張的同伴——尤其是陸先生，真是一種稀有的特赦的恩典。許多男女的職員們，都得在這時候局部的露出豐腴的肉感美，盪漾在晶瑩可鑑的游泳的池子裏，夠多麼耐人尋味的事情呵！可是在老張就再也沒有這

樣幽閒的情緻，消受這些飄飄欲仙的生活。有一天，却巧是例假的日子，微雨新晴，清風吹散了煩喧，空氣是十分調和的，令人不覺得炎夏的鬱悶。老張見同伴們都離開了辦公廳，各事其事，各得其所了。祇有他還是老禪一般地枯坐着，他凝神靜氣地把過去一幕一幕的活劇，盡量喚醒過來，可是，竟找不到比較可以安慰的對象；在一條短短的時間軌道上，不過白白地開了一趟空車，一件稍微尊重的禮物，也沒有載得回來。他用力推開他兩排烏黑的深鎖的眉毛，想想各種可以振作自己的方法。最後，他感觸到將來還有一大段淒涼的歲月，不知如何去擺佈。「將來」好似預伏在門後，是他所必須經過而逃避不掉的；「將來」又好像一個兇殘的魔鬼走在他的面前，向着他親愛的招手。一想起了「將來」，他終是非常憂愁似的，牠好像是憂愁的化名。他無聊地揭開了抽屜，翻翻雜亂的畫片和信件之類，忽然發見了他青年時代的一張小照，沒精打采地對着他微笑。他仔細地辨認他那豐圓俊俏的面龐，帶有科學家那種深沉嚴肅的態度，而又似乎有一種脈脈

的深情從眼梢裏流露出來。他不禁把久已燬壞了的心弦，又開始跳躍，腦海裏頓翻起層層的波紋，帶着微笑地自言自語道：『老張！你的青春並沒有完全浪費呵！前途還有無量數的幸福，等候你去消受呢！』他便緩緩地站起來，在屋子裏踱了幾步，把頭部壁挺地向後面彎了幾彎，提起那松根一樣的路膊來，用力向前伸一伸，企望把填塞着胸頭的一股酸氣，驅逐到門外去。隨即拖着笨重的脚步，離開了辦公廳，走回家去，看看他的夫人和小孩。

他的妻，不算是一位怎樣賢明的女子，但在老張又指說不出有怎樣明顯的錯處，她雖然不曾受過比較充分的教育，她確是很懂得世故，長於管護小孩治理家庭的女人。這些，在老張看來，實在並不怎樣的重要。他每天回去，最覺得不耐煩的，就是他的妻一見了面，終是叨叨不絕地向他訴說那些瑣瑣的家事。老張耳管裏一聽到這些話，聲浪好像生了刺似的終覺得沒有他在未結婚前和許多像情人一樣的女侶，在月夜，在湖濱，話情說愛時那般的甜蜜，那般的清脆悅耳。這

些話，老張真是十分不願聽，但是，又不能絕對的不關心。他看着他妻子的斤斤較量，絲毫不肯放鬆的神氣，無形之中，使他的生活受了不少的拘束。他好像不得不約束自己，把自己納入於這位家主婦的生活範疇裏，爲着要避免她的常常向着老張無理由的咆哮。他覺得並不是有所畏怯對於一個柔弱的女人，他實在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能夠遷就過去，便把什麼怪難受的事，都遷就過去了。萬一，沖動了他家主婦的逆鱗，到盛怒難遏的時候，他總是忍氣吞聲地拚命抑制住少年時代不可一世的驕傲，閉着嘴默不作聲，面上堆滿着不自然的笑容，也不討饒，也不懇求原諒，就這樣無條件的嗤嗤地笑。他的妻看着這般情景，也就覺得無法對付，憤憤地作罷了。這一種躲險的妙法，在老張是屢試有效的，他不管他的家主婦會怎樣發覺他的錯誤，他好像極有把握似的對付他家主婦的咆哮，他決不因爲他家主婦的嚴厲的制裁，而於人生的態度有絲毫的更變，他祇須一離開了家主婦的目標，就歡喜得像魚得着水，鳥脫去了樊籠一樣，遍身覺得輕鬆

些，自由得多了。本來，他最初的意思，以為在未結婚以前，人生終好像是已爆發的火山有了極深極悲哀的缺憾似的；終覺得需要一個溫柔的伴侶，減除一切無謂的思慮和寂寞，不論是美麗是醜惡，但祇須是女性，在他終非常的有益。可是，誰也不知道在結婚以後，這美麗的假設，正是他後來懺悔的源泉。他不惟不覺得有了異性的伴侶，整日價同居在一起，對於他的身心有多大的幫助，他的事業，他的一切，有多大的進展；祇覺得常常有一條鐵鍊，深深地鎖住了腳跟，行動起來，再沒有先前的適意了；而尤其是心理上終好像另劃定了一角，儲藏他妻子的不願聆教而又不得不聆教的聲音和笑貌，這聲音，這笑貌，除非在夢中，其餘不論那一刻那一分甚至那一秒，無不活現在眼前，再也不許他有片刻的忘却，在此時，他以為在結婚以後是可以變成怎樣有福澤的人，決想不到是一個鉅大的損失。他真巴不得他的妻子，將是一個壞到不可思議的賤婦，最好是比娼婦還要低賤；她的性情，索興再暴悍些罷，最好歷史上所傳說的「河東獅吼」還要潑辣到

十倍，幾十倍，使她的錯誤，可以自動的很顯明地宣告給羣衆，羣衆們知道這婦人待老張是怎樣的無理，怎樣的不守婦道，而後可以把這件急待解決而又覺得非常礙手的問題，輕易結束掉。并且，使知道老張的人，以及老張的親戚故舊們，大家都認爲老張對待他妻子的舉動是應該，尤其是還有許多預備做他的候補太太的女人，都能澈底瞭解他是怎樣深於情的人，決不會把他和喜新厭舊的浪蕩兒，相提並論。老張是毫不猶豫地決定了這個計劃了，他所以忍氣吞聲，甘心做他妻子發洩氣悶的工具，可以說就是爲着這個緣故。其實，他的妻子何嘗是這樣的人呢，她不惟沒有絲毫的不滿足對於老張，她自己這樣想，像她這樣一個從沒有住過一天學校的村姑娘，能夠跟着老張那樣的懂得知識，又會唸「愛皮西」的新人物，比到她的許多姊妹行的結局，姊姊跟着夏天熱得身上發臭的田家郎，妹妹嫁得一個一年四季握着算盤錙銖較量的小商人，是何等可以驕傲的事。因爲熱愛太深，而責備也就格外嚴格起來，這是人情的通例，老張的夫人，當然也不能

例外。所以，老張的一舉一動，就從此無條件地被監視着了。老張的日常生活，簡直不應該有什麼不平常的表示，假定，在事前未徵得夫人的同意，逕然地獨自去行動，她就會疑心他別有作用；有時候把鬍子括得光光的，或者衣服着得齊整一些，她不是說他赴情人的約會，就是說他要麻醉什麼人兒。老張處於此種拂逆艱辛的環境裏，實在無從置辯，他很想挑選一個適當的題目，把心頭鬱結着的酸氣，盡量地發洩一回；但久經磨折的老張，腦袋痠縮得像一個乾癭棗子，一點兒感想都壓榨不出來了。一切的一切，祇覺得是一種淡漠的毫無着落的悵惘。偶然提起筆來，寫不到半篇，又復擱置了；有時候讀着人家的作品，那些如潮湧一般的諷刺語句，都好像把無情的毒矢，準對着他亂射，他好像都是那些天才作家有意要描寫的主人公，自己也覺得默默地好笑起來，他自問是一位富於熱情的人，他不相信世界上還有什麼風流多情的人，除了他自己。他終想把他熾辣辣的一股熱情，和盤托出來，供獻給人類。他雖然被時光的摧迫，漸漸的浪費了青春，他仍

想拚命把青春的迴顧的殘照，能夠抓住了多延長一剎那。可惱的人們，始終不能了解他的苦心，而他的妻又不懂得這些。她對於怎樣替男人們談情說愛？怎樣做出種種肉麻的表情動作，可以使男人們滿意？她從來就沒有像一般新婦女一樣，當作必修課研究過，她除了每天買菜，做飯，指揮僕人，及管護孩子的寒暑以外，再也沒有顧慮到老張一定要在她的身上找安慰。老張祇得把這一股熾辣辣的熱情，好好收拾起來，看看自己淒涼的影子，背地裏揮捨幾把酸淚。

『算了吧！這一生是白白地過去了。』老張每在一個人獨居深思的時候，忽然如瘋如狂地嘆息着。

他常常蓄着長髮，鬍子也懶得修剪，披起蕭散的藝術家模樣的黑色服裝，拖着笨重的脚步，參加那些漂亮人所發起的集會——舉行婚典的時候，或者一般闊人正在補行就職典禮的時候，他總是竊攏了眉頭，鼻孔噴着水汽，發出汽車突然拋了錨的聲音，跑到講台上去說話，拚命揀選那些可以使人下淚的材料，在許多

不熟悉的漂亮人面前，盡量地發揮他最近的生活觀，時時患着氣喘，不定地轉氣，顯示出十分頹喪的神氣，使全場的聽衆，一望而知這是一位嚴肅的感傷主義者。固然，他這種極端不革命的態度，在一般沉浸在現代潮流裏的青年們批評起來，無疑的，是落到時代的後面去了，也許會疑心他帶着一種神秘的宗教的色彩。其實呢，在他決不是這樣想，他深深的認定人們到了他的年齡和地位，都必然要循着他所走過的軌跡，重復走一遍；所以他好像是蹬在不可攀援的山頂上，憑高臨下觀着山脚下一般可憐的孩子們，整日價在那裏胡鬧，在日光裏做夢，他覺得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樣更傷心的事情了。

和他同在一起的陸先生，是一位不滿二十五歲的少年，正在青春快要逝去的生命激流裏，努力掙扎着。老張祇聽得他的鋼筆尖在一張美妙的西式情箋上息索息索好比屠夫用括刀括去豬仔的毛皮一樣，他每天忙碌得真可以。他常常喜歡把許多姑娘們寄給他的照片，拿到老張面前來示威。并且說：這一張燙着西式髮的

，是某女士寄給他做紀念的；這一張着高跟鞋的，是某姊姊將要去國時寄給他的麗影；這一張眉黛畫得新月樣的，又是什麼妹妹最近寄給他的美術的造像……還有呢，他又預備把公事包打開來了；但是老張委實沒有勇氣聽他數一數二的講下去了，連忙止住他，請他千萬不要再把公事包打開來罷。陸先生仍舊不管老張的死活似的，又從公事包裏掏出了一大堆着高跟鞋的，燙西式髮的，緊捆着腰部的許許多多精巧的美術的造像，在老張的眼前閃爍地炫耀，老張實在無心鑒賞了，祇在默默地細觀陸先生那樣倭小的將近五英尺高的胖子，面龐作一個扁扁的似乎又略帶圓錐形的輪廓，活像一個不成熟的番瓜；兩隻凹陷在眉毛深處的眼珠，如若解除了他那副玳瑁邊的近視鏡，距離一尺多寬的物件，就有點模糊不能辨認了，說起話來如瀑泉一般的白沫，常常飛濺到對話人的面龐上，彷彿在雨中行進；雖然有時候把身體上引人入勝的幾點，整理得非常工美，但究竟發見不出怎樣的特點來，能使許多妖嬈的人兒一齊向他傾倒！更發現不出他是採取那一種催眠的符咒

，會使一時負有盛名的女士哪，姑娘哪，姊姊哪，妹妹哪見着他都好像搶着遞送愛情給他，惟恐他不肯領受；都好像柔順如小羔羊一般，儘量把帶有肉香的美俏的情語，一句一句傳送到他的耳鼓裏去，惟恐他表示拒絕，有時候，遠遠的傳來一陣高跟的皮鞋聲，吉擱！吉擱！漸漸地走近來，輕輕在門外敲着，低低的軟和的小聲音，又尖又脆，呼喚道：『開門！開門！』老張總疑心是也許來找我的吧！便慌慌忙忙對着門隙裏偷偷地瞧了一眼。呵！原來又是拜訪陸先生的。那門外的人，似乎覺得有人來了，表示十分親愛的語氣說：『你是陸先生嗎？』陸先生在隔壁聽得好笑起來，帶着半譏刺的語氣說：『你又來了嗎？』漠不相關的老張，介乎其中，真是無謂，祇得三腳兩步趕跑到自己的座次呆呆地坐着。本來百無聊賴的老張，又復遭遇到這種意外的恥辱，更覺得他的前途好像是一條斷桅的破船，在驚風駭濤的大海裏忽上忽下地被激浪沖盪着，除了等候着最後的命運來決定，絕對沒有更善於此的期求。了他繼續地冥想，最好是一個人浪蕩到最熱鬧的人肉市場

裏，忽然羊癲瘋發作了，跌倒在四叉路口，嘴裏的白沫，咕：咕：咕：吐過不休，黃澄澄的兩隻眼珠，幾乎像春天油菜的花苞一樣，把瞳孔掙開着，像酒杯這樣大，完全認不得這世界堆滿着的是什麼，面龐上根根的青筋，縐得像火星上一條一條有系統的運河，那時候所有的知覺，都離開軀殼了，祇是倒在四叉路口，咕：咕：咕：吐着白沫。一忽兒開來了一輪不知是少奶奶們的還是小姐們姨太太們的汽車，如電光一般掣過去了，把全部的活屍，壓榨得粉碎，滾熱的鮮血四射着，把馬路染得像開遍了赭色的野菊，毫不感受痛苦地把永久封鎖在心臟肺腑裏的鬱悶，一齊暴露在日光之下，透一透新鮮的光明，這是何等的爽快！何等的悲壯呵！向來在人生的旅途上絕對得不着人類同情的老張，或者在這時候能博得一點旁觀者的酸淚，也未可知；那些少奶奶，小姐，姨太太們目擊着這種有趣的活劇，也許會把她們急急要拜晤情人的一片熱忱，暫時住一住，從汽車的玻璃窗格裏，露出香噴噴的粉頸來，看一看這個人爲什麼要這樣的死法，可惜老張——他

自己這樣想，再也交不着這樣妙美的死運呵！惡作劇的死神，故意還要延長他的時刻，看一看他究竟還有幾幕未完成的傑作，預備接續表現下去呢！

天氣隨着時季的催迫，一天銷沉一天了。幾陣秋風，從揚子江上帶來的寒潮，增加了秋天的涼意，蕭颯的夜雨，連綿地落個不住，老張悶悶地坐在屋子裏，灰色的燈影，反照着他慘淡的容顏，覺得像一枝久經風霜剝落的老樹幹，已瘦削得失却人形了。他撫躬自問，像他那般謙和的態度，常常用超過幾十倍的好意，對付人家薄薄的原諒，論理，決不會遭人家這樣的奚落，熬盡了人世所不能忍受的鬱悶。他感覺到世界上任何種動物，決不會比人類更兇殘些，在動物中狼吃狼這樣的，是不經見的，而人類却常常想吞沒了人類，他平素千方百計地想巴結人類的弱點，用盡了媚態，企圖從人類的心中，拿回一些同情來，真好比穿着天使般翩翩的舞衣，在野生園裏，取悅吃人的猛虎一樣，世界上再也沒有這樣蠢笨的傻子呵！他毅然地下了決心，從此不向着人類獻殷勤了——尤其是那些常常

往來於陸先生週圍的許多女士小姐們。但，話雖如此說，而事實又不許他斬釘截鐵地做。他的急於要捕捉一個可以發洩情感的對象，他的急於要在異性身上找安慰，仍舊比什麼還感覺得需要，比什麼還要躁切。他常常歡喜孤獨地在繁華的街市上閒步，有一天，忽然遇見了一位美麗的少婦，滿帶着惹人可愛的鮮明的色彩，兩頰好似紅熟的蘋果，又像將要透露的銀杏花苞；有兩粒如水晶一般閃爍的眼珠，她苗條而有風韻。兩隻纖嫩潔白的手，捧着一匹毛膚光滑的灰色狗，一會兒把牠扛在肩上，一會兒又把牠盤在頸邊，當牠寶貝一樣的珍愛，親吻，又把牠舉在離開她身體一尺多遠的空間，對着牠嫣然地狂熱地憨笑，好像那個灰色的小動物，曾經有特殊的恩典賞給那位美麗的少婦，由她的熱烈的心坎深處，所表示的一種渾樸的感謝。老張好像她義務的衛兵似的，死不放鬆地隨着跟。他親眼看見這美麗的天使，擁抱着這灰色的小動物，如發狂一般地熱愛着。同時，他又感覺到這分明是一幕上帝所表演的滑稽戲——故意把人格降低，獸格提高的一幕滑稽

戲。不過，那位美麗的天使，也許會從那小動物身上，稍微分一點愛力給同屬的可憐的人類吧！他這樣想。便趕快走近到少婦的身旁，把他那隻笨重的手，輕輕地從她的肩上滑過，那位少婦突然抬起頭來，好像準對着她的肩上落下了一塊隕石，頓時扮起粉白的臉兒怒叱道：「怎麼白天走路，不睜開了眼睛！」老張當時慌張極了，勉強掙持着強項而勇敢的精神，對着她極親善地瞧一瞧，立刻表示請求原諒的神氣。那位少婦祇是不屑理會老張似的再也沒有第二句的爭辯了。祇見她又舉起那隻灰色的小動物，拚命地擱在嘴邊狂吻着。一會兒托在手裏，一會兒扛在肩上，那灰色的小動物，有時候還要在她的肩上發脾氣，稍微覺得有些不舒服，擴……擴……擴……放出一種撒嬌的呼聲。老張領略了這一番實地的教訓，他明白了，以前種種失敗的根由，他都明白了。他到現在仍舊被同屬的人類遺棄在荒涼的冰窖裏，始終不能獲着人類的同情，決不是上帝的酷毒的待遇，實在都是自己不明瞭做人的一種應得的懲罰。老張沉默半晌，不覺嘆一口氣，捶胸頓足地說

：「唉！人類！唉！女人！你們原不會分一點同情給我呵！除非是要我能完全燬滅了人性，赤裸裸地暴露着獸性！」他便凝聚了精神，緊閉着眼珠，嘴裏喃喃地默禱：

「救主！願你賜我勇氣，幫助我燬滅了人性，把我祖先的原始的獸性，重新還給我罷！亞們！」

禱告完畢，睜開眼來，那美麗的天使，已經離開好些遠了，她的倩俏的豔影，已沒在人羣裏，看不清楚了；但似乎隱隱約約地聽得那灰色的小動物對於那位天使，又覺得有什麼不悅意，時時從空氣中傳來一種非常失望的呼聲，獮……獮……獮……（完）

煙

堯福和在×機關充當一個起碼的職員，快到三個年頭了。每月的收入，除吃飽了肚，一向就不會有多餘的錢，環境逼着他很少有歡喜的日子，面頰上常常堆滿着戚容，如同一個送葬的人。可是，他並不能因為收入的低微特別安分些。當他在影戲院，夫子廟的各個京戲茶樓裏，或者在荷花開遍的玄武湖上，那些摩登的姑娘們打他的面前閃過去，一陣髮香，肉香，衝進他的鼻管，那種刺人的氣息，常使他迷醉着分析不出當時的心情。

他曾對着鏡頭仔細地考查過自己。覺得身體的任何部分，都還過得去，白淨的手，烏黑發光的眼睛，天生是多情善感的眉毛，身材不高，不矮，也不十分瘦。雖然，他的『自我批判』，總不免夾着一些主觀的成分；但，像這樣的一個人

，竟是到處碰壁，捕捉不着急切需要的同情，連他自己也是非常詫異的。

況且，他有的是一顆仁慈的好心，儲蓄着從未施用過的火一般的熱烈的愛，祇須逢着了有願意接受的人，馬上就可以毫不吝嗇地貢獻出的。但，誰也不需要他這一份尊貴的禮物。

看看人家吧：那些粗俗的商賈們的懷抱裏，常常會傳出嬌滴滴的笑聲來；許多生着鬼樣的臉譜的人，往往挾着鮮藕一般潔白有趣的臂膊，在公園裏馬路上悠悠地散步；大肚皮擁抱着小蠻腰在跳舞廳裏跳着不調勻的呆滯的步子，是極平常的事。今年春天他到杭州去，在靈隱寺裏看見一個矮子，駝背，跛脚，充其量決不會超過四英尺高，面龐胖胖的像成熟的蕃瓜，身上穿着一襲蘋果綠的綢衫。這矮子，有一羣妖嬈年青的女人侍候着，替他捧水煙袋，提皮包，拿着手杖和馬褂，扶着他的左右手，托着他的腰，他像一堆落在花心的雀糞，又像是在花瓣的中央爬着一條惹人厭恨的蠅蚰蟲。高跟鞋吉擱吉擱地走過去，她們都非常謹慎不服侍

這個艱於行走的矮子。

陸福和從那矮子的表情上充分領略到男性的偉大。他那慈悲而帶有一種打不平的俠風，便不自覺地挑動起來了。……他哭了。

不多久以前，他也曾努力寫過詩。整日價地讀詩，研究詩。

詩，不是曾經感動過那些高傲不可一世的女人嗎？那些女人不是讀着詩人的詩而深深地被吸引着嗎？何至是吸引！父母，名譽，地位……一切都拋棄了甘心跟隨着一個詩人出奔的，爲着是詩。

他在努力寫詩，讀詩，研究詩。

他寫過『獻給我愛』，『一朵美麗的玫瑰』。娛樂過鄰家的少女；但，並沒有得着那少女的唱和。他寫過『留別海濱故人』，『我的愛薇兒』，寄懷着年青活潑的×太太，可是，也同石沉大海，毫無回響。

他疑心着那些絞腦汁嘔心血的傑作，都被她們輕鬆地拉在字紙簍裏了。他覺

悟到詩的無用，他預備寫一篇『詩學無用論』，大聲疾呼，喊醒一般詩人的迷夢。他每天是在消受着這樣死板板的生活，太陽上來，兩條腿把一具笨重的活屍，從寓所裏運到辦公廳！太陽下去，又從辦公廳裏運回到寓所。

『唉！無聊！真是無聊啊！』

陸福和喟然浩嘆起來了。

這嘆聲灌到同桌的李淡然的耳管裏已經幾百次了。他着實有些不耐煩起來。

『老陸！南京也有黃浦灘呢，怎麼不去自殺？嘆窮氣幹嗎？』李淡然哼着鼻子，發出不入調的笑聲。

『豬糞！你放什麼屁？』

『畜生！你嘆什麼氣？』

『笑話！這年頭連嘆氣都犯法了。』

『嘆氣不犯法，放屁才犯法呢！』

『好了，好了，大家還不是那麼一回事。』

陸福和像自知理屈似的軟化起來了。

他雖然十分厭世、但是比什麼人都怕死，尤其不高興人家咀咒他死。他看見那些高大的洋房，雪亮的汽車，無數修飾得妖氣十足的女人，他覺得世界上祇有他一個人是寂寞的，一切還是溫暖，熱鬧，非常可愛。

他相信也有不寂寞的一天。

是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夏天的太陽曬在身上像背着一盆火。街樹的傘蓋似的濃蔭裏，時時括着清快的微風，令人還不覺得正當着盛夏的痛苦。他和李淡然閒步在夫子廟前一帶繁華的市街，懶洋洋地數着馬路上的電杆，市上人家的格子玻璃窗。

忽的，一面闊大的綢質金字的商標，飄蕩在一家洋貨店門前，上面大書特書着；

『發財！發財！發財！』

『頭彩五十萬！』

『航空建設獎券。』

『祇有七天了！』

『發財！』『五十萬！』這幾個大字爭先恐後地跳進陸福和的眼窗。在這裏，他明白了過去一切慘敗的原因，他認識了那些姑娘們在他面前所表現着的驕傲，認識杭州靈隱寺裏那位駝背，跛足的矮子，認識了詩。

他進一張，

『No.六〇六七四』

再買進一張，

『No.九四三四五六』

『淡然！你也買一張吧！』

李淡然搖搖頭。

『怎麼？不願意？發財呢！』

『我何必捐出十塊錢，成全人家中頭彩。』

『朋友！焉知不是人家成全我們中頭彩。』

李淡然終於附和了陸福和的主意，也來碰一碰運氣。勇敢地買進一張。

『No.三八五〇二一』

他們一路上像背代數方程式似的熟讀這些富於希望性的數字。忘記了夏天的炎熱，忘記了疲乏，忘記了一切的不愉快。

到家，天色向晚了，夕陽掛在山岡上，在眼睛裏反映出紫的，碧綠的光暈。他祈求着太陽的車輪最好特別跑快些，跑過一天又是一天，倏忽就跑到第七天。

一陣說不出的喜悅，擊動着他的心，像害了失眠症。從此以後，他和李淡然坐在辦公廳裏終日談論着關於中彩的事。他們常常有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浮上心

頭。就是；『中彩以後怎麼辦？』

『未必能中吧，票號這麼多。』李淡然說。

『說不定』。三個字，一個，一個，異乎尋常地從陸福和的牙縫裏跳出來，像在最新式的銀幕上放出發光的字模。

『中了呢？』李淡然問。

『你呢？朋友！』陸福和親愛地反詰着。

『我無所謂。高興買一塊地皮，做一幢新式的洋房，把生活過得舒服些，就完事了。』

陸福和嗤嗤地笑着說：『太渺小了，朋友！你的志願。』

像這樣反來覆去，天天是雷同的說話，他們絕對不感覺厭煩，還是津津有味地說着，十分有趣地聽着，說過一遍，聽完一次，接着就是交互背號數。

『No. 六〇六七四一』

『No. 九四三』一『五六』

『錯了！朋友！九四三』四『五六』。李淡然突如地叫出來。

『該死！怎麼背錯一個字。該死！出進不小。』陸福和頓腳，用力捶着自己的胸，感覺着非常的內疚。好像背錯了一個字，就是命定不能中彩的頂不吉利的預兆。

『No. 三八五〇二一』李淡然清泉似地淌出來。

『朋友！你準有希望，能把號數記得這樣熟。』陸福和拱拱手，向李淡然表示相當的預敬。

離開彩的日子，祇有三天了，以時刻來計算，僅僅是七十二小時，近了，近了，日子真是紙一般地撕過去。但，背錯了一個字，在陸福和終是一件不如意的恨事。一種急於求解釋的心，使他聯想到雞鳴寺。他記得三年前來×機關服務，雖說由於某要人的一封八行，實在是雞鳴寺菩薩面前發出一根上上籤。說是人

力，無甯說是神助。

他爬上台城，跨進雞鳴寺。

雞鳴寺裏，滿是些漂亮的情侶。他們都在怡然自得地喝雨前，賞湖景，聲音低低地哼着『良夜幽情曲』。古典的廟宇，現代的享受。

陸福和那天是西裝，革履，手杖，壓鼻鏡。他感覺不調和，不好意思走近菩薩的座前。後悔沒有改着青布大褂，方頭布鞋，躲開那些漂亮人的注意。

『管它呢，發財要緊。』

他不顧一切地跑向神前，跪下去，叩頭，幢……幢……幢……雙手捧着籤筒，籤筒裏跳進一顆至誠之心，播……播……播發出連續不斷的息索的聲音。最後冒出一根籤。又是上上籤。

籤文上刻着的標題，是『唐僧取經』。

說文：經，金，同音通借；取經，等於取金，取金，就是中彩，『唐僧取經

『陸福和中彩』，他想像地讀着，淵博地解釋着，夠多麼吉利的一根上上籤。呵！他的心像開了一朵花。

籤筒裏的上上籤，無數票號中的頭彩，一樣的偶然，一樣的含有哲學的意味。由於這，他背錯一個字，非常放心似地原諒着。

『頭彩是確實地中着了。』他想。彩的數目是五十萬，一個可怕的數目！假定換成現洋，這一間小小的辦公廳，再也不夠裝。就算是花旗銀行中國銀行的鈔票罷，也許要十幾隻頭號的皮箱，才能勉強放得下，他順着思路的進展，繼續想下去。

他避開了隔座李淡然冷酷的視線，偷偷地描摹着美滿的將來。

良友，時代，電影雜誌，各種日報的畫刊，還有明星，歌星，舞星的裸體照片……一堆，一扎，一捆……拉拉雜雜地陳列在面前。那些編輯先生們都不憚煩地替被搜進的材料，題着各式不同的標語。古典的，又是浪漫的；新穎的，又是酸氣的。

東宮皇后，西宮貴妃，秦淮河畔小鳥，蕙娃栗姐的雛燕，我的夜玫瑰，金絲雀，王小姐，夜來香，國產的麥唐勒，琵琶姐尼兒，史璜生，珍妮格娜……等等……等等。

還有些富於詩意的，抽象的，理想的標語：

舞罷歸來，新浴以後，出谷黃鳥，天賦歌喉，美的姿態，笑的姿態，噴的姿態，愁的姿態，嬌的姿態，……姿態……姿態……姿態……姿態。

這些標語：古典的，浪漫的，新穎的，酸氣的，都極強烈地刺激着陸福和的心。她們像趕赴屠場的豬仔般給這些編輯先生們刻定了無可改動的身價。他相信她們願在這些刊物中出現，一定是來標賣的。他便十分遷就着自己的意欲，挑選着，用紅鉛筆圈定着，決計提出頭彩的五分之一，化費在她們的上面。

不錯，她們是高不可攀的。但，錢總是要的囉，何況他又能做詩。詩，在文學中是最高雅不過的東西，詩人，是人類中最高雅的人。單是有錢，未免感覺着

有點錢臭；錢的臭，祇有高雅的詩味克服她。女人要錢，實在並不愛錢；愛的還是詩——能做詩的詩人。女人愛一個富而多錢的公爵，一定比不上愛一個富而多錢的詩人。

她以為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為女人是特別歡喜舒服，高雅的動物。在生活上不十分舒服的時候，當然說不上高雅；如果舒服的條件，不成什麼問題，那麼，她們真正需要滿足的，恐怕還是高雅吧！

他覺得世界上最可貴的，是中了彩的詩人；最可憐的，是詩人不曾中彩。

『呵！快要中彩的詩人啊！世界上所有的幸福，都在接候你呢！』他低聲地對鏡自語，輕快的微笑，現在面頰上。

『還有頭彩的五分之四呢？』他又提出了一個懸案疑問着自己。

他決定着，取出五分之二，存放在信用可靠的銀行。月息最低是八厘，全年計算也有一萬六千元，平均每月是一千六百元。一個無油可措的特任官。

再取出五分之一作活動費，高興的話，週游一次列國。回國以後，又多了一重資格。

餘下的，就想在西湖，青島，築幾座精緻的別墅和避暑山莊之類，在夏天的溫度升到一百度以上，獨自在那裏納一點清福。

『最好還能有一架自備的飛機』，他以為。『就在這刻假如坐在飛機上，今天飛到西湖，明天飛到青島，在天空裏乘風涼，是夠多麼舒服的事！』

不過，他一想到大詩人徐志摩是從飛機上跌死的，飛機對於詩人像是特別的不吉利。他也就祇好把這個富於詩意的建議，自動地打銷了。

計劃是這樣毫無遺憾地決定了。他抬起頭來，看見方擺的上司的面孔，正在把一雙近視眼勉強探出麥綠玳瑁鏡的邊框，用力掃射着他所能駕馭的屬員，時時刻刻在計算着他所能握住在掌心裏的權力。那些皮笑肉不笑的同事們，像是反抗也像是訴苦似的不得不推動着肉做的機器推過長長的日子。

李淡然在許多同事們中是比較樂天安命的人。他祇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翻閱大英百科全書，十分艱難似的背誦剛纔學起的德文的字母。

九十度以上的夏天，辦公廳裏二十多個人的汗臭，狐臭，中間還夾着一些蒸發的各種香水的氣味，把這一間小小的辦公廳的氣壓，愈顯得意外的隆重。

陸福和且把設想的一切美滿的計劃，暫時擱開。他正在忙着整理堆在案頭的各種斷爛的書報。他惟一的希望祇有中彩。一中了彩，他就毫不猶豫地離開這裏了。

開彩的日子，還祇有一天了。

他焦急得使生活變了常態。常常在半夜驚醒，像看見自己的號數，用特大的鉛字刻在京滬的大報上。

他嚴格地警戒着自己：不許女人的手接觸到他的帽子，不經過曝曬着女褲的弄堂：不登女人用的便桶：尤其不許女人摸他的頭。他暫時不逛夫子廟，不聽清唱

，不飛條子，不赴情人的幽會，不跑私家的樂園。

開彩就是今天了。

他決計趕到上海去，瞪開骨溜溜的眼珠子看着搖彩，歡迎自己的頭彩的號數
慢慢地搖出來。

打電話到京滬站：

『頭班特別快？』

『開了！』

『二班？』

『開了！』

『今天還有車嗎？』

『要等上海來的特別快了！』

他預備冒險坐一次飛機。慌忙跑到飛機場，也載滿着一機的彩客，開了，快

到上海了。

他呆住了。惟一的辦法，祇有坐着原車趕到下關火車站，等候上海來的特別快，等候從上海載來的好消息。

『車夫！快些攬！』

『是！先生！』

『早趕到下關一刻鐘，多給你一毛錢。』

『是！先生』

車夫也爲着要中陸福和的頭彩，飛快地向前奔。

中山大道上，不同往昔一樣。像螞蟻似的人影，都低下了頭默默地疾走；馬車，大卡車，汽車，也像荷着嚴重的使命，風駛電閃般駛過去。沉悶的熱風，打不動兩旁法國梧桐的樹尖，勞苦的柏油路，像流汗，又像流淚。

陸福和坐在車上平心靜氣地溫號數：

『No.』『六〇六七四一』
『No.』『九四三四五六』
忽然，鳴……鳴地一聲尖叫，跑過一掛×公館的汽車，號數碰巧有一點相像，他驚絕地呼歡：

『Halo! Halo!』

遠遠地，隱約地，在一家商店的牆壁上現出大英藥房的廣告：

『九一四，』

『六〇六，』

靈機觸動着他的心，又發瘋似地歡喊起來：『Halo! Halo!』

人頭，肩背，脚步……摩擦着，擠擁着，陸福和的車好容易通過中山門，平地到達火車站。

車站上已站滿了候車的人，大家忙着購月台票，汽車一直停到停車場的外面

。鷺鷥似的，扁鴨似的，餓狼似的，白色的，深黃色的，尖的，正方的，橢圓的……是無數的期待的項頸！燒焦似的，起沸泡似的，血管爆烈似的，像神仙的，像鬼的，像畜類的——一堆心臟的跳動！心跳在車箱裏，跳在報紙的號外上；人變成數目，數目變成命運。

『是時候了，四點半鐘的車。』

陸福和這樣想，一切候車的人都是這樣想。

車站上的時鐘，指着四點四十分。

無數焦灼的心，忙着擺時錶。都不約而同地發出異常焦灼的喊：

『怎麼還不到？』

接着，就是繼續地不同樣的猜測：

『大約出了軌吧！』

『才到堯化門吧！』

『還在棲霞山吧！』

『應該到太平門了。』

『應該早到下關了。』

陸福和不說一句話，祇是拚命地擠到前面，爬到高凳上，爬到休息在軌道上的鐵篷車上，望着，望着。

『來了！來了！看見了！』陸福和突然地歡呼。

鳴……鳴……鳴……一陣鬼叫。

『冒煙了！冒煙了！冒煙了！』

鳴……鳴……鳴……又是一陣鬼叫。

幾萬雙眼，幾萬顆心，幾萬隻手……一律向東指着：

『煙……煙……煙……』

一九三三，七。

期 待 正 誤 表

109	102	102	100	99	97	92	87	79	78	78	77	74	73	73	73	72	72	71	71	67	66	64	64	61	52	41	27	15	1	碼頁	
10	5	3	10	8	7	9	11	8	11	10	9	1	9	7	6	9	1	7	5	4	1	5	5	4	3	8	1	3	7	7	數行
3	27	3	13	5	13	30	12	23	1	8	32	23	10	25	6	5	17	16	5	14	32	14	3	6	21	21	1	19	7	11	數字
讓	網	士	看	祇	祇	士	祇	崇崇	○	兀	沫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祇	祇	類	類	祇	他們的	祇	掛	祇	晴	誤
讓	網	士	着	祇	祇	士	祇	崇崇	雪	兀	沫	裸	裸	裸	裸	裸	裸	裸	裸	祇	祇	裸	裸	祇	他的	祇	掛	祇	晴	正	

187	184	182	182	179	179	179	177	175	174	173	169	168	168	161	161	159	153	146	146	142	137	136	135	126	125	123	122	121	118	114	碼頁
9	12	4	4	12	11	4	11	1	11	11	3	12	2	11	6	2	9	9	3	5	7	2	10	11	7	9	10	6	9	7	數行
1-2	21	14	10	2	29	26	20	22	20	5	10	22	17	5	30	18	29	13	6	30	4	2	22	24	23	9	4	4	27	3	數字
伴	結	已	祇	驅	驅	摸	味	摸	與	襪	賣	祇	已	裏裏	的	徒	已	樣	沫	祇	的	賤	蚪	已	壺	膜	祇	驅	類	已	誤
伴	給	已	祇	驅	驅	拇	味	拇	與	襪	買	祇	已	裏裏	何	徒	已	樣	沫	祇	些	錢	蚪	已	壺	膜	祇	驅	裸	已	正

230	229	229	228	228	227	225	224	223	223	219	218	216	212	212	212	208	206	206	206	204	199	199	195	195	193	192	190	188	碼頁
4	8	8	10	3	2	8	8	1	1	9	10	4	12	3	3	10	5	2	1	10	12	3	5	2	10	12	5	5	數行
9	24	9	1	3	10	7	7	18	8	7	30	1	31	24	1	25	7	22	21	11	14	7	25	28	28	6	11	21	數字
祇	的	擺	平	鳴	祇	祇	祇	她	祇	祇	味	祇	不	出	祇	隨	沫	瞳	沫	沫	好	莫	已	裏	她	裏	地	已	誤
祇	的	撥	平安	鳴	祇	祇	祇	牠	祇	祇	味	祇	地	出	祇	隨	沫	瞳	沫	沫	好	莫	已	裏	他	裏	他	已	正

版權所有

(15)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期待 中國文藝社 叢書

一册實價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王 平 陵

發行人 吳 秉 常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總店 南京太平路 分店 南京鼓樓

印刷者 正 中 書 局

